

餘姚又次之然上虞餘姚去年猶得薄收獨嵎縣一連三年遭此極重之災雖其上戶中家已覺艱窘鰥寡細民則已無撮稗子而食者臣曾支錢三十文買到所採稗子一升今申納尚書省欲乞宣索一賜觀覽早降指揮令紹興府將此三縣新舊稅租特與倚閣俟見秋苗合放分數斷自宸衷別賜處分不勝幸甚

一臣十九日至新昌縣是日午後連得大雨幾至通夕本縣先來亦苦乾旱早稻皆已失收中晚之田亦已龜拆方日中旬以來連日得雨田中遂皆有水中晚之禾間有可望去處可勝上虞等縣但諸縣大抵旱乾日久得雨後時秋序已深氣候寒冷其間稻苗雖尚青活而不復能結實者亦多有之荒熟之形尤難分別臣已遍牒檢視官真切宜子細不可差誤伏乞聖照

一沿路人戶已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及



早耕犁布種蕎麥二麥之屬接續喫用  
但以檢放未定不敢施工欲望聖慈特  
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不妨民間及早  
耕種其有闕少種糧之人更令官司量  
行應副尤爲厚幸

一臣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以後事  
理尋別具奏聞伏乞聖照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昨爲親見台州寧海縣人戶流移已曾具  
奏竊慮深軫聖懷自到本州即行詢究見得  
本縣流移人戶已是千有餘口其知縣宣教  
郎王辟綱恬然不恤亦無申報委是不職竊  
恐將來糴濟事務繁夥必是不能了辦欲望  
聖慈特賜罷黜或依已得指揮與監廟一次  
仍特不理作自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揀荒事宜畫一狀

貼黃



奏爲本路災傷已蒙聖慈支降錢三十萬貫  
更乞撲作二百萬貫及別有畫一奏聞等事  
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 熹

臣昨以本路荐被災傷輒以賑卹事宜一二  
條奏伏蒙聖慈曲賜俞允仍賜錢三十萬貫  
以充七郡糶濟之用德意甚厚臣謹已奉宣  
詔旨頒布遠近饑饉餘民感激受賜歡聲如  
雷此固足以見陛下天地父母生成覆育之  
恩矣然臣愚暗不知分量輒敢更有無厭之  
請觸冒萬死復以奏聞伏惟陛下少留聖聽  
臣不勝幸甚今具下項

一臣昨奏請給降錢一百萬貫爲一路救  
荒之備已蒙聖慈開允應副三十萬貫  
不勝幸甚然臣自昨者具奏之後續據  
諸州申到所乞錢數明州一百萬貫婺  
州六十萬貫處州十萬貫台州十萬貫  
而紹興府衢溫州尚未申到計其所須  
當亦不下三二十萬大抵通以一路計  
之約二百餘萬貫始可足用而臣向來



所請不及其半致陛下未知合用實數其所予者又不及所請之半臣之罪大無所逃刑唯有及今據實披露尚冀可補萬一臣竊計本路四十一縣除得熟縣分不過十數其餘大抵皆荒且以三十縣計之若得二百萬貫則一路可得米五十萬石而一縣當得一萬六千餘石若止得一百萬貫則一縣但可得米八千餘石今乃僅得三十萬貫則是一路得米不過七萬餘石而一縣爲二千

餘石而已其逐縣合糶給戶口雖已立式行下取會未到然以去年紹興諸邑之費推之則一縣用米有至四五萬石者況今歲之荒甚於去歲一縣飢民之衆其非八千二千石之所能濟亦不待筭計而可知矣今欲少俟取見戶數而後計所不足續有陳請則恐地分闊遠取會未能遽集之間而已後糶米之期矣冬春之間糶者日衆米價日高臣恐用錢愈多得米愈少而民之飢者愈失



望也臣愚欲望聖慈深察前項事理特  
降睿旨更撥錢一百七十萬揆前所給  
通作二百萬貫令臣及早分給諸州廣  
行運糴俟見糴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  
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亦未爲  
晚伏候聖旨

簽黃

竊恐度牒官會發出太多難以發洩今  
減半賞格已蒙施行欲乞指揮紐計米  
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

會揆成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則富民聞  
之願獻助者必多如有應格之人即乞  
許令提舉官與安撫使照應見行減半  
賞格聚廳書填當面給付亦足以關防  
私曲情弊伏乞聖照

一臣昨奏乞依耿延年所奏浙東一路獻  
助米斛人戶並與減半推賞已蒙聖慈  
開允施行不勝幸甚但指揮內却有將  
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  
旨之文則臣恐聽者不能無疑而未有



應募之意也臣雖已行下州縣令人戶  
願獻助者先經本司自陳待與標撥赴  
災傷最重州縣送納支散然人戶未知  
省部人吏將來的將是何州縣作災傷  
最重去處則終不能無疑且天下一家  
初無彼此而本路災傷重處殆計八九  
但令在在處處米穀堆積而徐視飢民  
闕食尤甚去處般運以往則亦無處不  
可入納又何必逆爲此不可取旨之端  
以疑羣聽而誤飢民之命哉臣愚欲望

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降養旨一依乾  
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而  
刪去今來所增委曲關防之語使大哉  
之言一哉之心有以宣著暴白於天下  
則有餘粟者爭先應募而所賜之錢又  
可會計餘數拘收回納是亦所謂惠而  
不費者伏候聖旨

一臣昨具奏乞詔州縣寬限催稅已蒙聖  
慈特詔本路州縣將合納稅賦並照省  
限催促不得非理搔擾不勝幸甚但今



年旱傷實非去年之比若據事理所有  
夏稅自合依去年例特與住催竊緣節  
次蠲放蒙恩已多不敢便爲陳乞但今  
八月十五日省限已滿州縣自此必是  
公肆追呼無所忌憚使被災餘民無所  
告訴馴致死徙仰貽宵旰之憂臣愚欲  
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詔有司將本  
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却俟  
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  
數蠲減一併催理庶幾飢民均被實惠

伏候聖旨

簽黃

臣契勘紹興府今年人戶丁錢已蒙聖  
慈盡數蠲放今者本路諸州例遭災旱  
而台州丁錢最重下戶尤以爲苦欲望  
聖慈許將台州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  
丁絹特與蠲放庶幾千里飢民得免追  
呼決捷之擾不勝幸甚伏取聖旨

一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  
準舊制募飢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



臣竊見連年災旱國家不忍坐視天民  
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以巨億  
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  
曰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  
於此固無所吝然飢民百萬安坐飽食  
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  
之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爲若微  
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募民興役之資  
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  
糶給之法利害之筭相去甚遠故不自

揆旣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自通判詢  
究水利合興復處以俟報可至於近日  
巡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  
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  
異於豐歲於是竊歎益知水利之不可  
不修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  
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  
求無流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  
減糶濟之費矣不謂言語踈略未蒙鑒  
照敢竭其愚重以爲請伏望聖慈深察



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者而令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曆就雇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則所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求乂之利絕凶年之憂費短利長未爲失策伏候聖旨

簽費

臣又竊恐興修水利所費太多難以支給卽乞且令貸與食利人戶雇工興役却候將來豐熟年分紐計米數量分料次赴官送納椿管在官尤爲利便伏候聖旨

一臣昨嘗面奏乞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以絕下戶細民奔走供億計囑陪費之擾設蒙聖慈曲賜開納今者本路復遭旱虐竊欲取旨依此施行但今檢官已在田野如蒙開允卽乞聖慈特降指揮令轉運司疾速施行若俟命下到臣巡歷去處



然後施行却恐緩不及事伏候聖旨

一臣伏觀歲既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  
阜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搔擾今米穀  
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  
遵守至於往糶而有所挾之資既糶而  
有所費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尤  
以邀阻抽稅爲苦是致客人憚於興販  
欲望聖慈特降眷旨申嚴舊法仍詔有  
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  
州府收糶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  
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  
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  
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  
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  
行無赦如蒙開允即乞徑下轉運司約  
束沿江瀕海所過場務遵稟施行庶幾  
商販流通民食不匱伏候聖旨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  
會度牒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據明州申契勘本州今歲闕雨管下六縣皆有旱傷去處竊慮細民闕食本州雖有常平錢米所管不多今來事勢不可少緩本州遂於七月十八日具奏乞支降官會一百萬貫下本州循環充本崔備人船出海往潮廣豐熟州軍收糶米斛準備賑糶賑濟或朝廷不欲支動經常之費即乞支降空名度牒一千道官告三十道下本州轉變糶米未蒙回降申本司乞更賜敷奏臣照對本路諸州今

歲皆有旱傷比去年大段不同雖荷聖恩給降官會度牒共三十萬不足支遣臣已具奏乞再給一百七十萬貫揆前作二百萬貫如蒙朝廷應副便可均給諸州今又據明州所申合行備錄奏聞伏望聖慈照臣前奏事理早賜依數給降仍乞就撥紹興府先蒙降度牒一百道所換米二萬石及明州先蒙降到二十萬貫糶到米並付本司均撥應副紹興府明州糶濟及貸與食利人戶興修水利却於二百萬貫內除豁其水利貸錢向後豐



年却令遂旋回納實為利便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八



奏狀

奏台州免納丁絹狀

具位臣朱熹

臣巡歷至台州據屬縣人戶陳狀稱逐年身  
丁每丁合納本色絹三尺五寸并錢七十一  
文被州縣登承抑納絹七尺其實本州每丁  
只發納上供三尺五寸却將錢七十一文令  
人戶倍輸折納本色竊念本州縣人戶連遭  
荒旱細民艱食見蒙追催緊急無所從出乞



將遞年多納理作今年合納其今年倍納在官乞理爲來年合納之數臣喚到台州典級楊松年陸迅等供拖照案例臨海五縣人戶合納丁絹除第一等止第四等係將丁產稅錢併紐科納絹帛外所有第五等丁絹檢準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節文兩浙人戶歲出丁鹽錢每丁納錢二百二十七文並令納絹一丈綿一兩已是太重自今第五等以下人戶一半依舊折納外餘一半折納見錢台州人戶身丁每丁收鹽稅錢一百四十一

文足折納絹七尺自紹興三年首正將第五等人戶丁鹽錢除一半折納絹三尺五寸外有一半折納見錢七十文足五分計減退本色絹數是致闕少絹帛支遣本州於紹興四年相度貼支官錢揆納具申朝廷獲奉聖旨令台州樁管見錢與人戶納到數目依市價買發不得科敷搔擾本州自紹興四年以後却將第五等人戶合納一半丁錢七十文五分足紐納絹三尺五寸照得第五等人戶計一十九萬九千八十四丁合納丁鹽錢二萬



八千七十貫八百四十四文除一半納本色  
外有一半止合納丁錢一萬四千三十五貫  
四百二十二文足本州却將上件丁錢紐作  
本色縮三尺五寸催納計縮一萬六千五百  
九十匹一丈二尺以致人戶陳理令來若放  
免一半丁縮却合催納一半丁錢一萬四千  
三十五貫四百二十二文足其所免上件丁  
縮本州逐年自有支用趨剩縮一萬六千  
二百餘匹可以通那充官兵等支遣不礙起  
發上供綱運之數臣照對台州諸縣連年災

傷細民重困若不優加存恤必見流移其第  
五等人戶所納丁稅既有元降建炎三年指  
揮許納一半見錢自不應並納本色今來台  
州若免納一半丁縮本州自有趨剩縮可  
以通那支遣不礙起發上供之數委無相妨  
臣已行下台州及臨海等縣遵照建炎三年  
獲降聖旨令人戶逐年每丁送納縮三尺五  
寸并一半見錢七十文五分足免致重困貧  
民下戶不得仍前違戾科抑外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狀



再乞給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於今月初一日及六日兩次具奏乞給降錢物應副本路諸州糶濟支用等事至今半月未奉進止竊緣目今已向深秋欲得上項錢物給付逐州及早運糶其餘事件亦合早作措置庶幾將來飢民得霑實惠不至復似去年措置後時追悔無及但緣臣近日不合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不公不法事件違忤貴臣不敢更以私書手劄陳懇廟堂催促敷奏

竊慮進呈淹緩有誤一道飢民性命之計今不免再具畫一事目奏聞欲望聖慈鑒茲愚悃發自宸衷斟酌事宜特降處分先將愚臣重賜行遣別選膚使錫以緡錢使布寬大之恩其減敬住催水利募糶等事亦係本路救荒緊要節目若俟新官奏請然後施行必是遲緩誤事欲乞權依臣奏且與施行不勝幸甚須至奏聞者

一奏乞特降眷旨支撥錢一百七十萬貫  
一奏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臣及早分



給諸州廣行運糴俟見糶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於內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揆成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如有獻助及格之人令臣與安撫使書填給付

一奏乞特降眷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刪去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眷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少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

一奏乞特降眷旨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却於數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曆就雇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眷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令轉



運司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申嚴米穀不得收稅舊法仍詔有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糶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從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約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就撥紹興府先給到度牒一百道換到米及明州先蒙降到二十萬貫糶到米並付本司均撥應副紹興府明州糶濟及貸與食利人戶興修水利却於二百萬貫內除豁其水利貸錢向後豐年却令逐旋回納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旨令婺州撥還所借常平米狀

具位臣朱 熹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備據知婺州錢佃奏乞



於本州見管常平義倉米內支借二萬石支  
遣軍糧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許支借二  
萬石限至歲終撥還臣除已恭稟施行外臣  
竊見義倉米在法唯充賑給不許他用今歲  
婺州諸縣例皆旱傷將來細民必致闕食本  
司尚自申奏朝廷支降官會度牒應副本州  
糴米而義倉稟名正係賑給之數先來本州  
已曾借過一萬七千石元降指揮候秋成先  
次撥還尚未還到顆粒今來再借二萬斛止  
存千餘石已不足支遣而所借之米又

蒙許令歲終撥還深恐後時有誤糶濟欲望  
聖慈特降指揮令婺州將兩次借過米三萬  
七千石趁此秋成盡數先行撥還庶幾可以  
添助糶濟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件狀

具位臣朱 熹

臣照得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臣自七月十五  
日出巡取道嵎縣迤邐入台州按視及預行  
措置賑恤事件節次具奏外臣已於八月十



八日起離台州取處州前去所有台州奉行  
事件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二十五日準  
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  
道官會一十五萬緡臣即時分撥應副  
諸州外仍於台州刷到常平司及諸州  
庫眼有管窠名錢八萬貫及於降到錢  
會內撥錢二萬貫共湊一十萬貫量逐  
縣災傷輕重地里闊狹均撥應副仍詢  
訪到土居官貧士人誠實練事為衆所

服者一縣數人以禮敦請令與州縣當  
職官公共措置差募人船前往得熟去  
處收糶米斛循環賑糶仍多方敦請上  
戶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并行運糶  
添助賑糶仍據本州申到見管常平義  
倉米五萬二千餘石已令椿管準備賑  
濟及一面立式選差都正鄉官等家至  
戶到從實抄劄法應糶濟大小戶口取  
見的確數日各隨比近置場以俟將來  
闕食就行糶濟仍立罪賞約束不得泛



濫抄劄枉費官廩外伏乞聖照

一臣所經歷去處得雨之後晚稻之未全  
損者並皆長茂可望收成但民間所種  
不多僅當早稻十之一二其早稻未全  
損者亦皆抽莖結實土人謂之二稻或  
謂之傳稻或謂之孕稻其名不一目今  
有已黃熟處亦有尚帶青色處村民得  
此接濟所益非細但其稻莖稀疎秕多  
穀少其色青者已逼霜露恐難指擬至  
於粟豆油麻蕎麥之類却並有收次第

今冬未至之絕只為荐饑民無蓋藏竊  
恐來春必至艱食臣已面諭州縣官吏  
常切體訪不拘早晚但覺民間闕食便  
行賑糶收錢運糶循環接濟無損於官  
有益於民實為利便伏乞聖照

一臣體訪到本州黃巖縣界分闊遠從來  
出穀最多一州四縣皆所仰給其餘波  
尚能陸運以濟新昌嵎縣之闕然其田  
皆係邊山瀕海舊有河涇堰閘以時啓  
閉方得灌溉收成無所損失近年以來



多有廢壞去處雖累曾開淘修築又緣所費浩瀚不能周備臣竊惟水利修則黃巖可無水旱之災黃巖熟則台州可無饑饉之苦其為利害委的非輕遂於降到錢內支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宣教郎林鼎承節郎蔡錫公共措置給貸食利人戶相度急切要害去處先次興工俟向後豐熟年分却行拘納其林鼎曾任明州定海縣丞敦篤曉練為衆所稱蔡錫曾任武學諭沉審果決可以

集事但本縣知縣范直興不甚曉事恐難倚仗欲乞依本司已獲降到指揮特與嶽廟理作自陳別選清彊官權攝縣事庶幾興投救荒不至闕誤伏候勅旨臣前項所奏給降到錢三十萬貫臣已分撥婺州八萬貫衢州六萬貫處州五萬貫台州二萬貫黃巖興修水利一萬貫及明州定海縣亦乞興修水利已撥一萬貫共已撥二十三萬貫外尚剩七萬貫初欲分撥應副明州紹興府而明



州申到已奏乞撥錢一百萬貫臣遠不敢拈出兼婺衢兩州連年荒歉並無蓄積可以那兌運糴竊恐將來更有欠闕欲且留此錢數更俟聖慈添撥到錢即并諸州再行均給所有添撥之數已兩次具奏今更於後項開說伏乞聖照

一臣於八月初三日及十二日兩次具奏更乞聖慈添撥錢物及紹興府明州元降度牒官會所糴米斛通揍作二百萬貫文乞不候檢踏先放五斗以下苗米

又乞權住催夏稅零欠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并行除豁理納又乞申嚴米穀免稅舊法仍乞特降指揮與免往回物貨及搭帶稅物亦已日又未奉進止欲乞聖慈詳臣兩狀早賜指揮伏候勅旨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簽黃

臣第二狀內已有陳乞別選膚使付以緡錢一節今更自度決難自効并望聖慈早賜處分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同本府

臣聞欲救巨患者不可惜小費欲除實弊者不可徇虛名臣等叨蒙聖恩備數東浙竊見紹興和買之患民所不堪巧詐之徒姦弊百出前此議者非不欲救而除之而往往過爲國家顧惜小費下比流俗苟徇虛名是以因循終莫能革臣等不肖誠不足仰窺聖德之萬分然有以知陛下愛民之心燭理之明於此必有所不屑者是以敢昧萬死而一言之伏惟陛下留神財擇臣等契勘浙東七州除温州無和買外其餘六

州共管和買二十八萬一千六百四十四匹二丈二尺紹興一州獨當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八匹乃占諸州一半以上緣此重困人不能堪所以子力詭名巧爲姦弊雖有重法終不能禁且如會稽一縣經界之初舊例雖是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起科和買然以通數計之實及四十七貫方滿一匹今亦自三十八貫五百起科以通數計之乃自十八貫六百單一文已科一匹則是向來科納一匹者今增爲二匹半矣官之所入不加贏田之在民不加損止緣人苦



其重避免者多以故姦偽日滋以至此極向來  
官吏之有意於民者莫不知有此弊亦未嘗不  
爲之惻然動心評議措畫亦既多端而利害相  
形終無定說如欲首併詭戶則懼其告訐成風  
徒敗風俗而暫併復分終不能禁欲以畝頭均  
紐則縱舍游末重困農民輕重之間亦未爲允  
欲科有產無丁之戶則彼能立詭戶者固不憚  
更立虛丁而寡妻弱子實無丁籍者反受其弊  
如欲減退物力等則或作鼠尾推排則彼昔者  
既能折而爲三十八貫五百以下之戶矣今豈

不能再折而爲若干錢以下之戶乎故嘗參酌  
前後衆人之論而折衷之獨有通計家活浮財  
物力貫頭均紐之說稍爲無弊雖第五等戶昔  
無今有者未免有言然於其間真偽亦復相半  
若真貧民輸一戶之和買不過丈尺彼自不較  
惟是子戶詭名之姦頓輸數戶積計甚多故尤  
不以爲便而必爭之其力又足以挾下戶唱浮  
論以搖衆聽故不察其實者遂以自疑而莫能  
復措其說此和買之議所以汹汹累年而和買  
之害固未嘗有一毫之損也然竊嘗深究其受



病之原則無他焉直以元額之太重而已故今  
臣等相與熟議輒陳此說欲望聖慈先發德音  
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均敷之說以定其制惟  
慮所敷第五等戶之中真下戶者或受其弊則  
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之說  
以優恤之但使真下戶者審知此法之行不爲  
厲已而無他辭則彼姦民之浮論亦可以置而  
不問矣謹畫一條具如后

一所以先裁減歲額者臣聞祖宗初立和預  
買法先支見錢後納紬絹民間實賴其利

至有形於歌謠者而當是時本路漕臣有  
私於越州者其吏復私於會稽故此郡縣  
所拋獨多其後請本之數遂爲歲額而錢  
不復支絹日益貴以至今日而白着之科  
遂反爲一州無窮之害故建炎元年五月  
一日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  
緯文太上皇帝登極赦書有曰和預買法  
本支實價訪聞官司立價甚低或高擡他  
物價直準折或以無實虛券充數甚者直  
至受納未支本錢不遵條限前期起催急



於星火今來上供之類欲依祖宗法其和預買有前項違戾守令并轉運司並以違制論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覺察每歲於依限後一月內具有無違戾聞奏不以實聞與同罪仰味大哉之言則是太上皇帝再造之初聖慮之深固已及於此矣而兩聖相承於今五十餘年迫以軍國之須所資至廣卒未能有以仰稱睿謨預支實價以復祖宗之舊者臣等竊思其次獨有擇其甚處如紹興府者有以少解其倒垂之急

為庶幾焉爾然念欲去紹興和買之害使無姦弊稍得均平而不先減其當日請本之額譬如負千鈞者背脊之力既已不堪乃不知減其所負之物但欲移而寘之懷袖亦必無益於事矣故今臣等於此首陳減額之說而議者顧以為有虧經費無所從補徒然奏陳必不聽許則臣等雖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臣等仰觀陛下愛育黎元如親父母有以病告如切其身如頃年四川之虛額饒州之金徽州之緡汀州之



銀青陽星子之稅放免蠲除不可勝計而連年水旱施舍貸給何啻數十巨萬何獨於此知其爲害之甚而不出指數萬匹者以紓之乎又况近者已蒙聖恩減免天慶攢陵等處和買二千餘匹固已漸示救惠除弊之端矣然通而計之入戶所減每匹纔及一尺有奇而坊本煎鹽冊江放生四色所放尚未除免則臣等所以望於陛下者不但如此而已也臣等竊見浙西和買最重去處無如臨安府者而其數纔及八

萬餘匹欲望聖慈將紹興府且依此例爲額而蠲其餘數至於版曹經費或有所闕則乞量撥內帑之蓄以補其數蓋如本路坊場課利出剩錢數歲輸內帑者至若干萬貫皆是近歲曹冰創置窠名即非舊法所當供者如此之類儻捐一二歸之版曹還以補填本路上供蠲減之數則聖澤下流人知德意舊弊庶乎其可革矣

一所以謂貫頭均細之說爲無弊者蓋今和買之重人悉規避詭爲下戶長姦滋弊莫



可關防如經界之初會稽一縣凡爲物力錢一百二十六萬餘貫而四等以上科納和買者當一百一十萬餘貫今來四十年所謂四等以上止有物力錢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貫六百文而轉入五等者乃至七十二萬五百餘貫皆緣和買之重姦猾之民爭爲子戶詭名以避均敷而其淳謹畏法不敢爲者顧乃爲之代受所免之數幾再倍於其舊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從來爲州縣者灼知其弊非不嚴詭戶之禁

往往隨併隨分終莫能革今若蒙恩先次痛減歲額却以貫頭均敷自物力一文以上並細寸尺則高下多寡其數一定而姦弊無所從出矣若猶以真實下戶創科爲慮則所謂高下等第科敷以及減免下戶身丁之說臣等請得而備陳之

所謂高下等第均敷者上戶舊科和買數多今用貫頭均敷則其數却須少減下戶舊不曾科和買今用貫頭均敷則其數乃是頻增若使頻增數中皆是子戶詭名則



固不足恤第其間却有真實下戶不能無  
咨怨者故今復為此法以優恤之如第一  
等物力四十貫當科和買一匹則第二等  
四十五貫乃科一匹等而下之至於五等  
則戶愈卑而科愈少矣如此施行庶幾下  
戶所增不多不至反有重困

一所謂減免下戶丁錢者大率第五等中有  
丁者多是真實下戶無丁者多是子戶詭  
名今若將第五等戶所納丁錢特與除放  
則真實下戶雖增和買而得除此色官物

其乘除之間亦略足以相補矣

右謹件如前欲望聖慈特賜省覽直降眷旨悉  
與施行則不惟臣等之幸實紹興闔境百萬生  
靈數十百年來永無窮之幸

貼黃

第五等戶計若干丁每丁一歲納錢若干統  
府八縣計若干貫

後闕

又小貼子

所以欲改畝頭二字為物力貫百者蓋以畝  
頭科紐則獨有田之家被科而有浮財物力



者不與亦有未均之弊故欲改作物力貫百  
則有田及浮財者皆在其中此奏是衆人商  
量而新秀州嘉興主簿諸葛千能操筆爲之  
其人有學行審細詳練恐可招而問之必能  
博盡異同得其利病之實伏乞台照熹上覆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臣竊見本司所管鹽酒課利國計所資爲甚廣  
而民情所患爲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別行措畫  
竊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之利臣雖書生  
不曉錢穀然其大體亦竊講聞爰欲條奏以聞  
顧以救荒方急有所不暇今以罪疾力請投閑  
惓惓之私懷不能已輒有已見冒昧奏陳如有  
可採欲乞別選忠厚通敏之臣付以其事令其  
詳細稽考因事制宜使民情亟得去其所患而  
國計亦不失其所資實爲利便至於差役一事  
亦屬本司所管今亦有少利害并具其說如後  
須至奏聞者

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  
分而民間食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  
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



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  
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  
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羣  
或用大船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  
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  
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  
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  
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  
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  
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

官吏糜費吏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  
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  
鹽鋪抑勒民力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  
暗昧不可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農民  
以資游手爲州縣爲提舉主管者非不之  
知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  
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  
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監之  
法今民隨二稅納產監錢而請監於官近  
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



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本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里遠近鹽價高低詳參考立爲沿海四州監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一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拍戶抱額四曰萬戶抱額臣竊以爲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戶其它則亦互

有利害而萬戶之中亦不能無少利害要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官監之害朝廷既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占吝多不遵稟戶部漕司所撲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撲之害在買人有消折本柄破壞家產之患在衆人有掙托抑勒捕捉欺凌之擾雖加禁防法式明備然勢之所在終不能革拍戶抱額則庶幾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藉此而掙托搔擾則其弊亦不異於買撲唯



萬戶抱額最爲簡便然須以一州或一縣  
通計田畝淨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  
民戶之殊城居村居之異一槩均敷立爲  
定籍乃爲盡善若舍官戶而敷民戶舍城  
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使吏  
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其間則又病矣此  
法本路處州見已施行四五十年民無爭  
訟官省禁防雖其小害尚不能無然入其  
封境觀其氣象宛然樂國與諸州不同今  
欲便取其法行於諸州則恐本州課額素

輕或非它州之比未可遽議然它州課額  
雖多從來拘催少曾登足皆是虛名徒掛  
空簿若蒙聖恩深詔有司取淳熙六年七  
年八年三歲實催到庫之數參校取中立  
爲定額然後以此科數俾爲萬戶則亦庶  
幾安民省事之一端也伏乞聖慈詳酌施  
行

一臣於今年 月內曾具差役利害 事申  
尚書省幾數千言內有徐詡所畫歇役年  
限一條最爲詳密而近準戶部行下乃無



一言見施行者臣生長田間頗諳鄙事竊謂其言若得聖明一賜觀覽決須有可采者欲望聖慈特賜宣索觀其大槩然後付之愛民曉事老成詳細之臣令其看詳擇可行者具爲條畫別降指揮施行庶於陛下愛民之意少有裨補臣不勝萬幸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義役利害狀

具位臣朱熹

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

楊權所請結立義役此見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苟有便於民者無不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目今奉行却有未盡善者如令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本州却令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或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被科出田將來却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



之間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  
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  
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況三五年後貧者  
或富富者或貧臨事不免却致爭訟此三未  
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  
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  
此四未盡善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槩目下詞  
訴紛然何況其間更有隱微曲折未可猝見  
若不兼採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病百  
出詞訴愈多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反貽

後患將使義役之名重爲異議者所笑無復  
可行之日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府山陰縣  
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人戶各出義田均  
給保正戶長各有畝數具載砧基其保正戶  
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別置役首亦不  
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收自  
然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訐但其割田未廣  
去處未免尚仍舊弊若更葺理增置便無此  
患竊謂其法雖似闊踈然却簡直易明無它  
弊病又且不須衝改見行條法委實利便故



嘗取其印本砧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  
畫降指揮州縣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聖  
慈詳酌行下處州止令合當應役人戶及官  
戶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止用  
山陰縣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  
戶兼充戶長俟處州行之有緒却令諸州體  
倣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競須至奏聞  
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

貼黃

臣竊見本人近蒙進擢而臣蹤跡方此孤危  
較權量力實犯不韙顧以踈賤蒙被誤恩實  
當一路耳目之寄不敢緘默以負使令伏惟  
眷照力賜主張免致復爲小人陰有中害不  
勝幸甚

具位臣朱熹

臣今月十六日起離紹興府白塔院道間遇  
見台州流民兩輩通計四十七人扶老携幼  
狼狽道途臣問其故皆云本州旱傷至重官



司催稅緊急不免拋離鄉里前去逐食臣即量給錢物喻令復業竟不能回各已迤邐西去臣因詢究得本州日前似此流移戶口已多目今方是初秋已致如此竊恐向後愈見數多除已行下本州約束令其存撫見在人戶毋致復有流移外臣續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稅租委是刻急多差官吏在縣追呼屬邑奉承轉相促迫急於星火民不聊生又聞本官在任多有不公不法事件衆口謹謹殊駭聞聽臣今一面躬親前去審究虛實別

具聞奏乞賜究治外所有上項事理須至先次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按唐仲友第二狀

貼黃

奏爲知台州唐仲友違法促限催稅搔擾飢民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昨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稅急迫致得民戶流移等事即具大略奏聞今巡歷到本州



天台縣據人戶遮道陳訴本縣夏稅縮一萬二千餘匹錢三萬六千餘貫緣本州催促嚴峻六月下旬已納及縮五千五百餘匹錢一萬四千餘貫而守臣唐仲友嗔恚知縣趙公植催理遲緩差人下縣追請赴州縣人聞之相與號泣遮欄公植回縣情願各催戶下所欠零稅縮二千五百匹限十日內赴州送納方得放免仲友遂專牒縣尉康友祖催納零欠更不照應三限條法及近日累降指揮牒內明言要在六月終以前一切數足又牒縣

尉催淳熙七年八年殘欠官物專差人吏在縣監督及節次差下承局蔡子等人絡繹在道乞覓搔擾無所不至又據寧海人戶論訴本州專差天台主簿張伯溫及州吏在縣催督去年殘米下戶丁稅百端搔擾本司見行追問未到而聞張伯溫在寧海縣追呼迫急本縣人戶不堪其擾相與羣聚喧譟欲行毆擊伯溫知之僅得走免臣竊惟台州頻年災傷民力凋弊仲友儒臣幸得蒙恩典郡專以布宣德澤摩撫疲瘵爲職而乃舞智徇私動



乖仁愆在法夏稅省限至八月三十日下限  
方滿近來戶部擅行指揮必要七月盡數到  
庫已是違法而仲友乃於戶部所促之限又  
促一月公行文移督迫屬縣頓辱良吏苦虐  
飢民使千里之人愁怨歎息無所告訴甚失  
聖朝所以選用賢良惠恤鰥寡之本意又況  
方此饑饉人心易搖萬一果然生事不知何  
以彈壓臣雖疎賤誤蒙任使職在剌舉不敢  
不言欲望聖慈先將仲友亟賜罷黜以慰邦  
人之望其不公不法事件臣當一而審實以

聞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尚書省狀

具位朱熹

今有狀奏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  
民乞賜罷黜事緣在道路次舍淺迫慮有漏  
泄不敢備錄全文申尚書省其狀如蒙聖慈  
降出欲乞早賜敷奏施行以快千里疲民之  
憤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按唐仲友第三狀

賄黃

奏爲知台州唐仲友在任不法不公事件除已將干連人送紹興府司理院根勘錄案奏聞欲乞聖慈將唐仲友先賜罷黜仍詔有司毋得觀望嚴行究治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兩次具狀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民罪狀聞奏乞賜罷黜及聞本人更有不公不法事件乞候一面審究以聞臣

謹按仲友身爲儒生早取科目繼登臺省爲清望官今又蒙恩出守名郡所宜夙夜恪勤正身率下務以承流宣化牧養小民爲職顧乃不思報稱公肆姦心其刻核擾民之政旣如臣前奏所述其貪污不法之狀又如臣今奏所陳而近侍貴臣或未知其所爲猶以故意期之以至交章論薦上誤寵擢臣以職事所在恐負使令誠知蹤跡孤危不敢隱情惜已其官屬所言士民所訴與臣前後所聞大略不異雖其曲折未必盡如所陳然萬口一



詞此其中必有可信者而觀其公然占吝公庫文曆不肯解送則其衷私拆換以蓋日前侵盜入己之迹亦有不待案驗而可知者臣更不敢差官體究慮涉張皇却致本人潛將文案盡底改易無可供證竊謂唯有付之所司盡實根勘則其有無虛實自不可掩除已牒本州通判趙善伋高文虎拘收本州自仲友到任以後至截日終應干收支文曆公案及將合干人等押送紹興府司理院禁勘外欲望聖慈閱此一方久懼凶害亟詔有司毋

得觀望嚴行究治依法施行以爲遠近四方守臣貪殘不法之戒須至奏聞者畫一云云右其通判及士民所述仲友罪狀謹伴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九

奏狀

按唐仲友第四狀

貼黃

臣竊見仲友本貫婺州近爲侍御史論薦又其交黨有是近臣親屬者致臣三奏跨涉兩旬未奉進止深慮本人狡猾別有計會兼恐所司觀望或致滅裂切乞聖明照察嚴賜戒敕施行

具位臣朱熹





臣因巡歷至台州見唐仲友委有不公不法事件已於前月二十七日具錄奏聞仍將一行干連人送紹興府根勘乞詔有司毋得觀望嚴賜根究依法施行以爲郡守貪殘之戒臣前所奏雖已略陳其大端今既得其實狀請撫其一二冒死奏聞以質前言之非妄欲望聖慈略賜省覽降付所委推勘官司照應催促疾速勘結毋得少有觀望庶幾可以少擴千里神人鬱積之憤惟是言語媒瀆非所宜道於君父之前臣不勝大懼伏惟陛下哀

憐財赦須至奏聞者

畫一云云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按唐仲友第五狀

具位臣朱熹

臣猥以踈賤叨被使令雖衰病之餘精力不逮而驅馳勞瘁不敢頃刻自安者誠以陛下知遇之深而思有以仰報萬分也今者不幸不得其職臣實有罪無所逃刑然有血誠敢勤天聽臣昨在紹興府道間聞得台州守臣唐仲友催稅刻急民多流移即於七月十九



日具狀奏聞至二十三日入本州界又得其  
實再以狀奏至二十七日又得其貪污淫虐  
蓄養亡命事狀數件復具條奏竊謂聖明威  
斷必不容貸雷霆震擊將不旋踵而側聽兩  
旬未奉處分仲友始者自知罪贓應死亦其  
皇恐此數日來忽獲舒肆追呼工匠言語講  
張又遣客將傳語通判趙善俊云已得指揮  
差浙西提刑前來體究未可引斷竊詳上件  
事理元係本司奏劾若有指揮合是本司被  
受本司既無被受仲友何緣聞知便敢傳布

意欲施行觀此氣象若非有人陰爲主張摘  
語消息仲友罪人何敢遽然如此是則不唯  
臣竊惑之而此州闔境千里前日歡呼鼓舞  
之民莫不人懷疑懼懍乎如虎兕之將復出  
於柙也臣伏見仲友本貫婺州其亡弟之妻  
王氏見隨仲友同在郡舍仲友近日又爲吏  
部尚書侍御史所薦而其去黨共爲貪虐之  
人又皆臺省要官子弟親戚況仲友爲人陰  
狡有素事窮勢迫干求請託何所不爲竊慮  
以此之故黨援衆多曲爲掩蔽使臣孤忠無



路上達有以仰累日月之明兼衢婺明州災傷極重而處州士民近亦告急臣欲自此遍走諸州計度揀荒事務而台州之人以仲友未罷恐其一旦覆出爲惡邀留臣車不容起發臣遂不免申尚書省且住本州恭俟奏報竊慮遠程日久按行遲緩有失數州飢民之望仰貽陛下宵旰之憂靜言本末由臣愚闇見事遲晚既不能及早按劾致留天誅又不能阿徇權豪共爲欺蔽有此二罪難以復居官次願以本路飢民貼於溝壑未敢自劾謹

復具此曲折昧死奏聞欲乞睿斷先將仲友早賜罷黜付之典獄根勘行遣以謝台州之民然後申詔攸司議臣之罪重寘典憲以謝仲友之黨臣不勝幸甚干犯天威無任恐懼戰灼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竊詳今來所奏事理若果如唐仲友所得消息已降指揮婺官體究恐亦止是文具蓋其所犯非得清彊獄官嚴行根究無由見得



情實其見禁人若行放出知在亦恐漏泄已  
勘獄情事屬不便伏乞聖照別賜施行

乞罷黜狀

貼黃

奏爲恭稟聖訓疾速起發及論紀綱頽壞乞  
留聖慮等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 熹

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據  
臣奏知台州唐仲友罪狀并仲友劄子訴臣  
不合搜捉轎檐驚怖弟婦王氏心疾甚危詩

事人據檢正左右司申擬欲從朝廷送浙西  
提刑司委清彊官一員依條前去體究詣實  
聞奏其台州守臣唐仲友旣已改除江西提  
刑欲乞劄下新知台州史彌正星夜疾速前  
去之任仍具起發月日申尚書省小貼子稱  
今來若從所擬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照會外  
契勘浙東州郡旱傷去處稍多合委提舉官  
躬親巡歷相度若不先期措置竊慮失時欲  
乞劄下提舉朱熹疾速起發前去相視八月  
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到



事理施行劄付臣者臣所按仲友罪狀實迹  
近於八月八日八月十日又已兩次具奏伏  
想已徹聖覽臣不敢重疊陳述仰勤聖聽今  
來仲友所訴事件乃是監司按發贓私作過  
官吏常程行遣臣即不敢過有凌逼其仲友  
弟婦王氏門族貴盛正仲友所恃以爲姦者  
臣初不曾令人驚怖亦不曾聞有疾病呼醫  
問藥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緣憂慮仲友逞  
憾報復殘虐吏民欲候新知本州史彌正到  
來交割即行今彌正已到俟其一兩日間交

割州即臣即便恭稟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  
詳到事理日下起發不敢稽留外再念臣雖  
孤賤叨被使令今者所按巨姦贓汚戾虐衆  
所共知而未蒙朝廷依準常法略賜行下至  
於所擬委官體究一節竊意只是欲與拖延  
旬月等候赦恩且令奏薦子弟然後迤邐從  
輕收殺如此則是不唯臣無復顏面可以號  
令諸州使之悉力推行荒政而自是以往郡  
縣之吏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  
未審在臣合與不合按劾朝廷合與不合行



遣如臣愚闇實有疑焉然以臣之私計而言則唯有收迹朝市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心克全素守而臣謹已昧死上奏乞賜罷免必蒙開允以保餘齡顧獨惟念方今連歲旱災星文失度正是朝廷之上君臣相戒脩明賞罰以敬天怒恤民隱之時而交黨蔽欺紀綱頽壞至於如此臣雖不肖誠竊痛之敢冒鈇鉞效其狂愚伏惟陛下深留聖慮無以此事爲小而忽之則臣雖被戮無所復恨干冒天威臣不勝震懼惕息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又乞罷黜狀

貼黃

奏爲臣職業墮廢蹤跡孤危乞賜黜責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審究到知台州唐仲友罪狀實迹於八月八日具狀奏聞又以七月內節次所奏未蒙朝廷盡法施行續於八月十日十二日兩次具奏乞賜眷斷將臣罷黜伏想悉已仰關



聖聽今來臣已於十八日恭稟聖訓依檢正  
左右司所申起離台州至二十二日入處州  
縉雲縣界訖累日以來恭俟威命未有所聞  
竊伏自念職業既隳難叨寵祿孤危已甚  
懼中傷兼以久苦眩昏健忘腸澀之疾近日  
愈甚省闕文書區處事務乘馬坐轎皆有所  
妨委實不堪奔走往來幹當職事欲望聖慈  
哀其狂妄早賜黜責以安愚分臣不勝幸甚  
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爲今者按發唐仲友遂與宰相侍從臺  
諫皆有妨嫌已覺州郡解體不復稟承約束  
竊恐將來難以自效有誤使令伏乞聖慈早  
賜處分

申尚書省劄子

具位朱 熹

熹緣按知台州唐仲友姦贓罪狀不蒙施行  
職業既隳難叨廩祿孤危已甚大懼中傷兼  
以衰病支離不堪奔走已具奏聞乞賜黜責



伏望朝廷特賜敷奏重作行遣不勝幸甚須  
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按唐仲友第六狀

具位臣朱熹

臣九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前奏知台  
州唐仲友催稅刻急及有不法等事奉  
聖旨唐仲友罷新任者臣昨來具奏仲友罪  
狀已蒙朝廷委送別路官司體究方慮失實  
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陛下奮發睿斷特賜施

行不唯足以仰見大明之下邪正洞分而所  
以鎮撫台州千里之民紓其憤疾之氣者抑  
又甚厚臣於當日又取會到紹興府司理院  
勘到情節如臣累奏頗有實狀若使將來體  
究官司依公閱實仲友之罪固無所逃但臣  
又側聞已蒙聖恩改除臣別路差遣伏緣未  
有被受未敢具奏謝恩陳恃懇祈罷免然實  
深慮將來臣既去官之後意奏無因得關聖  
覽體究官司不無觀望或至變亂白黑以惑  
天聽敢復掇其一二大者修奏以聞伏惟聖



小十三  
慈赦其僭瀆留神省覽臣不勝大幸須至奏  
聞者 畫一云云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觀近者劉焯字文子震妄用官物聖斷  
赫然中外震悚今仲友所用官物不減二人  
而自盜入己畜養亡命偽造官會之屬又二  
人所無有顧乃獨蒙寬貸臣竊有所未喻伏  
乞聖照

臣契勘在法監司按發公事不得送置司處  
蓋防本官於所勘獄情輒有干預今紹興府  
雖係臣置司處臣自按發之後見在巡歷不  
曾回司所勘獄情無容得有干預伏乞聖照  
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具位臣朱 熹

伏觀本州昨準本路提刑司牒準尚書省劄  
子臣僚劄子陛下龍飛正位施實德于民比  
因臣下有請諸州縣經總制及月椿版帳錢  
悉議裁減然朝廷雖行蠲減而州縣之巧取  
於民者自若欲乞行下諸路提刑司應州縣



目前以經總制月椿版帳爲名巧作色目科  
斂民錢以足額者嚴行禁止則朝廷所減爲  
及民之實惠矣四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依及  
淮安撫諸司牒準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蠲  
減之數郡實私之而縣之督責於民者如故  
乞令諸路監司與州郡公心商議闕乏縣道  
如崑山常熟之類寬融減放必不得已則聞  
之朝廷量與蠲減各限一季聞奏監司則開  
具一路所當減之州守臣則開具一州所當  
減之縣仍各要見所減名色錢數若干庶幾

灼然實惠及民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奏  
臣伏讀前件兩次所降指揮有以仰見皇帝  
陛下盛德至仁勤恤民隱至於偏州下邑亦  
無不欲其蒙被堯舜之澤者甚大惠也然以  
臣所領一州四縣觀之則雖無月椿一項之  
輸而諸色上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或全無  
窠名或收不及額其間亦有州郡已爲抱認  
代納而諸縣猶或不免違法科罰以足其數  
者就中漳浦一縣闕乏狼狽尤不可言竊意  
崑山常熟之類其窘未必至於此也今者本



州雖蒙聖恩蠲免經總制額一千貫省然諸縣日前此色官錢除實收外所欠常數千緡以郡計之則又不啻二萬餘貫今者所減雖已不爲不多然逐縣所得在欠數中僅及二十餘分之一若以此故便欲禁其科罰猶恐尚爲虛文況欲遽見其所減放名色之若干乎至於諸色上供全無指擬則前此又未嘗有以聞者州縣官吏以此二弊私憂竊歎以爲不知何時可免斯苦今者乃幸遭遇仁聖憂勤憫惻至於如此而臣於此時適叨委寄

得與一季開具聞奏之列若不能整竭所聞以稱明詔則臣雖死且有餘罪臣竊計度本州財計以及諸縣所無者固無可言所有者名色亦多不正其爲曲折固未易以一言盡今若得蒙聖慈且將州縣所認折茶錢罷科荔支龍眼乾錢抱認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七千六十四貫及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五十四貫特賜蠲減則諸縣事力庶幾稍可支持而日前科罰之弊亦可漸行禁戢但欲便見其所減之名色



錢則恐朝廷所爲蠲減之數實未爲多未容責效如此之速臣謹具條畫前件所陳兩項利害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臣契勘本州上供錢物一歲之數通及四萬餘貫除一萬七千餘貫買銀五千兩解發又有大禮年分銀一千兩該錢三千五百餘貫不在常年解發數內外一項折茶錢七千貫一項罷科龍眼荔枝乾錢四千貫係逐年尚書戶部準崇寧大觀上供錢物格符下椿辦又一項

名爲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其數亦一萬六千貫雖無省符行下然逐年登帶省司帳狀不可分文違欠三色總計二萬三千餘貫是皆無復根原來歷之可考亦無戶眼窠名之可催從前只是本州多方那充一歲僅能趨得一萬二千貫錢起發而其餘一萬一千四十貫則以數下諸縣措置解補向來州郡費出有經縣道亦有寬餘可以椿辦以故移東補西未覺敗闕近年以



來州郡增添寄居待闕宗子孤遺養老  
歸正等官歲所支錢比之往時日有增  
廣以此州郡窘匱而縣道急迫日以益  
甚無復贏餘可以補苴雖於紹興乾道  
年中兩次蒙朝廷將上件三色上供錢  
盡數撥下本州應副左翼軍口食馬料  
及忠順官驛料支遣其錢雖不起發然  
皆是逐月指定之數期限促迫尤不可  
緩而縣道所解往往愆期至乾道五年  
漳浦一縣趁辦不行州郡不免將其所

認錢數減下三千九百七十六貫州郡  
自行抱認於是本州椿辦之數遂成一  
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而諸縣所敷猶  
各不減二千餘貫合三縣共爲七千六  
十四貫縣道旣無贏餘可積又無窠名  
可催官吏且欲避免一時州郡督責則  
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  
以告訐而脅取之州郡聞知稍行禁約  
則諸縣便以藉口不肯留心趁辦州郡  
不免又將別色官錢那兌補足爲州郡



者憚其如此則遂一切聽其所爲不復何問不唯非理違法妄取民財之可罪而民之負冤苦而訴於官司者皆無自而得其平矣前後守臣不知其幾目擊此弊能不動心顧以數目浩大別無計策可以斡旋朝廷又無蠲減之意是以不敢遽然有請今幸議臣建白聖明開納許爲蠲減而臣獨幸得遭此時其敢不以實聞而力請之乎然上供錢內所有二萬餘貫買銀之數臣固不敢輕議

其三色錢內本州椿辦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之數臣亦未敢有請故前所奏只乞聖慈明詔有司且將諸縣所數七千六十四貫特賜除罷却於本州合發別項朝廷錢內照數截撥添湊應副前項左翼軍忠順官等支遣則庶幾州粗有以恤縣縣粗有以恤民而海隅蒼生博獨鰥寡亦可以少被聖主發政施仁之澤矣

一臣契勘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不待知者



而後知也蓋其出於倉庫出納田宅契  
券之所收者雖可約計其大槩然財計  
有時而虧盈物價有時而高下則其數  
已有不可得而準者又況所謂無額錢  
者元無一定稟名可以椿辦其多少不  
可得而預知故其創立之初直以無額  
名之則其不當立額也雖至愚亦知之  
矣而比年以來悉皆立額比較蓋緣紹  
興十九年中推行經界人戶多有白契  
不堪照用爭出投印致得當年經總制

錢所收增羨遂有無狀小人獻此殘賊  
之計一時朝廷既為所誤而其流毒至  
今未已此本州經制之額所以至於二  
萬四千六百五十一貫者蓋以紹興二  
十三年之數為準也總制之額所以至  
於五萬五千六百七貫者蓋以紹興二  
十八年之數為準也然此其所以為準  
者又非當年自然收到之實數皆是後  
來督責追補之虛額而一時朝廷決意  
施行官吏不敢爭執遂以至今逐年收



趙不上常虧一二萬貫至於無額之額則立法以來只以遞年為額為錢不過五千三百一十二貫而已隆興二年通判趙不敵者妄意希賞創立北溪稅場於數十里外遠收竹木之稅又於買納上供銀寶收回出剩價錢多方督迫趙得四千七百五十四貫以充其數於是無額之額遂增至一萬六十六貫遞年收趙不上所虧亦不下六七千貫州縣無計可為則亦兌那科罰如前項所以

趙辦上供之術而已而又重以守倅皆有磨勘之賞下吏相與希意迎合故其督責無藝冒昧不顧又非別色官錢之比使仁人君子坐視民之狼狽而不知所以為策亦有年矣今幸外廷之議偶及於此得與諸州例蒙蠲減而本州不幸獨以遞年發足之故所減不及百分之一此蓋任事者未知遞年所以不曾拖欠正以官吏無狀避罪希賞不能仰體聖朝愛民厚下之本意不顧郡計之



盈虛民情之苦樂既已增立虛額於前而又強爲登足於後也且其所取之數若彼其多所減之數如此其少分之諸縣至有僅得五十千者是曾不足以當其平日所罰中人一家之數而論者遽欲責其盡除日前科罰之弊又望其便見蠲減名色若干之實其亦難矣故臣前所奏欲乞聖慈且將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四千七百五十四貫者特賜蠲減庶幾州縣稍稍有以相恤百姓不至

大段受害至於此錢不當立額之本末則臣昨因賜對嘗獲面陳伏蒙至尊壽皇聖帝深加獎納然臣於是時尋即去國以故不聞有所施行今亦未敢出位犯分輒有所陳但望聖慈博采羣議更加詳酌按本塞原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到任之初刷具本州逐年起發經總制及



無額錢數實收之數極多不過七萬五千貫而補發之數多至二萬五千餘貫其補發者並是州司允那發納以故昨來版曹比較歲額無欠而議者不知其然便爲本州事力有餘不肯多與蠲減然考累年以來實收之數日少而代納之數日多亦足以見州郡事力日就空竭加以數年恐亦無以爲州而自爲崑山常熟之不暇固不能有以恤其縣而縣之不恤其民將益甚於今日矣臣不敢以此繁碎浼瀆聖聰謹已別具細數單狀申尚書

省如蒙聖慈哀憐物賜宣索除依今來所乞減下無額錢數外更令有司於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減無額數內將經總制兩項正錢比做它州所欠分數再與蠲減不勝幸甚

條奏經界狀

具位臣朱 熹

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衰晚迂踈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紱靜惟僥冒常懼無以



補報萬分今者乃幸遭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爲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卽爲縣吏實在泉漳兩郡之間中歲爲農又得備諳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爲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

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爲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州亦復并爲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旣免一州盜賊



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究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負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軟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爲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



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細折  
筭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間初  
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  
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  
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筭法之  
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  
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  
筭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  
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

檢贍錄點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  
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  
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  
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  
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  
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  
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  
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  
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



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  
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  
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  
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  
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悴及  
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  
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  
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  
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  
尉劉壁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

最爲煩重疆理畝畝分別土色均攤稅  
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  
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  
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  
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  
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柰何然彼  
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筭則必召募書人  
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筭必嘗爲胥史  
之傑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  
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



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略同而所陳利害更爲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

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筭數太廣難以均數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即是使人力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筭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  
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  
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  
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況年來產田之  
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元  
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為姦實佃者或  
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  
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  
之類其弊不可徧舉今來欲行經界若  
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

不均而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  
為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

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  
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  
之數却以產錢為母別定等則一例均

數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

去州縣  
遠處遞

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

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為省  
計若干為職田若干為學糧若干為常  
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



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

諸鄉各造一簿

今子午卯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巳亥年解發奉

人惟此四年州縣無事

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

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

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并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



一 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爲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姦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第四項

臣契勘產錢不得過鄉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來亦甚未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鄉割上煙爨去處故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與窮山僻壤至有相倍蓰者此逐鄉產錢祖額所以本來已有輕重之所由也伏乞聖照

第五項



所謂俵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  
即以其租分俵寄搭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推  
此一端貧民受弊亦可見矣然它處不聞有  
此名字獨漳州見之伏乞聖照

第六項

臣伏見本州城壁素來頽壞高者不及丈餘  
低者全是平地居民日夜往來不可禁制向  
來沈師之亂閩郡驚擾不知所為況非朝廷  
威靈尋即破滅則此邦之患何可勝言以往  
推來此亦事之不可不慮者今若許賣此田  
其錢欲乞且令本州椿管別行相度漸為修  
築之計務一兩得莫便於此并乞聖照

又奏乞戒約州縣妄科經總制錢及除  
豁虛額錢數狀

具位臣朱 熹

右臣去年到任之初即準省符行下臣僚奏  
請州縣以經總制錢為名巧作色目科斂民  
錢以足歲額者欲乞嚴行禁止又乞令諸路  
監司與州郡公心商議將闕乏縣道寬融減  
放奉聖旨依奏臣於是時即已遵稟具奏以



本州罷科茶及荔支龍眼乾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三色上供錢除本州自來以省計通融支遣一萬五千九百七十餘貫外尚欠七千六十四貫並無戶眼源流可催又有隆興二年增起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餘貫逐年收赴不上並是敷下諸縣巧作名色科罰人戶供輸發納違法害民事屬不便乞將上件錢除一萬五千餘貫本州依前通融支遣外其所敷下諸縣七千餘貫及隆興二年增起無額虛數四千七百餘貫特賜

減免仍乞指揮別撥一項錢物應副截支左翼軍官兵口食等用已蒙聖慈開允行下本路漕司相度今經日久未委本司已未申奏以致未得早被蠲貸之恩臣今在任將及一考逐時稽攷本州財計見得自去年四月以來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妄行科罰而所有上供七千六十四貫只以省計通融支遣亦不至於大段欠闕自不須更令州縣收簇解發亦不當上煩朝廷別行應副臣輒已行下諸縣自今並免解發及申嚴約束不得似前以



此爲名妾行科擾去訖但恐將來官吏不能  
遵守復致違戾欲望聖慈特賜眷旨嚴行戒  
敕如有依前科擾去處州縣當職官吏並與  
重行坐罪庶幾海裔窮民獲安田里咸知聖  
主閔仁元元不間幽遠之意至於經總無額  
錢內四千七百餘貫虛額之數即在州縣不  
容措畫却乞聖恩矜憐特詔有司直與除豁  
永絕科擾之原益廣涵濡之澤臣不勝大願  
臣冒犯天威不任恐懼俟命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簽黃

臣所奏不敷諸縣發納上供七千餘貫乞  
賜戒約縣道不得科罰即於上供元額並  
無虧減乞將此項先賜施行其經總制無  
額錢却乞付之有司立限聞奏取自聖裁  
特賜除豁

乞寢錄高登狀

貼黃

奏爲本州故迪功郎高登嘗以直言干忤秦  
檜貶死容州乞賜昭洗寢錄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 熹

臣猥以塵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用獎掖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目前人戶些小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枉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爲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遊太學值靖康之禍嘗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

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爲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爲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爲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闕浙水沴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爲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爲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臣細存亡無



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爲言之者至  
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  
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  
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  
進止是使登以抱恨沒身垂五十年而姓名  
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  
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爲悔而在聖朝伸冤  
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  
得蒙恩假守其鄉目睹茲事若又緘默不能  
具以上聞則雖萬被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  
言之伏惟皇帝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  
納盡言比以陰陽失和申詔近臣樂聞至論  
草茅之士雖有狂直過甚之言始雖忤旨終  
薄其罪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  
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量加褒錄以慰九原  
且使天下之欲爲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  
補臣不量疎遠干犯威嚴無任震懼隕越之  
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竊詳傅伯壽奏底有加贈官秩施恩後



嗣係於聖神之獨斷非小臣所敢請之語  
臣之踈遠尤不敢輒論及此然區區之情  
實亦有同焉者伏乞聖照

按黃岌狀

照對本州管下沿海寨巡檢一員土軍一百六  
人逐年截撥漳浦縣人戶苗米三千一石五升  
近寨置倉專委縣官就彼交納應副支遣土軍  
月糧例是一月餘日方得交畢結局回縣去年  
係委縣官從事郎黃岌不知有何私幹到寨未  
及十日即便回縣既不恤人戶搬■且令仍舊

搬米前來倉所等候其黃岌又不前去地頭續  
為交納遂至五月以後大軍闕食赴州陳訴本  
州累行催促其黃岌頑然略不介意本州為見  
大軍節次奔走號訴殊可矜憐遂將別色官錢  
量行允支仍截下人戶未納州米別行委官前  
去監督本縣催促支散至今日夕未能按月支  
遣蓋緣黃岌怠慢不職專務營私不以國家養  
兵捕盜為念不為及時交納致得一寨土軍一  
百餘人飢餓狼狽實非細事委是難以存留在  
任本州遂於八月初七日將黃岌與龍巖縣主



簿迪功郎陸槐對移及具狀申尚書省吏部并  
諸監司照會訖並皆未蒙果決回降指揮今來  
伏觀符下六月十八日樞密院劄子施行朝請  
郎王銖論奏乞行約束州軍弓手土軍雇錢衣  
糧須管按月支發毋使侵擾細民奉聖旨依本  
州竊詳上項申請指揮正與本州按發黃岌事  
件一同仰見朝廷撫軍恤民丁寧深切之意所  
有黃岌罪狀不敢隱默欲望聖斷特將黃岌重  
賜施行以爲官吏慢令廢職不恤軍民之戒伏  
候勅旨

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具位臣朱 熹

右臣叨被誤恩假守偏郡自到官以來惟思  
所以仰稱使令之意以爲布宣德意固爲郡  
守之職然苟屬縣奉行不得其人則無自而  
及於百姓故嘗深察諸縣令佐之賢否其背  
公營私廢弛不職者已嘗按劾具奏得旨施  
行其涖官公勤委有善狀者又豈敢默默而  
不以上聞乎臣伏見朝奉郎知龍溪縣翁德  
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爲赫赫可喜之名



而每有懈懈愛民之實臣嘗以縣事大要者  
三察其施爲知其果有可稱者刑獄詞訟財  
賦是也縣所解徒流以上罪歲率數十臣取  
其案牘觀之見其親畫條目委曲難問必盡  
因辭而後已及州司理院再行審鞫而囚卒  
無異辭皆以縣之所鞫爲得其情是能上體  
國家哀矜庶獄之意也漳之四邑龍溪爲大  
理訴之牒日百餘紙巧偽詆譟姦詐百出德  
廣乃隨事處決終朝而畢人服其公未嘗有  
知責留禁之人是能使百姓無屈抑不申之

訟也縣所賦入最爲浩繁合三縣之數不足  
以當龍溪十分之八郡之經費賴以取足德  
廣乃從容應辦民自樂輸吏無追督是能足  
用裕民而無抑配科斂之患也攷其治行蓋  
庶幾乎古之循吏者竊謂若使凡爲縣者皆  
能如此則國家德澤不患於壅隔而田里之  
間亦不復有歎息愁怨之聲矣臣與德廣爲  
同郡人其孝友稱於宗族行義信於鄉閭臣  
素知之固已甚審至此一年察其所以施於  
有政者又如此故今不復以鄉曲爲嫌已照



薦舉格令舉充陞陟負數又念方以災患乞  
奉香火朝夕得旨便當解罷而德廣去替亦  
已不遠竊恐後來者知德廣之賢未能若臣  
之詳偶至脫略則在臣有見賢不能舉之罪  
臣愚欲望睿慈察臣所舉出於公論將德廣  
特與陞擢差遣以爲官吏勤事愛民之勸臣  
不勝大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劾將官陸景任狀

具位臣朱 熹

照對臣誤蒙聖恩委付閩寄於今月初四日

到潭州交割職事有本州駐劄東南第八將  
武功郎陸景任前來公參見得本官病患廷  
羸不能行立考其出身係因泛使入國用入  
流減年奏補所歷差遣止是監當場務元不  
曾經兵官職事而今來所任係管潭州禁軍  
八指揮并有揀中軍兵幾及千人全藉有精  
力不衰諳曉軍務兵官訓練教閱又本州管  
下有產茶地分及上江州軍各有溪洞亦賴  
兵官聲勢彈壓自今邵州見被湖北徭賊侵  
犯已調發本州駐劄東南第八副將黃俊部



兵往山前把截其潭州將官豈是僥倖庸流尸祿養痾晏然端坐之地兼臣到任之初方欲督責兵官練習軍旅以爲銷伏姦宄彈壓盜賊之計其陸景任實難倚仗欲望聖慈特降眷旨將陸景任與宮觀差遣別選材武曾歷管軍職事之人前來充職庶幾軍務不致廢弛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同監司薦潘燾韓觀蔡咸方銓狀

具位臣朱 熹等

臣等竊見比年以來臣僚申嚴薦舉之法以革獨負之弊蓋所以示公道而杜私情也然人之才固有不同而薦之者所見亦或不一往往獨負之薦常多而列銜之薦常少繇此故也臣等備負帥臣監司其於一路人才職當留意既不敢以已見獨薦而參之以公論苟有可以備采擇者又安敢隱嘿竊見朝請大夫權知邵州潘燾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飾吏不鄙夷其民首以教化爲務崇尚學校修建先賢祠字民有器訟諭之以理事至有司



敏於決遣由是庭訟日簡郡圍屢空湖北僞  
寇侵犯邊境而燾處置得宜民用安堵至於  
移屯置寨爲民防患者無所不用其至其它  
設施一切不苟臣熹昨與帥臣周必大已嘗  
以其姓名薦聞矣朝請郎權知全州韓邈名  
臣之後材力有餘入仕以來凡三作邑皆有  
可紀民情利病纖悉洞究全之爲郡又費枝  
梧而邈迺能檢柅吏姦稽考滲漏民間輸納  
不多取斛面糜費商稅寬減苛細前政財賦  
不辦邈至未幾即不欠漕計且足郡用奉議

郎權通判邵州蔡咸有高祖襄精明之風自  
初試吏即以能聞用獲盜賞改官又用收疆  
賊應副錢糧賞循資又因水澇賑濟中書籍  
記姓名比者邵有僭人之擾咸詣山前督捕  
暴露經時多設方略鈎致蠻獠之情卒能使  
之恐懼納款其它佐理郡政不競不隨經總  
制錢不待催督每歲溢額總所亦已保奏委  
之賑濟措置有方民被實惠奉議郎提刑司  
幹辦公事方銓器資宏裕識趣高明向宰懷  
安劇邑連事三帥皆稱其寬簡不擾急吏緩



民所薦之詞如出一口懷安之民至今稱之  
今任湖南屬官其在幕中靖重寡言澹若無  
營至於酬應事機多所贊助前任提刑孫某  
嘗以其學識深潛持守正固薦充所知是四  
人者職雖不同然其才各適於用欲望聖慈  
特加旌擢以爲趨事赴功者之勸如後不如  
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渎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舉潘友恭自代狀

具位臣朱熹

代 准令侍從官授告訖限三日內舉官一員自

右臣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理叅軍潘友恭存  
心懇惻造理精深居家有孝友之稱持己有廉  
靜之節其於世務亦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  
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降付中書門下省  
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

貼黃

奏爲潭州創立晉譙王承及紹興死事之臣  
孟彥卿趙民彥劉玠趙聿之等廟乞賜勅額



伏候勅旨事

具位臣朱 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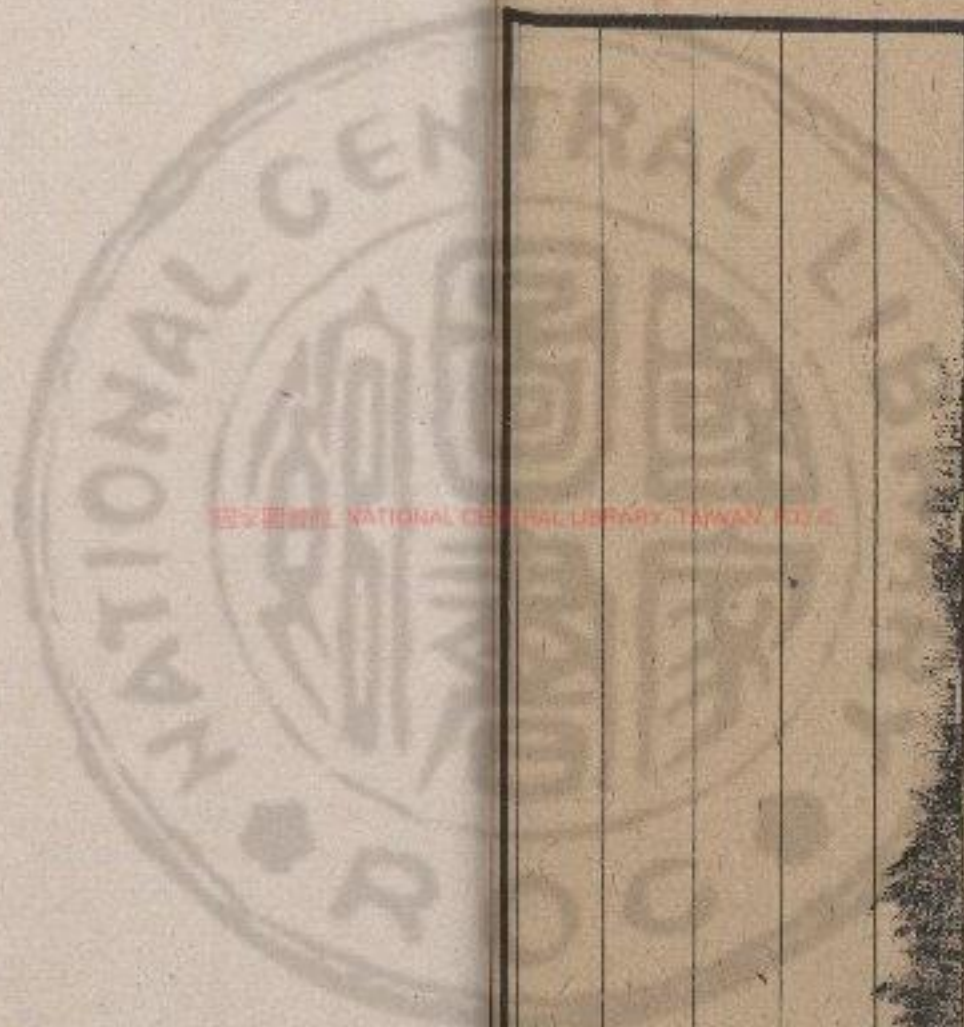
臣前任知潭州日伏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大赦內一項節文歷代忠臣烈士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竊見東晉王厚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克而死此五人者皆以忠節沒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無

可修葺無以仰稱聖朝褒顯忠義之意遂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者并考譙王本傳并象其參 數人立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方行考究未及營表而臣忽被誤恩赴闕奏事計其功力不至甚多本州除已起造了畢欲望聖慈特詔有司賜之廟額仍下本州照應施行庶以慰答忠魂為天下萬世臣子之勸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付尚書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九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

申請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契勘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負數既少又皆頗有分職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朴茂操履堅懇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厨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觀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云云



代同安縣學職事乞立蘇丞相祠堂狀  
右某等伏觀故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  
贈司空趙郡蘇公道德博聞號稱賢相立朝一  
節終始不虧自其高曾世居此縣比因遊宦始  
寓丹陽今忠義榮陽二坊故宅基地宛然尚在  
而後生晚學不復講聞前賢風節學問源流是  
致士風日就彫弊某等今欲乞改榮義坊爲丞  
相坊仍於縣學空閑地架造祠堂一所不惟增  
修故事求前烈之風聲庶以激厲將來俾後生  
之竦飭謹具狀申主簿學士伏乞備申縣衙照

會施行

申嚴昏禮狀

竊惟禮律之文昏姻爲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  
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  
無昏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  
謂之引伴爲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  
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  
國章而已至於妬媚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  
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  
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



禮士庶昏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約束施行

舉柯翰狀

照對縣學見闕直學一員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為務行年五十亶亶不倦置之學校必能率勵生徒興於義理之學少變奔競薄惡之風欲乞備申使府差補施行

與曾左司事目劄子

熹已具前劄復有馬銀并以浼聞事目如後

一本軍恭奉聖旨打造步人弓箭手鐵甲一

年以三百日為期兩日壹副昨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畢申乞起發繼準樞密院劄子檢坐元降指揮只令如法椿收竊緣上件鐵甲計用皮鐵匠一萬八千工錢五千二百餘貫匠人多繫遠鄉農民追呼搔擾離家失業不無愁歎錢除給降到見錢乳香數外尚欠七百餘貫乳香變賣不行不敢科抑又兌支過一千一百八十餘貫初謂朝廷別有急切用處今乃但令本處椿收徒使州縣勞民費財以供不急之用



已爲非策又况椿收日久皮線爛斷札片  
鏽澁不堪使用亦有深可惜者設若遂爲  
歲例則其爲害無有窮已尤爲不便欲望  
一言密贊廟堂特賜開陳將已造者各令  
發赴比近屯駐軍馬去處披帶校閱日夕  
使用免致朽損仍降指揮向後年分更不  
打造則州縣民間不勝幸甚或慮闕於武  
備即乞行下諸軍取會累年以來中外製  
造鐵甲數目不少既是久無征戰不應無  
故損失須管契勘見收管數目若干便見  
虛實如有不足亦可令諸州有作院處多  
募役兵漸次打作庶無闕事

一本軍昨來奉行增種二麥指揮逐年所申  
漸次增廣至淳熙五年三縣共種一千四  
百餘頃內星子縣最爲窄狹已占三百餘  
頃近據知縣王仲傑申本縣今年所種已  
是增多然實計之所種不過六千餘畝未  
敢循習舊例供申虛數熹昨在田里素聞  
此事皆是官司立定數目行下鄉村妄亂  
供申公行欺罔遂判其狀行下依實供申



及行下兩縣亦不得循習舊弊欺罔朝廷  
去訖將來申到比之舊數必是大段虧少  
若朝廷以此加罪固無可言萬一緣此別  
行根究竊恐其它州軍官吏有任其咎者  
在喜私義亦所未安欲乞一言密贖廟堂  
別作開陳恐日前所申有未實處立限許  
令陳首改正違限不首然後坐以誣上之  
罪使其罪者得以自新實爲幸甚然所  
有增種指揮實無補於足食之功徒有損  
於責實之政而州縣奉行鄉村應對畫圖

供帳亦或不能無擾或降指揮直行寢罷  
尤爲簡靜

申南康旱傷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  
伏覩本軍今爲久闕兩澤旱田旱損已依準令  
式具狀奏聞訖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  
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  
夏秋二稅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  
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石撥到  
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米一萬  
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萬



餘貫湊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糴米五萬石又拖欠兩年上供折帛月椿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熹奉職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效今則早田什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使幸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問耆老皆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

後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間并蕭條至今未復況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闕支遣計料見管常平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瀝懇先事奏聞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它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日除已具錄奏聞許依分數放免稅租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外云云

申南康旱傷乞倚閣夏稅狀

熹昨爲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截留兩年上供



米斛已蒙支撥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充軍糧及賑糶等支用本軍除已恭稟施行訖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攢具奏聞外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緣自省限起催以來即苦旱乾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歎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督諸縣依限催埋只令勸諭人戶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裝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

允借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赴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糶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石賑糶飢民却俟糶畢收簇元錢節次起發其餘人戶所欠錢絹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飢餓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熹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除已具錄奏聞乞賜許將本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



稅帶納庶幾饑饉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  
有熹輒將上供官錢允借糴米之罪亦已具奏  
恭俟朝典併乞施行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

具位

熹照對本軍見準上司備準朝省指揮招填關  
額禁軍及拋買軍器物料并向來申請乞行省  
罷管下都昌縣拘置新寨逐項利害除已具公  
狀申聞外合行供稟者

一準安撫司備準樞密院劄子立定本軍軍  
額招填禁軍共五百人今照本軍舊管禁  
軍額數至多蓋緣承平之際戶口繁多投  
募者衆州郡又未有諸色上供及揀汰歸  
正使臣軍負倉庫充溢足以支遣近年以  
來稅重民貧戶口逃散已是無人應募州  
郡上供之額既重冗食之數又多並無留  
州得用錢米可以養贍所以招收常不及  
額猶尚支遣不足蒙朝廷察見上件事理  
於淳熙七年內已降指揮權以二百人爲  
額今來又準上項指揮照應見管二百人



外尚闕三百人雖已遵依分委兵官招收緣本軍僻陋小郡戶口不多目今雖是荒年尚乃無人應募設若有人應募其添招禁軍三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六十四貫文省春冬衣絹一千三百五十四匹紬一百五十四匹綿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貫委是數目浩瀚即無合撥窠名可以支遣況當荒歉之後稅苗蠲放殆盡見在人數尚且支給不行若不申陳竊慮虛冒稽緩之責欲望鈞慈特

賜敷奏乞依元降指揮且以二百人爲額如以州郡武備不脩必欲招足元數亦乞限一年添招十人庶幾數十年間漸還舊貫而州郡得以漸次措畫不致違悞

一準轉運司備準樞密院行下拋買第十一料至十五料甲葉牛皮數竊緣郡境民貧不堪搔擾十一至十五料節次具申未敢行下收買獨十四料幸蒙漕司申奏蠲免而又已有拋買第十五料指揮竊緣本軍三縣去歲大旱民間貧困異於常時官司



夏秋二稅檢放倚閣無可催理逐月官兵  
請俸尚且積壓無可支遣今來雖是漸次  
起催新稅然旱荒之後民氣未蘇尤當存  
恤撫摩庶幾不至流散若更分拋下縣催  
督買發官司初無合破官錢不過科擾取  
辦上件軍器既未有急切用處徒爾驅逐  
飢民使之逃亡失業因致死亡有負朝廷  
救荒卹民之意事屬不便欲望鈞慈軫念  
特賜敷奏權與蠲免候二三年後年穀豐  
熟却令漸次收買起發施行

一照對本軍淳熙五年內蒙提刑司奏請於  
管下都昌縣勅置營寨招刺軍兵彈壓盜  
賊已行依應旋招到軍兵二十名及於管  
下巡檢司各差撥兵士十名并於本軍添  
差兵官內差委一員專一在寨統轄教閱  
今照都昌為邑百餘里見有棠陰四望松  
門楮溪大孤山五寨土軍額管四五百人  
縣郭又有弓手八十人足可彈壓盜賊當  
時止緣盜徒倪四等乘船經過縣岸提刑  
高公泗一時申請添置此寨見在縣郭當



五寨之中而與尉司相去僅百餘步委是  
虛設徒費帑廩昨來備述利害及以本軍  
匱乏無以贍給累具申陳乞行省罷此寨  
欲將招到軍兵併歸四望山寨填補闕額  
之數未蒙行下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依所  
乞施行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

熹照對本軍去歲旱傷至重檢放秋苗八分以  
上及蒙朝省行下將第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  
零倚閣是致經總制錢收趲不及合行除豁及  
月椿錢無從椿辦不能如額已嘗具申總領轉  
運提刑司照會乞行除豁無收經總制錢及乞  
據實椿到月椿錢數起發除別具狀供申尚書  
省乞賜敷奏外今具事節合行申稟者

一經總制錢年額係於夏秋二稅內收趲緣  
本軍去年分檢放過苗米三萬七千四百  
五十石一斗二升三合一勺紐計無收經  
總制勘合頭子錢六千三百七十二貫一  
百一十七文省及依準淳熙七年十月二  
十六日聖旨指揮倚閣本年第三等以下



人力未納疇零夏稅折帛錢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五貫四百六十五文本色絹三千八百一十六匹九尺六寸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二千九百二十五貫八百四十七文二項共合除放經總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其苗米上所收經總制頭子勘合等錢遵從淳熙四年戶部韓尚書申明已得指揮並合隨苗除放其夏稅疇零錢帛既已倚閣亦無合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數目合依例除豁

方欲具申乞下總所并憲司照會今會得池州近以旱傷申請已奉聖旨除豁檢放苗米上無收經總制錢況本軍旱傷尤甚既檢放秋苗外又蒙倚閣第三等以下疇零夏稅所有上項經總制錢委實無所從出欲望鈞慈矜察特賜敷奏於本軍淳熙七年分合發經總制錢內除豁前項放免無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仍乞行下憲司總所及本軍照會

一本軍月椿錢係於夏秋二稅并場務出納



錢物收到頭子經總制無額錢及酒稅課  
利分隸椿辦緣去歲旱傷之故苗米放及  
八分三等夏稅亦復倚閣自九月十二月  
終月額共合椿辦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  
貫九百一十二文除已據實收椿到錢將  
新補舊遞互償那共計一萬三千九百一  
十三貫五百四十七文節次起發外尚有  
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及今年正月  
以後合發錢數目今空竭無可椿辦欲望  
鈞慈特賜敷奏將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  
月終收越不足月椿錢六百二十貫三百  
六十五文特賜蠲免外所是淳熙八年正  
月以後合發月椿錢數亦乞行下淮東總  
領所照會據本軍每月實椿到錢數起發  
候向去年歲豐熟民力稍蘇即依舊數發  
納

申修白鹿洞書院狀

具位

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  
十有餘里元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



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  
號爲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出爲世  
用名跡章顯者甚衆至國初時學徒猶數十  
百人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以其洞主  
明起爲蔡州襄信縣主簿以旌勸之其後既  
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累年於今基地埋  
沒近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廬山山水之勝  
甲於東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  
壞今日鮮不興葺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  
學精舍又蒙聖朝恩錫襄顯所以惠養一方  
之士德意甚厚願乃廢壞不脩至於如此長  
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除已一面計置量行  
脩立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然其名額  
具載國典則其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  
賜行下竊慮歲久復至埋沒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及尚書禮部伏乞鈞旨檢會  
太平興國中節次指揮行下照會庶幾官吏  
有所遵守久遠不至埋沒謹狀

小貼子

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



立書院不過小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  
不至於荒廢埋沒而已不敢妄有破費官錢  
傷耗民力伏乞鈞照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  
水汊藏泊舟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  
權舟船浮江上下並於寨內拋泊或值風濤大  
作亦免沉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  
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被回運  
空綱偷般簷船前去以致寨內水汊沙土填塞

積歲之久不復開浚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  
江心排泊沿岸石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  
深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後拋失官私錢物不可  
勝計本軍慮其所用工料錢米無所從出又恐  
土石一興有妨農作緣此坐視不敢申請今緣  
本軍旱傷至重細民闕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  
免役令諸災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興二役而  
可以募人者雖非農田水利謂如城隍道路隄岸  
土工及種林木  
類各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數具利害奏聞本  
軍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躬親詣



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等錢五千三百七貫一百二丈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本軍已行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窠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去後近準使司回牒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今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檢計工料錢米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乞取撥望止乞更行增撥錢米付本軍支散自餘少闕之數本軍自行計置貼助使司撥到錢米趁此天氣和暖雇募人工開修不唯官私舟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闕食須至申稟者

乞催修石隄劄子

熹照對本軍臨江石砌隄岸自紹興以來被風浪衝擊損壞及港汊堙塞稍自江水退落不堪住泊舟船已嘗具利害申稟乞行計料開修已蒙委官相度開具合用工食錢米供申去訖未蒙行下緣目今水涸正是併工開修之際若更蹉時向後寒凍工匠艱辛除別具公狀申呈欲望台慈早賜申奏仍乞行下逐旋取撥窠名錢米一面趁時用工開修施行實爲公私久遠利



濟之惠

論都昌創寨劄子

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須得山水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必要害營寨即須相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可以卓望邀截不容走透方爲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於此二者經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

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爲要害則凡州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弓手足得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本軍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有棠陰木門四望下有楮溪大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卓望把截是爲要害其縣郭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級額管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



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之間即與淮南  
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火盜橫  
流之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只於淳熙四  
年因有散亡窮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步初  
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級緝捉驚趕即  
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得  
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  
憲司一時憑信便將官吏對移奏稱都昌縣接  
連淮南而南康管內都無一兵乞創此寨以天  
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爲窮寇三人驚駭擾

亂至於如此固已可笑又況初不計筭增兵百  
人一歲所費爲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  
五百匹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何所從出亦不  
審慮兵官一負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人  
節制於民有無搔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  
觀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  
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  
下使司相度竊計必蒙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  
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除一方  
永久之害然熹愚慮尚恐州縣官負解事者少



而便文自營之私勝觀望畏怯之習深既不明形制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私事力之有無但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突或能累已又見元係憲司陳請不無觀望之意雖到地頭相度往往不能盡公竭慮而偷爲一切首鼠之計或稱實係要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到寨屋難以廢罷上誤鈞聽則憲請有以折之夫地勢要害衣糧耗費種種利害憲前已詳言之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尉司之南數十步間若以弓手爲不足恃則廢弓手而專募寨

兵可也今置寨以來弓手之巡警未嘗敢廢近又會合外縣捉獲但淳莊賊而所招新兵者飽食安坐未嘗少立功效及至本軍行下督責巡尉之際其軍兵反教寨官申稱當來置寨只爲防護縣郭不合下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在縣生事擾民詞訴不絕州郡相去旣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縣民間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許行廢罷其見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填補闕額見造之屋其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



手營房他無所用也豈可明知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爲此羸卒數人破屋數閒之故留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利害之實而欲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徇目前一切之計此乃世俗淺陋之常談宜不足以惑高明之聽然真之愚亦有不能無過計之憂者故敢復盡其言以煩執事伏惟幸垂察焉其或議者尚慮復有前日舟中三人之盜而不可以無備則望鈞慈更垂體察只勒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而更於額外增置二十五人湊足一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係屬本縣縣尉知縣等級相承名分素定易爲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蓋萬萬不侔矣其都昌縣與諸寨相去遠近里數形勢今并彩畫成圖連粘在前乞賜鈞覽干冒威尊皇恐死罪

申免移軍治狀

淮安撫轉運使衙牒備準尚書省劄子新差知袁州曹大夫奏乞將南康軍移治湖口縣撥隸彭澤縣及都昌縣依舊成三邑却將星子建昌縣撥隸江州事除已移牒諸司從長相度經久



可行利便修寫同銜檢狀連書施行外牒軍詳  
此從長相度有無利害具狀供申所準前項使  
牒指揮本軍檢會昨淳熙三年內準安撫提刑  
轉運提舉使銜牒準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  
子戶部申準都省批下白劄子乞將南康軍建  
昌縣隸江州而復以江州湖口縣隸南康軍或  
建昌縣若還隸隆興府事牒本軍契勘建昌縣  
湖口縣坐落去處并各縣抵接本軍水陸界分  
地里遠近相度經久可行利便具狀供申本軍  
已行取會逐縣具利害回報及塌蓋地圖送簽  
廳集眾官會議合依建昌縣士民比建昌水陸  
地界至江州皆遠至南康皆近陳乞仍舊隸屬  
本軍爲便事理保明具申安撫提刑轉運提舉  
使銜照會施行去訖今又準上項指揮本軍今  
相度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本軍自太平興國七年始建軍治至建炎  
間李成賊馬殘破其元建軍額案牘不存  
尋照圖經及簽判廳舊題名記并詢訪士  
民檢到皇宋咸平本軍判官兼通判余致  
堯撰新勅利民橋記見得自太平興國六



年相國張齊賢轉漕江表以其地在廬山之陽彭蠡匯澤直注于是每春江水漲洲沉島沒虔吉撫筠洪諸城軍實萬艘浮江而下或天鼓噫氣怒濤沃空篙工棹郎摧檣是慮指斯邑也爲拯溺之地公於是度其便則泝流之要衝相其宜則上游之樞會非鳴鼓角樹牧帥以守茲土則觀風之政幾致闕如由是紀事實以入奏請改其邑爲軍太宗皇帝嘉其言曰俞南方之俗其在康哉可賜名南康軍自是之後幾二

百年至紹興以來復建軍治及諸倉庫郡官廨舍兩獄諸軍營房洎至成就所費不貲若一旦棄而不用徙置它所必須刱建軍治城壁及諸帑廩郡官廨舍兩獄諸軍營房不知所費從何取撥而湖口縣治地勢窄狹前近大江後逼高山亦無建立軍壘去處今欲刱建軍壘必須占奪民間田地搔擾不細以此論之移治之說彼此公私有害無利灼然可見

一星子縣係本軍見今治所地瘠民貧昨因



經界之後二稅愈重倍於它邑自辛卯大旱之後民力未甦幸而輸納水陸皆便朝至暮歸無諸枉費然而民間未免猶有愁歎若隸江州則陸路一百二十里而水路順流一百二十里至湖口縣入泝流四十里至江州泝流一里折二里通二百里輸送期會轉見遙遠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建昌縣元申據進士熊望之等并父老及稅戶傳政等連狀本縣陸路至江州二百八十里至南康一百三十里水路至本縣三百里去江州則又一百二十里到湖口縣湖口縣又泝流而上八十里方到江州又必經由南康軍湖口縣兩處口岸不無阻節見今江州係駐劄去處一有所科近縣則便遠處則不便且如德安縣乃江州屬邑之遠者尚不過一百二十里本縣去在德安縣之南又六十里且以馬料微事言之隨稅高下均科本縣水行五百餘里方至江州如陸程則南去鄉分到本縣又



百餘里往返有六百里之遠動經旬日若中等之家科藁二百束每人止負兩束以人數較之動費百夫上等入戶則又不止百夫若令人戶就縣交納亦有般擔糜費官司解發亦不過取辦於民本縣既遠於德安縣況連丁大旱之後人民流移未盡全復若更以隸江州豈特流移之家不歸而見在人戶亦必逃移竊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江之東西亦皆王民萬一必欲撥隸民間豈敢固違然望之等伏見朝廷清明四方無虞東西兩路之民各安其業與其有所改易不若仍舊貫爲安陳乞備申朝省詳酌利害施行以便民情本軍今來相度建昌縣昨來所申事理委得允當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本軍逐年起發上供經總制月椿等錢及支遣官兵衣糧百色支費全仰三邑椿辦而建昌星子應辦不啻過半今來若將撥隸它州則所餘都昌地瘠人貧歲多旱歉



催科稍急則有逃徙之患財計實無所出  
雖以湖口彭澤兩縣改隸本軍名爲依舊  
三縣而湖口彭澤所入亦少不足裨補且  
以苗米論之星子湖口各止六千僅可相  
當而建昌秋苗二萬彭澤所入約計不及  
其半今欲以二縣二州夏秋二稅及諸色  
歲計之目依各縣元數令逐州承認惟上  
供之數或可隨縣改割至於養贍在軍官  
吏軍兵支用之數不知何從而出以此論  
之以建昌星子隸江州以湖口彭澤隸本

軍於官有害於民無利灼然可見

右本軍相度利害如前又詳建議之人首尾陳  
述略無義理其言江南分東西路實以江西爲  
界者今契勘江西一路自隆興府撫州建昌軍  
皆在江西之東若如議者之言則此一府一州  
一軍盡合移治江西之西而其諸縣亦合改隸  
江南東路矣又江州南康疆境交互奔走期會  
民頗難之又有風濤之險監司巡歷民戶輸送  
往來每以爲艱今契勘星子建昌兩縣民戶輸  
送地里遠近如前所陳若以議者之言便行改



割則是使之捨近就遠去易就難與其所陳事  
理利害正相違背兼本軍所管都昌一縣雖是  
隔江然人戶輸納不過苗米一項最爲麤重自  
來久例又只在本縣交納裝網起發人戶即無  
往來之阻至於移動一軍城壁官舍倉庫營寨  
所費浩瀚度須用數萬緡而起遣一縣民居屋  
舍及占奪其地使之蕩析流離不得安其生業  
尤非細事而議者率爾言之僅同兒戲不知今  
日民力凋弊州縣空竭之際如何計置得上件  
錢物給此支用而勞民動衆爲此有害無利之

舉其說竊恐難以施行徒然煩費文移動搖物  
議使一境軍民日夕憂惶不遑寧處極爲非便  
謹具申監司衙欲望詳酌早賜奏聞寢罷前件  
指揮以安一郡軍民之心不勝幸甚伏候台旨

小貼子

契勘本軍建昌縣陸路至本軍經涉江州德  
安縣界而小路直至本軍不隔外州其隔江  
州界分去處初亦無甚利害只是德安縣遞  
鋪兵士以非本軍所轄尋常不肯傳送本軍  
及建昌縣文字有此一節小小利害然亦須



別有措置豈有爲此之故而輕移一軍遠割  
四縣之理今若將德安一縣遞角文字特令  
兩州巡轄使臣通行點檢則郵傳亦自不至  
阻滯併乞台照 熹上覆

論馬辛獄情劄子

熹契勘本軍軍院昨準使帖押下承局馬辛根  
勘凌犯階級情罪依條施行已據本院勘到招  
伏情節依條合徒二年配鄰州熹竊詳本人所  
犯却因發覺方彥故違使司元降約束私買板  
木遂致爭鬧若便依條斷罪竊恐情輕法重或  
非台慈之本意未敢便行決遣亦不敢輒具公  
狀申陳敢以此私於下執事欲望矜察行下稍  
從寬典不勝幸甚熹以亟遣遞筒未暇別紙布  
謝悃併乞台照

論南康移治利害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近準安撫衙牒備承使  
司公文差委池州余推官前來相度曹大夫者  
所陳移治湖口改割兩縣事本軍已遵依行下  
兩縣相度去訖然其事理實有不難知者本軍  
建立二百餘年兵火之餘掃地赤立今又五十



餘年官府民居方稍就緒然猶頗有未圓備處  
若更遷徙必致狼狽兼今來民力已極困弊官  
司尤覺煎熬移治所費少亦不下數萬緡不知  
何所從出又聞湖口地步窄狹目今爲縣尚且  
費力若欲改建軍壘城壁官府倉庫牢獄所占  
地步計須十倍於前未知何處可以安頓設使  
可以安頓亦必起遣居民毀拆其屋占奪其地  
乃可營建不知今日幸無迫切利害何必爲此  
以歎搖人心爲國取怨此移治不便之說也至  
於改割兩縣則兩縣距今南康治所道里近而  
去江州治所道里遠南康財賦取辦於建昌星  
子者過半而湖口彭澤二縣所入不足以補其  
數雖上供歲額或可隨縣改割而本軍官兵吏  
負廩祿不知何所從出此割縣不便之說也竊  
意此事終久決難施行而徒煩費支移動搖衆  
聽使兩處軍民之情疑慮惶惑不安厥居極爲  
非便熹衰病之餘抉曳來此旦夕即爲引去之  
計視此不啻如傳舍豈有毫髮顧戀之心特以  
既荷聖恩疆畀民社既未能有以使其人安於  
田里而無愁嘆之聲誠不忍更使復爲庸人淺



議所擾故敢直以已意干昧申呈其詳見於公  
狀欲乞台覽早賜奏陳寢罷其說以安兩處軍  
民之心不勝幸甚

論阿梁獄情劄子

熹照對本軍阿梁之獄節次番詞互有同異須  
至依條再行推鞠然以愚見本人番詞雖非實  
情然且只據其所通情理亦不可恕不必再行  
推鞠盡如前後累勘所招然後可殺也蓋阿梁  
與葉勝私通致葉勝因其夫病而手殺之雖使  
阿梁全然不知殺害之情究其所因已絕人理

況已明知殺意當時自合出門聲叫或密投鄰  
里以求救援今乃抱兒立於門外半時之久以  
俟其夫之死及見其夫之出聞其夫之聲知其  
事之不成然後隨聲叫呼以求救只此一節其  
情蓋已灼然可見不必同謀共殺然後可寘極  
典也夫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爲之首今阿  
梁所犯窮凶極惡人理之所不容據其番詞自  
合誅死無足憐者本軍雖已具申乞行推鞠然  
熹愚意欲望使可詳此情節別具奏聞乞降睿  
旨只依元降指揮處斬施行不惟得以蚤正典



刑使姦凶之人不得以遷延幸免亦以聳動羣聽使衆著於人倫之義於以彌成聖教實非小補熹以人微職賤不敢頻有奏陳敢以此私於執事伏惟鈞照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伏見管下都昌縣人戶夏稅錢內一項科折木炭自來只用本色備船乘載赴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年提點韓寶文任內因納炭稽遲追典押取問偶一時懼罪自行供認乞每秤折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解發

赴監自行置場買炭老之縣吏每稅錢二十文折木炭一秤以稅錢則例言之夏稅見錢一貫五十文合折絹一匹官交價錢六貫文省若折木炭合管炭五十二秤半每炭一秤官交正錢二百六十文省共錢一十二貫六百五十文已上以兩項價錢比並則木炭錢多於折絹價錢七貫六百五十文係爭一倍以上數目已極懸絕況都昌民戶逐年長養園林採柴燒炭每斤直錢五文至六文止若比做折納價錢又幾三倍所以民力重困多掛欠籍追逮督迫幾不聊



生今來人戶乞依祖來舊例備本色自雇船裝載赴監送納獲鈔銷注誠爲便利民戶所陳大略如此所有曲折具于公牘敢乞台慈詳酌俯從所請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少蘇實出使臺之惠不勝幸甚冒昧台嚴不勝悚仄

小貼子

上件所陳乞納本色木炭事或以爲不若比附納縮量減價錢却從使司置場收買尤爲利便更乞台慈詢究詳酌施行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二

照對本軍管下都昌縣人戶舊例送納本色木炭赴使司交納紹興十五年閒使司行下每秤折納價錢一百五十文足續又每秤至二百六十文省契勘其炭係以縮稅紐折今來所納價錢比之折縮計多一倍以上委是太重民力不堪昨據人戶陳訴已曾具申使司乞納本色未蒙行下不免具申朝廷今準省劄已送使司指定竊念本軍地狹民貧稅額偏重而折納炭錢比於納縮計增一倍以上比於本色計增三倍以上農桑之家有木無錢送納累年委實困弊



欲望台慈仰體聖朝勤恤民隱之意特賜詳酌  
許依所乞送納本色不勝幸甚干冒台嚴俯伏  
俟罪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三

熹昨日伏蒙面諭許賜行下究實都昌木炭價  
錢利害特與蠲減仰見仁人君子所以愛民之  
實不爲苟悅於一時而所以爲之計慮深遠如  
此感幸歎息無以爲喻適準使帖謹已遵稟施  
行續當條上然熹竊伏思之復有一說上可以  
推廣台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於多失有司經

常之入敢預言之以俟采擇謹按木炭本以稅  
縮細計納本色比之納縮所費已增一倍之數  
折納價錢比之納縮所費又增三倍之數反覆  
細折至於數倍上違法意下損民力本軍三縣  
皆受其弊然二縣距使臺爲遠津般本色其費  
不貲故雖價錢稍重而不敢深以爲苦都昌則  
距使臺甚近而津般不難故獨願納本色而深  
以價錢之重爲病要之以錢比縮而論之則三  
縣之事體初不異也熹前者妄論未能及此向  
若使司直從所請令納本色則熹不及有所議



矣今乃幸蒙矜念更令究實却與蠲減是以熹  
得以復有所言欲望台慈更賜詳酌三縣第三  
等戶一槩重行蠲減其上兩等戶却令且依  
舊送納庶幾一郡細民均被大賜而上兩等戶  
事力稍重猶可不至大段狼狽亦不至多失  
使司財計免致別有經畫實為利便須至申稟  
者

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

熹近者兩具劄目陳乞官廟差遣恭想已徹鈞  
聽外服下僚不敢數以寒暄浮禮仰塵威重茲

乃復有愚悃輒冒布之熹束髮讀書不親世務  
加以疾病益復懶廢茲蒙誤恩起家試郡觸事  
昏塞不知所為近因奉行近降指揮令上三等  
戶稅絹疋零丈尺湊鈔送納本色外下戶不成  
端匹稅絹每尺並以一百文足折價從便獨鈔  
送納節次據本軍下戶陳訴乞依舊湊納本色  
熹初不知利害曲折只見朝廷指揮之意本為  
優恤下戶但行喻遣催促送納自後點檢得見  
納到數目大段稀少遂行詢問乃知本軍絹價  
每匹不過三貫文足今令上三等戶得納本色



而下戶却令一尺折錢一百文足即納一匹計成四貫文足委是折錢太多所輸反重於上戶所以下戶不願折納而熹昏愚不能加意詢訪及時申明致此違慢已從本軍具狀申尚書省欲乞許從民便送納錢絹敢乞鈞慈早賜敷奏行下以憑遵守催督免致拖欠爲公私久遠之害所有熹申明後時上誤國計亦乞明賜黜責以爲守臣慢令廢職之戒干冒鈞聽伏深恐懼

小貼子

熹所申事理緣今夏稅末限將滿欲乞鈞慈

詳酌徑自朝廷施行庶幾猶可及事若送戶部行遣往還動淹旬月州縣之吏無所稟承則懦者不敢督趨必至於闕供強者不恤有無必至於病民矣切乞垂念

熹文竊詳今者所降指揮它州未聞有以爲病而申陳者或是本處絹價高貴今得例從低估民間實以爲便故熹所申亦不敢乞減所定錢數只乞許從民便則價貴處人自納錢價賤處人自納絹兩不相妨各得其便伏乞鈞照



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

契勘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  
姦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  
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竊  
見目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  
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  
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關集教  
閱爲名聚衆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  
至如本軍都昌縣劉邦達等只緣劉彥才爭競  
聞得官司追呼遂於盛夏輒行關集鳴鑼持仗

過都越保欲以報復怨仇抗禦捕吏向非託於  
保甲之名安敢公然如此熹除已將劉邦達等  
依相毆報冤爲名結集徒黨立社法等第決配  
編管外仍具利害申使司欲望台慈詳酌特賜  
行下約束施行區區之懷別有愚見更望使司  
特賜敷奏明降指揮今後應保甲首領等人輒  
以關集教習爲名聚衆弄兵欲以恐脅官私報  
怨拒捕者比凡人之法特加一等收罪庶幾豪  
強知畏不致寅緣敗壞良法委實利便須至申  
稟者



乞保明減星子縣稅劄子

熹昨日方遣人具劄目申稟想徹台聽適所遣陳乞減星子稅人回齎到省劄一道謹復專人申納乞賜台念保明回申不勝幸甚其間上供對補之說竊謂若本不虧上供元額即初無可申請若有別色可以對補即亦不須申請今有司之吝至乃以此爲問則蠲減之恩似已無復可望然邑人緣此陳乞往來計會亦已薄有所費其心不能無僥倖於萬一而熹元奏固已有謂如蒙施行不唯今日見存人戶得保生業而已逃未復願耕無田之人必將有扶老携幼而至者不數十年生齒日繁墾田日廣向來椿闔之數亦可漸次起理以復承平之舊者似已預爲今日解紛之地欲望台慈頗采其意特爲申述使得不爲刀筆所沮而早得蒙被堯舜之澤熹與邑人千萬幸甚干冒威尊無任戰悚

小貼子

上件文字欲乞不別委官看詳徑從使司保明回申幸甚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熹照對近準使司公牒依準總領使所牒催發  
本軍去歲未發錢四千六百餘貫并今年未發  
錢三萬九千五百四十餘貫謹按去年錢內合  
除豁坊場敗闕減下錢一千四百四十貫三百  
餘文僧道免丁比額不敷錢一百六十四貫六  
百餘文截使招軍造甲經總制錢一千八百九  
十五貫文及已申及乞理折曹秉義等稅錢九  
百九貫餘文共計登四千四百九貫三百四十  
五文省外實催到茶租錢二百八貫已差衙前  
蕭彥押發別無未起之數節次具申總領所照

會去訖所是今來錢除已起發春季外未發錢  
數內亦有合除豁坊場敗闕體減下錢僧道免  
丁比額不敷錢共登一千九百一十三貫七百  
九十文自餘合催錢數緣本軍今年夏初以來  
田禾便遭枯旱今則秋苗已放八分已上民間  
目下已自闕食兼淳熙七年第三等以下未納  
時零夏稅已蒙上司備奉聖旨行下權行倚閣  
今來正稅既無所入其經總制等錢亦別無合  
收窠名官錢可以椿辦所有秋季經總制等錢  
係據實收到錢七千四百六十三貫二十四文



省差衙前王溥管押外有冬季錢數當在來年正月稅發本軍亦緣旱傷人戶艱於輸納兼準近降指揮住閣憂稅官物竊恐將來拖下合發錢數虛員罪戾已節次具申朝廷并上司乞賜數奏將合趁經總制錢容本軍據所屬實收到錢數批曆入帳拘收起發免以遞年季分比虧去訖除已別具公狀供申外今蒙使司所追都吏以下欲望台慈存留催發官物干冒威嚴不勝惶恐之至

乞減移用錢額劄子

熹契勘本軍財賦匱乏官兵支遣常是不足遠時全仰酒稅課利分隸相助近自乾道九年內蒙使司於經常分隸錢數之外創立名色每月拋移用額錢一千二百餘貫均於城下及兩縣酒稅務趁辦自此之後酒稅所收課利除椿移用錢外諸司所得分隸錢數不多致本軍財計轉見闕乏支持不行兼近年以來沿流州軍收稅太重商旅稀疎又爲諸軍差出軍兵販賣物色齎到戶部總所曆頭不許州縣收稅場務愈見虧欠州縣愈見窘闕只如本軍見今拖欠使



司移用錢四箇月無以起解今有公狀具申欲望台慈矜憐特賜於元拋移用額錢上重賜裁減行下椿辦非獨場務可以補解逋欠亦於本軍不無少有補助干冒威嚴不任悚慄

小貼子

照對州縣財計取辦於稅務稅務課額仰給於客旅然則客旅雖非農民之比亦官司財用取資不宜重困使其望風畏避而不敢出於其塗也今者本軍得蒙使司蠲減苗米水脚錢每石至一百三十九文農民固已幸甚獨

往來商旅州郡場務以課額定大不容優恤若蒙台慈詳察將上件移用無名之額痛賜裁減使州郡得以約束務官輕減商稅招邀客旅令得通行是亦使司久遠大利之源不必竭取於一時然後為快也

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

熹已具申稟未行之間復有危懇重浼鈞聽熹昨嘗妄以鄰路過糴利害申聞已蒙聖旨特賜指揮近得彼路諸司文移始許通放而屬縣下吏乃敢蔑視朝廷號令帶領吏卒公肆拘攔至



於越境釘斷陂口以絕往來之路正復戰國相  
傾之世不至於此雖已移書彼郡及諸監司請  
照條令按劾尚恐未以爲意不免具狀申省乞  
賜約束欲望鈞慈矜憐早賜行遣不勝幸甚熹  
干冒非一罪無所逃伏紙不勝戰栗俟罪之至  
乞申明閉糴指揮劄子

熹輒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本軍地瘠民貧米  
穀不多遞年雖是豐熟亦仰上流州軍客船販  
米糴糴食用今年遭此大旱檢放七分以上而  
上流儘有得熟去處額乃循習舊弊公然過糴

以致米船不通細民闕食本軍竊慮無以賑糴  
支遣遂逐急那允諸色官錢差人前去收糴米  
斛今據差去人申已糴到米而諸處官司出榜  
禁約不許放行竊慮客販不通官糴又阻境內  
飢民日就狼狽除已移文諸處官司請照累降  
指揮疾速放行及不請阻節客旅外更欲具奏  
及申尚書省又慮遽失鄰援之驩向後別致敷  
阻反爲深害謹密具此申稟欲望鈞慈特賜矜  
察早爲敷奏特降著旨檢舉舊法遍下諸路嚴  
行約束但使公私米穀遠近通行則沿流荒旱



州軍自當不至闕食非獨此邦之幸而已干冒  
威尊伏增震悚

小貼子

照對本軍勸諭上戶賑糶近十萬石其間多  
有有錢無米之人亦須上流收糶若被沿路  
阻節米船不通即此勸諭之數盡失指準民  
命所繫爲害非輕伏乞鈞慈深賜留意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

竊昨曾具奏及申尚書省約計本軍今秋放旱  
外三分苗米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及去年  
零欠綱運米五千餘石乞賜截撥下本軍充軍  
糧支遣今續據管內三縣申到檢放實數多是  
全戶乾死所傷不啻八九分若依元數必取三  
分苗米即恐人戶無從輸納必致逃移其去年  
殘欠初意亦候今冬催理填納今旣災傷如此  
亦非併督舊逋之時以此計之即熹前奏所乞  
兩項米數正使便蒙聖恩許賜截撥然皆已難  
作十分指準未蒙哀憐則其狼狽又將有不可  
勝言者蓋嘗竊謂有軍則糧決不可以不足旣  
旱則稅決不可以不放此二者皆必然之理也



但在今日欲取足軍糧則民已無食更責其稅必有逃移死亡之憂欲盡放民稅則有軍而無糧民亦將有不能保其安者二者之爲利害其交相代又如此然就其一端而論之則闕軍食之禍淺而易見不放稅之禍深而難知故今州縣之吏不過且救目前爲應文逃責之計掩蔽災傷阻遏披訴務以餉軍不闕爲先務至於民不堪命而流殍死亡皆不暇恤殊不知民旣死徒閭井蕭條田園蕪沒或數十年而戶口賦稅無以復於其舊積其所欠比之全放一年之稅

何止倍蓰且如本軍乾道七年歲嘗大侵流殍滿道至今十年而流庸尚有未安集者田土尚有未開墾者今者不幸復遭此旱計其分數乃或甚於彼時民尚無以爲食若復責以輸納租稅將來之患必當有甚於前不知更費幾年功夫可得復似今日此尤不可不深慮者也然非朝廷察此利害之幾有以給其軍食使之得以盡實檢放而無乏供之患則難知之深害未弭而目前立至之禍已不可免此熹之所以不敢避僭瀆之罪復論前奏之未審者仰冀鈞慈深



加憐察特賜敷奏且依所乞截留兩項米斛外更令帥漕兩司同共相度別行應副則闔郡軍民死生而骨肉矣如蒙留念更望早賜行下以安其心熹無任皇恐俟命之至

小貼子

熹所申稟只爲乞撥六年殘欠及七年放外兩項米斛又恐朝廷恠其檢放分數之多故其妄言遂至醜縷誠不能無草野倨侮之嫌然其區區之心實欲深爲國家生聚教訓恢復又遠之計若熹之私則去替不遠疾病侵

陵罪戾孤蹤日俟譴斥決非久於此者亦何必曲沽民譽過爲身謀以罔朝聽而陷於不測之誅伏惟鈞慈深賜洞察

與執政劄子

熹瞻望台躔久不申起居之問下情第切宗仰比以災旱告急于朝竊計已蒙鈞念惟是踈拙素不更事重此困迫不無煩擾今復有劄子二通申稟放稅乞米及鄰境閉糴事而熹疾病之餘不堪扶曳輒有私懇仰瀆威尊敢望鈞慈并爲敷奏乞從所請千萬之幸熹頻有干恩不敢



累幅以勞侍史并乞鈞照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照對本軍昨因脩葺軍學照得從祀神位名號差舛曾具狀申尚書禮部續準本部符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本軍謹已遵依彩畫題寫奉安訖熹恭觀崇寧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詔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今按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列蓋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之訓先聖又嘗使為周南召南之學其才

雖曰不及顏淵然亦不應盡出七十子之下竊意當來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固有所取舍升黜於其間也熹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仰稱崇寧聖詔褒崇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乞頒降禮書狀

照會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往往散失目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



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  
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  
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無以仰稱  
國家欽崇祀典防範民彝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行在尚書禮部欲乞特賜申明檢會  
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鑄版行  
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  
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行下以憑遵守

小貼子

契勘王公以下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

本但恐其閒或有謬誤只乞行下取索精加  
校勘印造給降不須別行鑄版其州縣祭禮  
及壇壝器服制度即乞檢會抄寫圖畫別爲  
一本鑄版行下

乞增修禮書狀

伏見本軍昨準尚書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  
儀式竊嘗參攷其間頗有未詳備處方欲具狀  
申審今覩進奏官報近者判部侍講侍郎奏請  
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鑄版頒降已奉聖旨依奏  
此誠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然竊慮其閒



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抵牾今具如後須至  
申聞者

一所準行下釋奠禮儀熹按其神位除正配  
三位外有殿上兩廊從祀未見位號名數  
不委新儀全書有無具載欲乞討論并賜  
行下然按祀令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宣  
王以兗國公鄒國公配牲共用羊一豕一  
白幣三而已今其所祀乃近一百餘位一  
羊一豕無緣可以偏及又州縣廟學窄狹  
祭器獻官多不及數往往不能一一分獻

其爲欺慢莫甚於斯竊欲更乞相度申明  
許令州學免祭兩廊諸位縣學并免殿上  
十位庶幾事力相稱儀物周備可以盡其  
誠敬

熹又按行下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詣舒  
王神位前一節係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  
年中已有指揮追貶王安石爵秩停罷配  
享訖今來上件儀注尚仍舊文竊慮州縣  
奉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改正并乞台照  
一所準行下釋奠陳設儀云設著尊四犧尊



四為二重在殿之東南隅北向西上

即配位

正位酌

著尊在前皆有坩加勺罍為酌尊

著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泛齊初獻酌

之犧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醴齊亞獻

之獻酌

熹按後章行事儀云初獻酌犧尊之

泛齊亞終獻酌象尊之醴齊與此不協竊

疑兩處必有一誤尋考祭社稷祀風雨雷

師陳設儀皆設犧尊象尊為酌尊乃知正

是此章之誤其著字當作犧字犧字當作

象字又既云北向則是犧尊在北象尊在

南所云在前亦是重複倒置欲乞申明改

正行下

一所準行下釋尊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太

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

大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醴齊各以

一尊實

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

一實盞齊犧尊一實醒齊象尊一實醴齊各以一尊實明水壺尊三實元酒三實三

酒明水元酒皆在上五齊三酒皆以本處酒充在殿下皆北向西

上內祭社稷儀云南向東上加罍五齊三酒皆設而不

酌熹按此太尊山尊乃是都共設於殿之

前楹壇之南面其北更容獻官拜跪酌獻

非是逐位之前各設四尊所謂北向者恐



是太尊二爲一行其南山尊二爲一行又  
次南階下著尊二爲一行又次南犧尊二  
爲一行又次南象尊二爲一行又次南壺  
尊六爲三行其南向者反此所謂西上者謂西實  
元酒東實五齊三酒其東上者反此未委是否各  
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所準行下州縣社稷風雨雷師壇壝制度  
熹按其文有制度而無方位尋考周禮左  
祖右社則社稷壇合在城西而唐開元禮  
祀風師於城東祀雨師於城南未委新儀

全書有無同異欲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準禮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內者又  
曰山川之神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祭之  
蓋以其崇高深廣能出雲氣爲風雨以滋  
養潤澤乎一方也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  
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  
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  
制顧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  
偃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  
滋養潤澤者於義旣無所當又其牲牢器



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禁於山川而反求諸異教淫祠之鬼此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謬欲乞檢照五禮新儀如已有祭山川禮即與編類行下如有遺闕亦乞討論依放祭社禮儀立定時日壇場方位制度并賜行

一 伏覩累降赦書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及民者並令致祭謹按唐開元禮享

先代聖王並用禮器法服今即未委新儀全書有無歲時祠祭儀式欲乞檢照討論并賜行下

右謹具申尚書禮部如有可採乞賜台旨施行庶編類成書之後免致疑惑復有更改謹狀

淳熙七年三月 日

乞加封陶威公狀

據都昌縣稅戶董翌等狀伏覩本軍榜示詢訪先賢事跡數中一項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謹按



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尋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跡是與不是詣實且翌等係都昌縣居民縣境之南北的有陶威公廟二所其神聰明正直陰有所助廟貌建立年代深遠逐時居民商旅祈禱無不感應及本縣管下并鄰近州縣等處遇春夏闕雨鄉民詣廟祈求立有感應兼本廟邊臨匯澤大江水勢湍急網運舟船往來祈禱風濤自然恬靜前後廟記馨述分明今來翌等不敢沒其實陳乞

詳酌具錄陶威公靈應事跡保明奏聞乞加封號本軍所據前項狀述尋行下都昌縣勘會得董翌等所陳委是著實保明申軍及繳到江南劉義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凜乎若見其唱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爲子言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閭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彊兵居上流潛有窺覩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



而止心之所寓者爲志神之所寓者爲夢何自而知其然哉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下信哉魏武起徒步唱義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德之深磐石之固可折董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必過於威公保兗州以爲固挾天子以爲資其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爲名是乃窺漢之計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茲雄耳威公豈其比

乎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爲戍將石勒畏威公之彊殺馮鐵石勒自以爲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沒距今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廟爲尤盛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也又繳到近世撫州布衣吳澥所著辯論曰卓哉陶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搖蕩朝野一時聞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於末流罔知攸濟唯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蓄其剛



毅沉厚之氣秉其忠愨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  
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荆棘萬狀  
而方寸耿耿者未始少渝終日運百甕於竹頭  
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穉劬勞不怠當時  
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  
然爲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以大  
庇斯民當晉室橫流之中屹爲砥柱自非明智  
獨立安能臻此哉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  
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  
侃有顧望之跡比至洒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

疑惟豈有是事也哉此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  
加以蘇峻之誅庾亮取爲之屈旣士行溘先朝  
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摠朝權其志一逞遂從  
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旣有所畏何所求而不  
得哉是其旁見曲出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  
士行義旗旣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  
一時勤王之師蔑有先者暨元勳克集實主斯  
盟而退然不有旋師歸藩旣坐擁八州据上流  
已重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  
節益脩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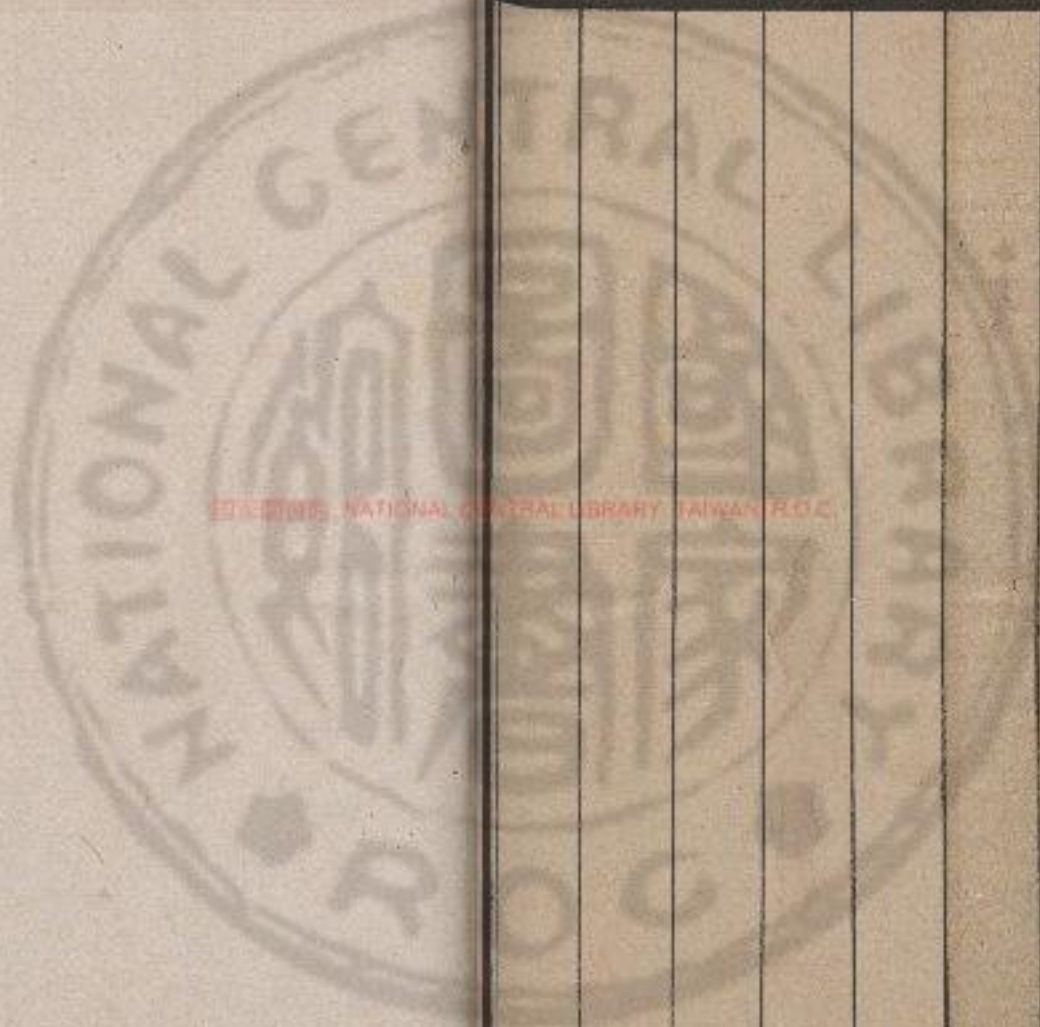


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曾次及末年卧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訾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祥是其難明殆又甚於閨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

果不得與小兒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本軍今檢準乾道重修令諸道釋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實事狀申轉運司本司驗實保明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為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表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壽名者亦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據士民陳請在前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轉運使衙伏乞照會詳酌前項所申事理依條施行伏候台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廿



EDITION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申請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劄子奏聞乞撥米三十萬石添貼紹興  
府糶濟未蒙指揮支撥竊緣熹所乞上件米數  
內十四萬三千餘石係取到本府見行措約間  
日糶濟數目別作逐日糶濟會計合用之數其  
餘亦係慮恐日後更有增添約度大數若不得  
此則不唯使熹今日空手渡江無以布宣聖主  
憂勞憫惻之意實恐將來飢民日食半升之米



不足充虛接力不能作業營生必致殍死流離  
上貽當寧宵旰之憂或恐豐儲見在米數不多  
難以盡行支撥即乞且撥十四萬三千石先付  
熹前去將紹興府諸縣一例作逐日糶濟外所  
乞餘數却乞細計價錢付熹前去與知明州謝  
直閣同共措置雇募海船收糶廣米接續糶濟  
仍須管除賑濟外所有賑糶到錢令項椿管申  
取朝廷指揮實爲利便伏望鈞慈早賜敷奏應  
副施行

乞禁止遏糶狀

契勘紹興府婺衢州諸縣皆有災傷見行賑濟  
合用米斛已承降聖旨指揮給降到本錢三十  
萬貫接續濟糶緣本路兩年荐遭水旱無處收  
糶熹今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  
路水路相通最爲近便已行差官雇船前去收  
糶及印榜遣人散於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  
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不體鄰路飢荒之急故  
行遏糶及客人應募般販亦恐逐州縣稅務循  
習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力勝買醋錢之類  
使本路飢民日就狼狽虛被聖主撥賜賑卹之



恩事屬不便今檢準淳熙令諸穀遇災傷官司  
不得禁止般販及今年八月三日聖旨勘會淳  
熙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勅兩浙江東湖北旱傷  
全藉鄰路豐熟去處通放客米訪聞得熟州郡  
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奉聖旨劄付諸路帥  
漕各檢坐指揮條法遍下州軍不得遏糴如敢  
違戾仰逐司覺察按劾及今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本路獲降指揮本路州縣稅場邀阻妄收稅  
錢力勝之類將官吏並於見行條法各加一等  
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早降指揮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  
司令行下浙西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  
阻收錢亦乞依本路已獲降前件指揮加等坐  
罪施行庶幾公私般運免致艱阻一路飢民得  
露實惠

乞賑糴賑濟合行五事狀

照對自到任以來奉行賑糴賑濟有合行五事  
已具申朝廷未蒙回降開具下項

一件熹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  
本路水路相通最爲近便已差官在船前



去收糴及印榜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故  
行過糴亦恐州縣稅務邀阻妄作名色輒  
收雜稅力勝買醋錢之類乞敷奏將見行  
過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行下浙西得  
熟州縣約束其汭路稅務邀阻亦乞依本  
路已獲降指揮加等坐罪施行

一件熹照得本路今歲災傷唯紹興府最甚  
雖蒙朝廷給降錢米濟糴猶恐不能周給  
其勸諭上戶獻助至今未有勸到數目臣  
僚奏請特依淳熙元年取延年獲降指揮

減半推賞熹詢訪得紹興府田土瘠薄連  
年災傷上戶縱有儲蓄所出之米及格者  
必少乞敷奏如諸路州縣人戶願出米穀  
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賑糴賑濟亦乞與  
依上項指揮減半米數推賞

一件熹契勘人戶身丁每年合納本色折帛  
丁鹽絹綿丁錢等係隨夏料送納依準省  
限合至五月十五日方行起催熹訪聞紹  
興府諸縣日前年分多是正月初間便行  
催督已是違法况今旱荒人民飢餓不容



官吏更有侵擾熹除已行下紹興府及屬縣照應條法不得促限追擾外乞指揮更賜劄下紹興府鈐束諸縣遵守條法不得前期追擾施行

一件熹照對本司去年數諭到上戶陳之奇等出助米穀賑濟賑糶合行該賞本司先已保明具申尚書省未蒙朝廷推恩以致人戶無以激勸已具錄奏聞及申尚書省乞速賜推恩施行

一件照對昨準省劄熹所奏檢放不實之弊

奉聖旨令熹詢訪不實最多處按劾施行及續準省劄紹興府山陰會稽等縣人戶余宗榮等狀訴檢放秋苗不盡不實劄下檢實熹詢訪見得本府諸縣檢放委有不實去處但今田土多是已種二麥及爲飢民採取鳧苳掘殆遍無復禾稻根查可見荒熟分數乞且將下戶等第住權上戶寬限勸諭其新林一帶亦許熹差官檢定潮泥不堪耕種之處等第蠲閣租稅其衢婺州及本路應有訴旱去處亦乞依此委



官約度分數住催官物乞敷奏特降指揮  
施行

右竊緣紹興府今年飢荒極重官司雖已不住  
措置糶濟竊緣錢米不多終是不能均濟惟有  
蠲除稅租禁止苛擾激勸上戶最爲急務譬如  
救焚拯溺不可遲緩於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七  
日具申尚書省乞照前狀速賜指揮施行其檢  
計戶口分撥錢米見已一面施行候見欠闕定  
數別具供申聽候指揮

申審住催官物指揮狀

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近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  
兩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  
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  
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  
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濟  
十二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江浙兩淮帥  
漕提舉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流移到人戶  
遵依已降指揮多方存恤毋致失所來春如  
願歸業趁時耕種即量支錢米給據津遣與  
免夏料催科仍仰所在州軍出榜曉諭劄付



本司已即時恭稟通行下諸縣施行今據紹興府新昌縣申照對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若是淳熙七年二稅並無合催之數淳熙八年夏稅丁錢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已承本府帖行下備降指揮住催訖所有今年秋苗人戶爲見前項指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下戶今年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因此不肯送納有此疑惑申乞行下

右所據前項申述本司照對所降指揮所謂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即未審今年以前是淳熙七年終唯復淳熙八年見催之數具申尚書省及戶部伏乞明降指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照對衢州管下屬縣去歲旱傷細民闕食本州申朝廷乞從條於有管常平義倉米取撥五萬石出糶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劄下本司照條施行今據本州申淳熙七年旱傷檢放苗米四千餘石遂取撥義倉米及勸諭上戶出助并措置



和糴計五十餘萬石賑濟賑糶幸無流徙後爲  
去年秋旱放苗米九千餘石比之七年一倍以  
上兼以鄰郡嚴發微饒類皆旱歉本州地居其  
中大略相似以此愈見艱得米穀細民闕食雖  
已勸諭及申尚書省乞先撥義倉米五萬石仍  
一面開場每升量減作二十文足賑糶去後但  
緣連遭荒旱民情嗷嗷艱得錢物深山窮谷僻  
遠小民委是無錢糴米乞行下於所申取撥義  
倉米五萬石內支撥二萬石應副賑濟免有流  
移餓殍之患熹尋躬親巡歷到衢州點檢見得  
本州逐縣委是災傷多有飢民餓損羸困闕食  
合行救助賑濟及檢準條令義倉米專充賑給  
不得它用自合撥充賑濟熹除已逐急一面下  
本州於申請取撥出糶常平義倉米五萬石數  
內取撥一萬石委官措置收拾賑濟其餘四萬  
石仍舊出糶外欲望朝廷特賜割下衢州施行  
已具申尚書省乞指揮施行

揀荒事宜畫一狀

今有職事已具狀奏聞外再申尚書省如熹所  
奏得蒙降出欲乞敷奏早賜施行



一為紹興府救荒之備不盡三月竊恐麥熟之前麥盡之後尚須接濟欲乞盡推去年賞典痛減度牒米數再撥官會三十萬貫庶幾賑給之餘更可作將來儲備又乞照應見行移用條法支撥諸州常平義倉米斛應副紹興府麥前急闕

一為伏覲近降指揮將臨安餘杭兩縣四等五等人戶淳熙八年秋苗夏稅依徽饒州例並與住催欲乞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諸州縣逐都檢放旱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候秋成日併行帶納

論督責稅賦狀

九年三月三日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江浙兩淮州郡去歲委實旱傷去處其合納苗稅已降指揮檢放倚閣近來州郡以寬恤為名將不係檢放倚閣之數故作稽滯不行起發劄下本司將管下州郡年額合起綱運除檢放倚閣數外嚴行督責須管日



下起發如仍前違慢仰開具守倅令佐及當職  
官職位姓名申尚書省所準前項省劄熹恭惟  
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爲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  
戒敕州郡奉行寬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  
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誑誤人  
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今來旱傷檢放倚  
閣民間固已蒙被寬恩然其不係放閣之數亦  
止合且今勸諭寬限拘催難以嚴行督責所有  
前項朝旨若便推行竊慮有傷治體熹雖愚陋  
委實不敢奉行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

三月三日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臣監  
司歲終各具所部守臣臧否聞奏所有淳熙八  
年分未見奏到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  
遵依已降指揮日下聞奏劄付本司所準省劄  
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臧否奏聞事  
照對熹去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即不見得本路  
諸州守臣去歲臧否兼近因按劾衢州守臣李  
嶧不蒙朝廷施行熹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  
豈復更敢臧否人物伏乞照會免行考察



乞給借稻種狀

五月五日

本司準淳熙九年正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春耕是時深慮江浙兩淮州縣去歲旱傷之後貧民下戶并流移歸業之人艱得稻種却致妨廢農務理宜措置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逐路轉運提舉司疾速行下去歲旱傷州縣多方措置稻種斟酌量給借務令及時布種候豐熟却行拘還具已借支數目聞奏仍多出文榜曉諭本司照對紹興府去歲旱傷為甚衢婺兩州為次遂那撥錢發下紹興府及下衢婺兩州

諸縣恭稟聖旨指揮措置給借并鑿版曉諭人戶通知先據婺州申本州鄉俗體例並是田主之家給借今措置欲依鄉俗體例各請田主每一石地借與租戶種穀三升應副及時布種候收成日帶還不得因而收息如有少欠官司專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已下諸縣從此施行及紹興府申支撥官錢委官同與縣官措置給借五縣共給借過第五等下戶并流移歸業人五萬七千八百戶計錢一萬七十四貫五十四文省并衢州申管下屬縣那借官錢五百貫文及



勸諭上戶將收到稻種共二萬一千六百二十  
二石四斗二升二合斟量分借鄉民布種去訖

發蝗蟲赴尚書省狀

七月

本司近訪聞得紹興府累有飛蝗入境即於  
今月初五日差人前去探問據兵士孫勝報  
今到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  
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  
皆稱蝗蟲遇夜食稻熹即今前去看視一面  
監督官吏打撲焚瘞尋別具奏聞次須至申  
聞者

右其蝗蟲大小兩色各用紫袋盛貯隨狀見到  
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乞支降錢物狀

熹今起發前去諸州便要錢物分俵逐州守臣  
責令運糶以備糶濟所有前狀所乞錢物欲乞  
鈞慈早賜敷奏盡數支降庶熹所到便得揭榜  
曉諭宣布德意安慰飢民寬其流離餓殍之憂  
息其無聊妄作之念實繫利害如是將來見得  
會計實數所乞錢少更當別具申奏亦望廟堂  
力賜主張疾速應副千萬幸甚



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

契勘今來諸州連歲災傷將來艱食又非去年之比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爲民害欲望朝廷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嶽廟差遣一次仍嚴責已差下人除程半月疾速赶上不得少有違滯其未到間即乞不以縣之大小委自本司差人權攝許於得替待闕不應差出人內選差俟荒政結局即行住罷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須至供申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熹今月初七日承進奏官傳到報狀云云浙東久闕雨澤近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被旱最甚苗已就槁民尤乏食鄰邑有米可糴禁遏不令出境江山之民爲飢所迫已有奪糧之意似聞衢信間更有如此等處若不預行措置竊恐小民無知易致生事乞令有司檢



舉閉糶指揮申嚴行下已奉聖旨依熹照對  
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宣教郎王執中  
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稱其多  
將不應禁人非法收禁人數極多盡是公吏  
畫策務要科罰錢物後來疫氣大作入者輒  
病反以此勢嚇脅平民科罰取錢等事熹以  
所論不係本司職事兼本官只是庸謬別無  
顯然贓私罪犯遂只行下本縣禁約去外熹  
近又聞衢州諸縣新穀未登街市全無客販  
及上戶閉糶絕少米斛出糶數內江山一縣

尤甚遂即行下本縣將去年已撥下官米及  
上戶未糶米斛接續出糶如有貧病無錢收  
糶之人即行賑濟及煮粥存養其知縣王執  
中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却據衢州繳到  
諸縣所申米價每升皆四十文上下其江山  
縣狀內獨稱大禾米每省升止糶一十八文  
小禾米一十七文足比之諸縣米價大段遼  
遠與所訪聞事體不同方於六月二十九日  
行下追本州縣人吏赴司根究今者伏覩前  
件臣寮所奏本縣飢民奪糧事理上勤聖慮



特降指揮而熹備使一路曾不聞知其本州縣全無申報在熹無所逃罪其知縣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除已行下衢州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外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賜罷黜所有本司失察之罪亦乞併賜責罰施行并牒衢州請詳此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聽候朝廷指揮

申再有措置災傷事件狀

熹今再有措置本路災傷事件已具奏聞乞賜施行外欲望朝廷速賜行下庶幾一路飢民早被聖恩不致狼狽須至供申今開具下項

一奏乞特降睿旨支撥一百七十萬貫湊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熹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俟見糶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於內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湊成二百萬貫付熹收掌如有獻助及格之人令熹與安撫使書填給付



一奏乞特降眷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刪去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眷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却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住催

一奏乞特降眷旨許熹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而令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與他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曆就在入役俟畢五日糶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眷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令轉運司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眷旨申嚴舊請仍詔有司諸被災傷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糶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



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約束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論差役利害狀

竊見差役一事利害非輕本司日逐受理詞訟多是人戶陳訴上項事理雖不敢不爲究心理斷然其間尚有於法有礙難以施行者若不申明乞賜指揮必是久困良民難革舊弊今輒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舊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皆選有心力材勇之人所以聯比居民出長入治實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任亦不輕矣至於管幹鄉村盜賊鬪毆煙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皆是募人充應各有資錢而保正有願兼代耆長者大保長有願兼戶長者則聽之其不願者不得輒差此皆祖宗成法至今爲不刊之典然而州縣奉行往往違戾至如江浙等處則遂直以保正承引保長催稅於是承



引者有催募奔走之勞催稅者有比訊陪備之苦破家蕩產幾不聊生朝廷蓋亦深知其弊故所以爲之關防措置無所不備然而不得其本民亦終不被其澤喜嘗原其所以蓋緣朝廷曾有指揮罷支者戶長錢以充經總制窠名起發遂致州縣無錢可催者長戶長而此等重役遂一切歸於保正保長無祿之人至其猶存二長舊額去處又皆無賴游手之徒既無催錢不復可繩以法度遂致乞覓搔擾反爲民害喜

竊以爲莫若將罷支者戶長催錢一項並

免起發撥還州縣依舊募稅戶充者長戶

長

罷支者戶長錢紹興府共管若干貫以此計之諸路所入錢數不多不足額惜

則凡此衆弊不革自去所以關防措置之術皆不必講而戶無大小家無貧富咸得以安居樂業爲太平之民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上項復催者戶長最爲良法若以吝惜小費未能遽行而欲少寬中下等戶充大保長催科陪備之苦則亦有一說焉蓋論物



力之等第則通選二十五家內物力高者  
一人爲大保長一年一替通選二百五十  
家內物力最高者二人爲都副保正二年  
一替此見行法也論力役之輕重則爲保  
正者既皆上戶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  
費實輕大保長既是中下之戶而一年之  
內輪當催稅者四人此訊陪備其費不費  
充應之家無不破產其都內上戶是年之  
內偶不當充保長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視  
此曹之狼狽而當此役者其間狡猾姦巧

百端避先趨後舍重取輕顛倒錯亂神出  
鬼沒所以重爲貧民之害者不可勝究州  
縣間有知其弊者則遂陰破此法以便其  
民或以物力最高合充保正之戶通入保  
長役脚或不專取見役十大保長輪差催  
稅而別通差上中之戶爲催頭此皆足以  
粗救一時一方之急而頑民得以援引條  
法把持論訴監司難以移文行下衝改成  
法大率歸於豪猾得志貧弱受弊而已今  
若朝廷不惜小費將罷支耆戶長錢撥還



州縣依舊舊人則更不待措置關防而此數十年深錮牢結之弊一旦豁然冰消凍釋如其不然則莫若將大保長於物力最高人內通差而刪去大保長願兼戶長一條今人戶畏避催稅如畏陷罪豈有願兼戶長之理人戶既不願兼而官司又不可無人催稅則只是抑勒輒差雖有徒二年斷罪之法何嘗施用只令十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則充役者物力既高而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辦其狹都十大保長內有物力低小之家即令諸縣每年夏稅起催前一月逐都一併

輸差物力最高人戶四名充戶長內尤高者催夏料次高者催秋料即不問已未見充都副保正大保長及歇役久近亦不理為保正保長役次則庶幾諸弊稍息而中下之戶得以少安矣伏乞朝廷詳酌施行一伏覲淳熙七年六月十七日聖旨指揮臣僚劄子奏夫差役以都而不以鄉此前人成法也何法行既久人偽滋起於是有徙都之弊謂如一鄉有三都其第一第二都富者多而貧者少則所差之役常及富者



而貧者得以安業若第三都貧者多富者少則富者慮役及已巧生計較預圖遷徙於鄰都以避謂富者頗多迭相循環而充役之時少也是以富少貧多之都每遇點差殊乏其人纔及數千之產亦使之充役逮夫著役之後力薄費重非唯生計蕩盡至於鬻妻賣子殊可憐憫乞將差役之法不限以都舉一鄉而通差之庶幾役常在上戶而不及於貧民劄本司從長相度具本處可行利便申憲竊詳通鄉差募則鄉

分闕處私雇家丁隔都應役亦於富民有所不便今欲適中裁處莫若立法諸物力產錢合充保正保長之戶無故不得移居出都保界其有湏至出界者經官自陳戶役並於元處收拊方聽遷徙違者杖八十勒還本都居住若自富鄉役次踈處移入狹鄉役次密處者即聽并移戶役入所居都分如此則亦足以稍均力役少革茲弊其或都狹民貧役次頻數選差不行者即許相度或全都附入鄰都或將一都分作



數分附入鄰都其及五大保者依法別置  
都保正一人通於都內選差則窮鄉細民  
亦可粗免差役頗併之苦伏乞朝廷詳酌  
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詳覽或與立  
限委官看詳如有可采即乞敷奏修立逐項條  
貫頒降遵守施行

經界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覩本州準轉運衙及準提刑提舉衙牒備

準省劄臣僚劄子奏聞經界之政公私俱利  
閩廣接壤廣中已行經界而閩中未行頃者  
朝廷俾閩路漕臣措置汀州經界續恐有擾  
而權行任罷夫經界雖難遽行然因其鄉俗  
而行之以漸則無勞擾之患蓋閩郡多山田  
素無畝角可計鄉例率計種子或斗或升每  
一斗種大率繫產錢十餘文若使民戶自以  
本戶產錢均配其田自為二簿一輸之官一  
為戶簿如江浙之例每段畫圖而旁寫四至  
配以產錢若干其簿之首總計本戶產錢以



合官簿之數其隱瞞不載者甘沒于官許人  
告首請佃閒有郡例元產一錢約抵它郡數  
文者使每一錢以十分為率而折之則山田  
小段並可均配行之二三年畝產漸實然後  
使保正長自畫圖為甲乙壬癸等字號而總  
計之則民心自安不差官吏不置司局而民  
亦無擾矣二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福  
建路監司相度條具聞奏牒請契勘本州曾  
未舉行經界如或已行即未委先來係作如  
何施行目今見行遵守有無所行未盡若未

行經界亦合作何措置逐一條具經久利便  
因依狀申者本州除已一面詢訪到龍谿知  
縣翁承議條具事狀備錄供申外竊竊自念  
久處田間嘗試縣吏其於此事尤所習知正  
以本州向來不曾推行經界田稅不均貧弱  
受弊方欲少俟數月之間條上五事首以為  
請今觀上項指揮適與鄙意所欲言者不約  
而合以此更加詢訪見得經界行否之利害  
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  
術三又得其將不得行之慮一不敢隱默謹



具如後

一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爲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減且以喜身之所歷者言之熹紹興二十三年間

備負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曾經界縣道催理稅物不登鄉司例以逃絕爲詞官司便謂不可推究徐考其實則人戶雖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處但或爲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爲隣至宗親後來占據陰結鄉吏隱而不言耳固嘗畫策以請於縣一時均割雖亦頗多然本原未正弊隨日生終不能有以爲久遠之利况自彼時至今已三四十年茲者南來每見縣道官負諳曉



民事者無不以此爲病至於田里之民則其苦此而欲得經界又不待言而可見此經界行否之利害然也然則今日議臣之請亦可謂深知所以救時弊之急矣但其所言閩廣之事或非親見容有未實蓋紹興年中福建一路實但泉漳汀州不曾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攢造蓋已什八九成而提刑孫汝翼以爲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不實亟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今歲月益久流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使昔時真不可行豈至今日終不可行而遂已乎伏乞台察

一經界利害如前所陳則其不可不行審矣然行之詳略又有利害者蓋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稅之所以不均政緣教化未明風俗薄惡人懷私意不能自克是以因循積弊以至於此雖有教化亦未可以卒然變也況今吏治何暇及此而



遽欲版圖之正田稅之均是豈不差官  
不置局不打量步畝不攢造圖帳之所  
能辦乎所以紹興年中雖以秦太師之  
權力李侍郎之心計然猶不憚甚勞大  
費以至淹歷歲時之久而後能有成也  
若如議者之言即是熙寧手實之法其  
初雖若簡易其終必將大起告許之風  
徒傷淳厚之俗而卒不足以得人戶田  
產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如偷安度日  
都不作為之爲愈也抑紹興經界立法  
甚嚴人所剗見莫不震悚然而茲猾之  
民猶有故犯之者況於今日以此苟簡  
之法施之玩習之民而欲妄意簿正而  
稅平豈可得哉此經界詳略之利害者  
然也伏乞台察

一經界之行否詳略其利害已悉具於前  
矣今欲行之則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  
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善者如  
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遣使  
命不擇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



半又差官覆實以紛更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革者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嘗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不至於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之選欲行經界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人則亦不過三十四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汰其昏謬疲

輒力不任事如熹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可得蓋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得其人而後已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其賞而歸之故官則大事克濟而於其不能者



亦無大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勢不得不少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爲數百千保小者分爲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不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必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

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



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崔工  
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  
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  
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  
此則攢造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此皆  
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吏用心  
如何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  
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  
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  
所謂而寮佐吏史亟請施行因竊自念

己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覃思  
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曾  
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  
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  
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  
保正保長闔縣通差不以煙爨遠近爲  
拘不以歇役新舊爲限但取從上丁產  
高人分爲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  
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  
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



彊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事日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恣其請問悉以已意詳爲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

遣打量不過兩月它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爲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使被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居老壽康寧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



并乞台察

一經界行否詳略之利害與其必可行之術熹之言亦詳矣而復有所謂不得行之慮者何也蓋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多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辨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爲說詞以惑群聽甚者至以盜賊爲詞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

安靜厭訟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殊不知泉漳之民本自良善不能爲寇唯汀州及漳之龍巖素號多盜然前後數起如沈師姜大老官黃三之徒皆非爲經界而起也乃以不曾經界有稅無業之民狼狽失所者衆而輕於從亂耳若其富家巨室業多稅少之人則雖有不樂受產之心而豈肯以此之故棄其子孫久遠之業以爲族滅無餘之計也



哉其不足慮亦明矣但此等事情曲折  
微細亦瀕身履目見乃有以信其必然  
今朝廷之尊臺府之重其去田里有稅  
無業之民蓋已遠矣而又有此浮偽姦  
險之說以蕩搖乎其間則亦何由信此  
利害之實而必行之哉此熹所以雖獨  
知之而不能不以或不得行爲慮也伏  
乞台察

右謹件如前熹之愚意又竊以謂此事今在諸  
司詳爲開陳朝廷力賜主張首以定計爲先次  
以擇人爲急然後博采衆論取其所長則雖事  
之至難者亦將無所不濟如其不然而使復爲  
懷姦挾詐因循苟簡之論所勝則是使三州之  
民日就窮困永無蘇息之望矣可不痛哉熹衰  
朽之餘誤叨郡寄不勝喜懼交戰之極謹具狀  
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司伏候台旨

小貼子

此狀所陳乃熹平日所聞不經界之通患今  
到任稍又續行體訪又見本州稅籍不正田  
畝荒蕪官司失陷王稅數目浩瀚無以供解



歲計遂至巧作名色科敷責罰以救目前官  
既不法吏又爲姦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  
州郡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不容已  
雖有賢者不過包羞忍恥拱手竊歎而已若  
不推行經界決是無由革去此病之根此於  
通行利害之中又是一郡要切利害并乞台  
照

再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見本州逐口承準使牒備坐省劄內聖旨  
指揮詢究經界利害契勘熹到官之初即被  
上件指揮已具已見畫一供申本州又已取  
到知龍溪翁朝奉等官議狀備申去訖近準  
泉州閩報亦已條具申聞竊意事之利病雖  
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可否之決當亦可見於  
此矣而至今累月未有定論使司排日移文  
尚且更令詢究此雖高明謙遜博盡下情謹  
之重之不爲輕舉然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  
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畫  
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閩戶部所行事目雕印



行下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益舉辟官吏取撥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隙可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至寢罷亦湏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張不肯著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徒爾紛紜

不唯無益而適所以漏洩幾事動搖衆心使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於其後非計之得也且以紹興之役觀之當時舉東南數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郎一人建白於下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未嘗如此遲疑顧慮而中外響應無有一夫以爲厲已而敢萌叛亂之意及其訖事則版圖稍正稅役稍均民至于今賴之不可誣也故熹竊謂此事雖或不免勞人動衆然其勢不得不行而其理亦決然可行其爲利害不在乎



它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間爾若蒙諸  
司力爲申明朝廷早賜行下使官吏曉然知  
是斷然必行之令已終不得不任其責則其  
利病之曲折自當有能次第推尋接續申請  
者今皆不必預以爲憂使謀空多而事不集  
以失三州窮民之望也又況本州今年早稻  
稍熟民力稍寬可爲之時似不可失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再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衙伏  
乞台旨施行

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

具位

本州今月初九日準轉運衙牒錄白到尚書  
省十二月二日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  
奏相度到漳泉汀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  
降指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將  
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於所部內選差有  
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務要盡  
得其實毋致引惹詞訴及委陳其專一提督  
候打量開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尚書



省先具知稟狀申瀆至申聞者

右準指揮熹照對本州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  
條具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熹相度聞  
奏當已節次具狀申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  
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細算方法仍會到福州  
興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祖逐項  
斟酌取其簡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  
諭并將田形算法鑄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  
學指教民戶務要人人通曉其它節日亦皆稍  
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分畫都界置立土封

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令來伏準使牒  
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  
熹聞命驚喜即欲奉行既而思之方量之役全  
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喚集照應書押人  
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十八年開舉  
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其農時務  
欲公私兩便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亦欲秋成  
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其後又因  
具奏待罪明言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若便施行  
亦恐不免有緩不及事之責蓋區區之愚慮亦



未嘗不在於此也。目今雖然方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犁。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莫意而反以爲厲。已豪家大姓，隱瞞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爲扇惑，動搖之計。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敢遽然下手。然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熹所建白，然而節次條陳利害，則熹責任其可行，致蒙諸司

特賜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於異議紛紜，久而不決，又蒙聖明果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卻，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尚寬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而復行，既又深念如此施行，不惟未有深益，且是旣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洩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而極論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略倣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



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它分畫都界置  
立土封之類即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  
成之後打量之時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  
熟既免妨農之實害又銷不逞之浮言蓋雖遲  
之數月而累歲依違不決之議一方因襲難革  
之弊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  
至趣迫而害事豈勝幸甚謹具申轉運使衙伏  
乞台旨備奏施行

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熹竊見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

弃疾初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選募既精器械  
亦備經營葺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  
蠻徭帖息一路賴之以安而自弃疾去鎮之後  
便有指揮撥隸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荆  
鄂副都統自此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  
陞差事權並在襄陽竊詳當日初置此軍本為  
彈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帥司本路別無頭段  
軍馬唯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  
近在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審事權專一種種  
利便今乃遙隸襄陽襄陽乃為控制北邊大敵



自有大軍萬數何藉此軍爲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紀律之疎密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數羈縻略相賓服而已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後從而節制之彼此不相諳委有誤事必矣欲整朝廷考究元來朔置此軍一宗本末照辛奔疾當時所請特賜敷奏別降指揮仍舊以湖南飛虎軍爲額其陞差節制一切事務並委帥臣專制只令荆鄂副都統司每歲十月關湖廣總領所同共差官按拍事藝覺察有無關額虛券雜役之類庶幾互相防檢緩急可恃

桃廟申省狀

右熹初十日蒙恩宣引面奏桃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桃高宗即位時不曾桃壽皇即位時亦不曾桃太上即位時又不曾桃今日豈可容易竊見聖明已有定議今已多日未委因何不蒙朝廷審奏取旨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將上早降指揮伏候鈞旨

再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尚書省議不當祧遷僖祖廟室  
及具劄子奏聞乞行詳議面奉聖訓僖祖自不  
合祧高宗時未嘗祧壽皇時未嘗祧太上時亦  
未嘗祧今豈可祧續蒙降出所奏劄子今來日  
久未見施行熹不勝惶恐所有妄議宗廟之罪  
欲望朝廷付之理官依法施行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請依法坐罪或恐朝廷未欲如此施行  
即乞鈞旨請與議衆官同赴都堂並給筆札

與熹廷辯如熹委是妄言甘伏朝典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

熹等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婁寅  
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  
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納即以寅  
亮爲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  
議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善堂封建國公然  
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嫡之慮議者憂之又  
後數年乃有張燾之疏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  
後因范如圭進其所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



以公道毋貳毋疑其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以壽皇爲皇子進封建王遂自儲宮正位宸極其事見於日曆本末詳備熹等竊惟堯父舜子傳授之美遠邁前世冠絕古今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錄又聞故將岳飛亦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它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搜訪稍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婁寅亮張燾趙鼎文字抄錄見到其范如主有子念德見知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凡數十卷并乞指揮建昌軍抄錄申送付下實錄院參照修纂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辭免

辭免召命狀

己卯

右熹九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召赴行在者伏念熹性資朽鈍學術迂踈絕無所長可以自見爲親干祿得備祠官斗升是營敢有他望今者伏遇公朝薦延多士濫塵收召之目雖知非稱豈敢有辭獨念素有心氣之疾近數發動應對思慮未復故常若使貪冒恩榮聞命奔走竊恐臨事顛錯自



取罪矣無以上副招徠之意欲乞且依徐度呂  
廣問韓元吉例令熹候嶽廟滿日前赴行在庶  
幾得遂恬養猶或可以勉悉愚慮備使令於異  
日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特賜敷  
奏施行謹狀

辭免召命狀

癸未

右熹四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云云熹已於  
當日望闕祇受訖伏念熹性資朴鄙學術空疎  
內自省循無以仰副朝廷招徠之選若不瀝情  
控告祈免誤恩即恐冒昧之嫌難逃物論伏望

某官某官特賜敷奏追寢元降指揮使熹得以  
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回申催促供職狀一已卯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樞密院編修官施元  
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令熹疾速前來供職  
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尚書省緣熹近感濕氣見  
患足疾未任起發前去供職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乞照會謹狀

乞嶽廟劄子

熹昨監潭州南嶽廟未滿準勅差充樞密院編



修官近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前來供職竊緣熹近感濕氣見苦足疾未任就道而家貧親老急於祿養久欲復備祠官顧未敢請今既迫以官期深恐稽延自取罪戾欲望鈞慈特與陶鑄獄廟差遣一次干冒威嚴不勝恐懼之至

回申催促供職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發來供職者照對熹昨於五月內兩次準尚書省劄子催促前來供職已具因依回申乞監獄廟一次未蒙施行今來又準前件指揮緣熹委是家貧親老迎侍不前不敢依應指揮前去供職欲望檢會前狀早賜陶鑄獄廟差遣伏乞照會施行

辭免召命狀一 壬辰二月

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尚書省劄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赴行在指揮熹已於二月十日就本家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



報近者喪制未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趣其行熹雖至愚仰戴恩遇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其審頃希微祿徒以爲親今則禍罰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虛冒榮寵以增不洎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凋弱近於髀裏復發癰腫雖幸破潰耗損愈多正使義無可辭筋力亦難勉強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干洪造伏望參政僕射平章相公洞鑒悃福曲賜矜憐都俞之間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庶使微賤小官獲安愚分免以稽留威命抵冒刑誅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二

右熹五月三日準建寧府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圻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伏念熹昨蒙聖恩收召續被朝旨趣行自知愚陋初乏寸長無以仰稱公朝薦延之意復念往者爲親妄意干祿然猶自審無能不敢過希榮進矧今孤露僅及免喪遽於此時起



趨名宦情既不忍義亦難安加以禍罰餘生氣  
血凋瘁疾病攻撓勉強不前即已具狀懇辭乞  
賜敷奏寢罷去訖竊慮其狀在路迂回未徹朝  
聽是致今來再有前件聖旨指揮恩厚命嚴踣  
躄無措然匹夫之志前已具陳勢迫情哀必蒙  
鑒察更望參政丞相丞相特與檢會早賜開陳  
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賤之分則熹不勝幸甚

辭免召命狀三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檢會四月十三日三省同  
奉聖旨林枏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

在劄付熹令疾速起發者伏念熹微賤無堪煩  
煩趣召拜恩跋躄震懼靡遑實以祿弗逮親不  
忍從官加以疾病牽勉莫前已於二月五日內  
兩次具狀陳乞敷奏寢罷去訖雖人微趣下詞  
義鄙拙不足以仰動朝聽然披瀝肝膽事皆有  
據不敢一言之妄以取要君罔上之誅伏望參  
政丞相丞相更賜檢會少留聽覽特與敷奏寢  
罷施行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四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狀乞敷奏寢罷趣召



指揮劄付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者  
伏念熹自蒙收召前後三狀陳述事理已極詳  
明既未蒙敷奏施行今亦未敢別有祈請偶以  
近遭叔母之喪別無得力子弟喪葬之役須當  
躬親營奉度至來春方得了辦欲望朝廷矜憐  
特賜寬假許熹候叔母葬事了日別聽指揮不  
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辭免召命狀五

右熹準三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  
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仍具已起發月日

申尚書省者伏念熹昨蒙聖恩猥加收召自出  
庸愚無所可用兼以私義有所不安且復疾病  
支離不堪奔走已嘗節次具狀瀝懇乞賜敷奏  
罷免去訖不謂愚誠未能上達致煩朝旨再三  
催促愈益嚴峻熹自揣微賤不勝恐懼遂不敢  
再有陳述只乞候叔母葬事畢日別聽指揮今  
來又準上項朝旨再念熹貧家獨力卜地營葬  
已及半年未有次第若遽舍之而出竊恐愈見  
狼狽重以多難早衰舊疾間作近因久雨感濕  
傷冷復苦脚弱步履艱難雖不俟履而疾趨其



勢亦有不可得而勉彊者竊恐又稽朝命負罪益深夙夜憂危不遑啓處謹復具狀中尚書省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分且便私計實爲厚幸或恐不欲以一介犬馬之私輕改朝廷已行之命即乞別賜陶鑄差喜監獄廟一次使得杜門養病萬一異時稍復彊健尚或可備使令之末喜不勝幸甚

辭免改官宮觀狀一

癸巳

右喜準建寧府送到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朱喜安貧守道

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土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者喜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喜至愚不肖昨蒙聖恩收召至于再三屬以憂患之餘疾病衰廢不能扶曳一造闕庭逋慢之誅方竊俯伏以俟不謂天地父母之恩至隆極厚旣赦其罪不即誅滅而又過於臨照誤有寢嘉一字之榮踰於華袞至於特改京官即畀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喜雖至愚豈不知感激聖恩誓死圖報何敢復議辭



受取舍於其間實以多病無能求退得進揆之私義既有未安而賞不當功名不孚實竊慮以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怔營前却千慮百思而終不得以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敢祇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訖敢復瀝懇披陳仰干洪造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還元降指揮或許仍理舊資即乞別與嶽廟差遣以安愚分實爲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私義未安未敢祇受已具狀申尚書省及將所準省劄申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訖今來又準告命一軸仰戴異恩俯伏震懼然熹愚懇已具前狀不敢再有陳述除已將上件告命并送建寧府寄納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三

右熹準十一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狀辭免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乞許仍



理舊資別與嶽廟差遣事檢會到乾道二年十  
二月十八日勅節文臣僚辭免恩命各有定制  
比來不合辭免亦具申陳委是妨廢職事令吏  
部申嚴行下劄熹依已降指揮施行者伏念熹  
昨以憂哀摧毀疾病侵凌不獲恭趨嚴召所以  
累具辭免乃蒙聖慈寬赦不誅誤加褒異恩生  
望外事踰例表非常之寵風動四方况熹身被  
隆私豈不知感實以衰惰廢弃志行不脩無德  
可裒無功可錄無以仰稱聖主特達之知有愧  
國家勸勵賢能之意以故冒昧復有懇辭不意

愚誠不能感動乃蒙檢會前件指揮施行在案  
豈敢固執迷方輕冒憲網然竊詳考元降指揮  
止爲辭免推遷妨廢職事合行禁約若熹所被  
恩除初無職業即與前件立法之意事體不同  
敢復披誠再干洪造所冀愚悃得徹聖聰庶幾  
微賤小臣幸終免於逋慢之誅而區區匹夫之  
守獨得伸於分列之外又况屏絕浮虛抑止貪  
競其於聖朝厲精責實之政亦未必全無所補  
真之所請亦非止以自爲而已下情無任瞻望  
祈扣之切伏望參政丞相洞鑒精悃早賜開陳



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四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三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據建寧府據熹狀申乞敷奏寢罷昨來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事并檢會乾道九年閏正月二日不許臣僚辭免恩命指揮三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劄下朱熹照會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念熹昨蒙聖恩誤有褒擢感戴激切不知所言徒以自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行能材術又不逮人貧病退藏自其常分實無毫髮可以仰稱聖朝褒勸之意所以屢觸科禁冒整悃誠不謂聖慈尚闕俞音恐懼顛越愈不自安不免冒昧再有陳述狂妄昏愚罪在不赦伏望鈞慈委曲敷奏特加寬宥追寢誤恩或令仍守舊資別與掛廟差遣則不惟小臣獲免昧利苟得之譏在聖朝亦無輕用名器之失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申建寧府狀一

右熹伏蒙使府專委崇安縣丞王文林賫送到熹元寄納告命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印紙一



軸到熹所居令熹祇受者照對熹近準尚書省劄子一道據熹狀辭免上件恩命檢會近降不許辭免指揮付熹照會熹竊詳上項指揮本意蓋慮內外職任臣僚妻為辭免妨廢職事即與熹今來所乞事體不同已將所準省劄具狀申使府寄納軍資庫及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所有今來使府送到告命文字委實難以祇受重念熹一介微賤本無寸長際遇聖明累叨獎拔所以每形遜避蓋亦各有端由昨來申省狀中不敢縷細陳述是致愚悃未能自通今

敢述其一二乞賜備申庶幾微誠或蒙矜察竊緣熹本以諸生應舉干祿於紹興十七年請到文解得試禮部叨預奏名濫綴末第後來參部銓試注授泉州同安縣主簿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差遣再任未滿誤蒙召對除武學博士又以急於祿養復乞嶽廟一次又未滿間準勅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尋以丁憂不及供職續蒙收召又以憂制未終不獲拜命比及免喪再蒙檢舉催促則憂患之餘心志摧謝血氣耗傷疾病交攻不復堪



從仕矣艱苦半生首末如此迂愚之分敢不自  
安今乃謨蒙褒嘉特改京秩畀以祠祿寵數過  
優內省庸虛實爲非據蓋語其勞最則入仕以  
來二十七年閑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則  
隨羣逐隊應舉覓官前後求閑皆緣急祿語其  
學行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俯仰愧怍內訟方  
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絕俗之行豈真能驕富  
貴而輕爵祿者而使之竊安貧守道之名冒養  
老優賢之禮以熹愚昧尚有以自知不稱況公  
論有在人謂斯何若復貪戀恩榮不知引避疆

願忍取醜面受之此必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在  
熹雖不足道實懼玷辱聖朝此區區所以冒犯  
鈇鉞而不得不盡其辭者也所有告劄印紙熹  
旣不敢祇受謹已即時當面納還崇安縣丞王  
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爲申送使府依舊送庫  
寄納外今謹具述愚懇欲乞鈞慈矜念特與備  
申朝廷乞賜敷奏收回元降告劄印紙庶使小  
臣不致久違朝命免獲罪戾或蒙還以丁憂已  
前初品舊階改差嶽廟一次俾安愚分以盡餘  
年尤爲厚幸熹不勝祈懇激切之至謹具狀申



建寧府使衙伏乞照會備申施行謹狀

申建寧府狀二

右熹準使府牒差建陽縣主簿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并熹元寄納告命一道省劄二道印紙一軸令熹祗受者竊緣熹昨來辭免實以私義未安不敢冒受朝廷褒寵之恩所以控竭愚誠仰干朝聽亦蒙使府備申去訖今來雖有上件回降指揮緣熹所陳未奉俞允義難苟止須至再有陳述今有狀一封申尚書省欲乞使府發遞前去所有告命一道省劄三道印紙一軸其

建陽主簿不肯交領前回今專遣家人賫詣使府乞依舊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謹狀

謝改官宮觀奏狀

右臣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前件官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寢罷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不許庶官辭免指揮奉聖旨劄與臣照會者仰體德意不敢



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伏  
念臣一介微賤無所能似昨蒙聖恩收召實以  
憂患侵凌血氣凋瘁不獲與曳殘疾顛越道塗  
以盡臣子之恭方竊屏伏以俟誅夷乃蒙聖慈  
誤形褻寵改官賦祿絕無近比及其皇恐辭避  
冒觸科禁則又中命丁寧不以即罪恭惟褒勸  
之意寬赦之恩皆非臣愚所能稱塞顧不敢再  
有辭遜以瀆天威祇命感恩心口相誓惟當躬  
佩訓詞益堅持守以求無負天地父母至隆極  
厚之恩舍此而言則雖湛身碎首九隕而不辭  
亦不足以論報矣臣無任瞻天望聖受恩感激  
之至謹具狀奏聞謹奏

申省狀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安貧守道  
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  
準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官聞命震驚罔知  
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  
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聖旨再劄付熹照  
會者熹仰體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  
日望闕祇受訖除已具奏稱謝外謹具狀申省



伏乞照會謹狀

申建寧府狀

右熹茲者祇受告命係出特恩今有奏狀稱謝合於使府附遞申發竊慮小臣微賤限於條制無由得徹冕旒之聽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欲乞照會繳奏施行

辭免祕書郎狀一 丙申七月八日

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祕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

巖穴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妄庸有此遭遇恩德隆重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之意然喜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為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況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腑蓋既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



以假借褻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熹所以懇辭踰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寅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龍斷而左右趨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祗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爲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稍安不勝

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祕書郎狀二

右熹準八月三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授祕書省祕書郎恩命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許辭免者伏念熹草茅賤士章句腐儒昨被詔除自知不稱輒形控避方俟譴何豈意天慈曲垂恩旨聞命震恐即合奉承敢以固辭重勤淵聽伏況邇者聖德日新容受讜言旌賞狂直雖在亡沒亦不棄捐海內聞風感動興起以至



更相勸勵咸願竭忠如熹之愚雖不及此亦豈  
不願依附末光效其尺寸何忍自棄明時老死  
巖谷泯泯沒沒徒與草木俱腐實以空踈頑鄙  
本非臺閣之姿不敢輒塵華貫進官頒祿已冒  
閑退之寵難以復造朝班所以千慮百思徬徨  
瞻顧雖感恩惜日不勝畎畝之誠而仰愧俯忤  
卒不得不盡其詞也是敢重瀝肺肝再嬰斧鑕  
必冀上回冲鑿下遂夙心伏望參政特爲開陳  
早賜寢罷或仍舊與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  
大幸其降到省劄內有聖旨指揮不敢拜受已

寄納建寧府軍資庫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  
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知南康軍狀

戊戌

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康  
軍填張杆闕又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權發遣  
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者聞命震驚  
若無所措伏念熹踈繆之姿不堪從宦病卧林  
野日益支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官仍畀祠  
祿以遂閑退之願於熹愚分已爲過優今者忽  
有前件恩命又出意望之外足見天地之仁不



遺一物寸長尺短皆欲使其有以自見在真感  
激誠不自勝然竊惟念州郡之寄所係不輕苟  
非其人千里受弊所以朝廷不惟審擇以寄民  
命而又嚴立資格以叙人材蓋不欲使庸妄輕  
淺之流得以因緣冒處爲民不利前後臣寮建  
請詔旨丁寧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如熹之愚  
素號庸劣又自初官一任解罷今已二十餘年  
杜門空山罕接人事民情吏職懵不通曉改官  
以來味滿四考雖名知縣資叙而備數祠官初  
無職事可以自試默默寢卧習成媮惰一旦使

之疆起田間攝承郡事不惟資淺望輕有礙累  
降指揮亦懼無以承流宣化仰稱聖天子綜核  
名實愛養元元之意此熹之所以恐懼蹶蹶而  
不得不辭者也或者以爲熹之賤微屏處窮僻  
而朝廷記憶恩指隆厚至於如此若復苟圖安  
佚固爲遜避則將無以自竭犬馬報效之勞而  
陷於不恭之罪熹竊以爲不然蓋熹本以無能  
退處田里聖朝過聽誤加獎借寵以廉退之名  
勵以堅高之操訓詞在耳天鑒弗違熹雖至愚  
不能及此猶當刻心自誓終始不渝庶幾可以



仰報萬分下全素守今不務此而欲以奔走承命爲恭則亦非義之所安矣又沉蒲柳之質多病早衰年歲以來精力頓減政使方在仕塗亦湏量力引退顧乃甫於今日彊自修飾起趨名宦豈不大爲有識所笑重貽前詔之羞哉初以官卑人微不敢輒具辭免且欲祇拜恩命續伸投閑之請竊緣所差南康軍係填見闕度亦不過兩月即便復紊朝聽誠不若直情控訴冀蒙矜察庶免煩瀆之罪所有遞到劄子勅牒不敢祇受除已申送建寧府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

申尚書省欲乞參政丞相少保特爲敷奏寢罷今來所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差遣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屬以私義未安不敢祇受即已具狀辭免續奉聖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日前來奏事熹聞命震懼已於十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勅命訖仰惟天地之恩至隆極厚一介疵賤捧戴難勝矧以孤愚又被涵育雖緣踈拙自甘退藏



至於策名委質之義學道愛人之心則實有所不能忘者豈不願及明時奉承寬詔悉心營職爲國養民實以今秋以來疾病益侵精神益耗勉從吏役懼速顛隳加以本軍闕人已久若以熹故更復遷延竊恐官曹解弛簿書緣絕別致誤事則熹違命不恭之罪益難幸免欲望鈞慈俯賜矜念特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

右熹昨以疾病衰耗不堪吏役曾於正月二十日具狀申尚書省陳乞宮廟差遣然以被命已久不敢寧居即於當月二十五日扶病起離前來二月四日至信州鉛山縣管下歇泊聽候指揮已經旬日未奉處分而熹伏自到此以來衰病之軀愈覺羸悴雖無痛楚危急形證而精神氣力日見凋枯行坐無力語言少氣思慮應接失後忘前旁人雖未遽覺而熹之自知甚審若更勉彊扶曳前去不惟在路必至顛踣雖幸到官亦難於支吾欲望鈞慈俯憐衰朽檢會前狀并賜開陳特與改差宮廟差遣一次使螻螻微



命得遂天年不至狼狽於道路則熹不勝幸甚  
熹見今且在鉛山縣聽候指揮謹具狀申尚書  
省乞賜敷奏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懼冒瀆鈞嚴熹昨以衰病支離不堪  
吏責累具申陳乞賜陶鑄宮廟差遣然以久稽  
朝命義不遑安即已扶病離家前來信州管下  
聽候處分今已旬日未奉進止而熹衰病日益  
侵加精神昏耗氣力綿憊若復勉彊輿曳之官  
必取顛踣爲世嗤笑在熹賤微不足深恤竊恐

或非聖朝所以眷憐收用之本意也今不獲已  
復具公狀冒昧有請伏惟丞相幸垂察而加憐  
焉特賜開陳從其所欲俾之早得歸伏田里休  
息疲瘁訪問醫藥以終餘年則熹之感恩戴德  
銘鏤肺肝何有窮已敢志進越輒具劄子申聞  
伏乞鈞察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右熹伏觀都進奏院牒臣寮劄子奏臣竊見舊  
制章奏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  
宰執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用奏狀乞



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餘僭越犯分有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等事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伏念熹山野生疎不識事體近於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因本軍陳乞蠲減稅錢事曾具劄子奏聞雖在上項指揮之前實亦有違舊制聞命震恐不知所爲即欲具奏自劾又恐復以狂妄重干典憲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敷奏亟行罷黜以爲踈遠小臣慢上不恭之戒謹狀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畀以郡紱懇辭不獲冒昧而來到官未幾不勝吏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即具劄子申乞改差官觀差遣側聽累月未蒙敷奏施行熹誠愚昧夙夜靡寧亦欲勉悉疲驚以酬恩遇顧以山野不閑吏道重以凋郡財匱民貧去年上供綱運起發至今粗及其半官吏相承但知竭力催科以給公上庶逃罪責不意屬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嚴遂致人戶流移怨謗盜起雖已遣官慰喻尚恐未能安帖熹竊自惟平生章句儒之學雖不



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不以愛人利物  
爲功今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慙懼  
疾病侵加誠無心顏可食俸祿欲望鈞慈特與  
敷奏早賜罷免以爲遠近牧守不勤撫字之戒  
而熹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學之所未至庶  
幾後効以贖前愆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候鈞旨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二

右熹昨緣本軍管內今秋有荒旱處不知及早  
檢放而催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愁怨相  
率逃移已於十月內具狀自劾申尚書省乞賜  
罷黜以爲州縣之戒惕息俟命至今兩月未奉  
處分憂懼日積疾病有加職事之間益以荒廢  
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發會前狀早賜敷奏施  
行謹狀

乞宮觀劄子 庚子正月

熹輒有誠懇上瀆鈞聽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  
南康軍事已於去年三月三十日到任累以疾  
病陳乞祠祿未蒙敷奏施行今來在任已滿十  
月非又當書一考實緣衰病愈侵心力凋耗加



以脚氣痠軟發作無時難以勉彊在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授祠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竊食休養殘廢庶幾不至即日顛殞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 庚子三月

右熹昨準勅差前件差遣累以病患辭免不蒙開允遂於去年三月三十日扶病到官交割職事今來在任已是踰年疾病支離不堪吏責中間節次具狀陳乞宮觀差遣亦未準回降指揮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至僵陪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憤委是狼狽不可支持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鈞慈檢會熹累乞宮觀文字早賜敷奏特依所請不勝幸甚伏候鈞旨

與政府劄子

熹昨以衰病支離輒具劄目陳乞陶鑄宮觀差遣側聽踰月未蒙處分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欲僵仆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慢委是狼狽不堪勉彊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早賜敷奏特從所請使熹得遂休養以保餘齡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俯伏俟罪



乞宮觀劄子

熹竊有危迫之懇干冒鈞聽熹舊有心氣之疾近因禱雨備災憂懼怵迫復爾發動怔忡炎燥甚於常時竊慮當此旱荒曠廢郡事其為利害又非它時之比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與熹宮廟差遣令得少遂休養不勝幸甚所有本軍荒政昨已措置略有次第更望催促替人石鑿疾速前來接續賑救則千里飢民不勝幸甚

辭免直祕閣狀一

右熹準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

三省同奉聖旨以熹昨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祕閣者熹聞命震驚受恩感激有不知所以言者然竊伏念熹昨以非才誤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容幸免政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况蠲閣租稅撥賜錢米許借上供錢物糶米賑糶皆是聖主天地施非常之恩官吏於此豈有絲毫之力至於勸諭富民發廩糶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



命頒下賞格極於醲厚以故富民觀感視儆始肯竭其困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湏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賑濟人戶初無致旱之罪今又不取一錢而捐米四五千石方得一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今熹幸際隆寬曲加容貸更蒙除用已極叨踰今者又被聖恩復有上件除命而熹前所奏南康軍賑濟人戶張世亨等四名合依元降賞格補授文武官資者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

至今未見報行推賞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既賞於其所當罪而有司失信反吝於其所當賞熹雖至愚於此竊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朝廷洞照誠悃特為敷奏許賜收回仍檢會今年閏三月內南康軍奏及熹獨銜奏狀詳酌所陳事理如是節次官司果是固為邀阻至今不為保明推賞即將張世亨等併為敷奏依熹所乞不候諸司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第推賞直降付身令本軍日下賞官給賜是則



不惟熹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自今以來州郡長吏奉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自圖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覓之擾父子兄弟感戴無窮而萬一不幸四方復有水旱饑饉之災亦使其它富民知所激勸易爲勸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狂妄僭率干冒朝聽祈恩俟罪不任懇切恐懼之至謹狀

小貼子

稅戶張世亨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承節郎

稅戶劉師輿賑濟四千石依格乞補承信郎  
進士張邦獻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功郎  
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  
功郎

右具如前伏念熹罷官還家舊任別無綰繫只此一事未了初謂朝廷賞格必非虛文不謂今乃以此自陷於罔民之罪每一思之如負芒刺顧以居閑不敢陳請今者幸因辭免恩命得效一言過此則分守有拘又將無以自達切望鈞慈早賜垂念千萬幸甚如是四人近日皆已得



露恩賞不曾報行即熹屏居深山探問不實之  
罪亦乞矜貸而其所乞辭免恩命與此事體自  
不相須更望力賜開陳期於得請乃爲厚幸伏  
乞鈞照

辭免直祕閣狀二

右熹九月初四日準八月十七日辰時尚書省  
遞到告命一道照對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  
旨以熹前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  
除直祕閣熹竊伏惟念昨來在任政刑乖錯招  
致旱災有罪無功不敢祇受兼在任日遵奉溥

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勅旨賞格勸諭到統戶  
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待補國學生黃澄  
四名出米賑濟共計一萬九千石已行支散即  
具奏聞及申諸司乞與保明推賞補授文武官  
賞今來已是半年竊慮熹既得替之後諸司未  
曾保明致得本人未蒙朝廷推賞已具狀申尚  
書省乞賜敷奏收還謨恩仍將張世亨等四名  
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元降賞格特與推恩給降  
付身令本軍日下當官給付及具狀繳連所降  
省劄寄留建寧府軍資庫訖今來又準上項告



命熹為有前項所申兩節事理未準回降指揮  
不敢祇受已并申建寧府寄留外謹再具狀申  
尚書省伏乞檢會前狀特與敷奏許熹辭免仍  
將張世亨劉師興張邦獻黃澄四名早賜依格  
推賞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辭免直祕閣狀三

右熹準九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備坐熹前狀所  
乞寢罷新除直祕閣恩命事奉聖旨不許辭免  
者熹仰戴聖恩不勝感激雖未敢即日祇受謹  
已望闕稱謝訖但熹狀內所稱熹雖至愚於此

有不能自安者正為南康軍保明勸諭到稅戶  
張世亨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節郎進  
士張邦獻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  
待補國學生黃澄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  
迪功郎稅戶劉師興獻米四千石賑濟依格合  
補承信郎一節未蒙戶部依格放行恩賞乞賜  
敷奏施行今來所準省劄內却刪去此項事理  
熹竊恐區區愚昧迫切之誠未得仰關天聽其  
合推賞人依舊未得霑被聖恩則熹於義亦難  
祇受又況目今諸路水旱廣闊公家所積已經



發散所餘無幾全賴富民獻米賑恤若見朝廷  
施行如此誰肯應募助國救民兼熹見蒙改除  
提舉浙東常平公事當此凶歲專以救荒為職  
若此所乞依格推賞不蒙施行不惟失信於南  
康舊治亦無面目可見浙東之民將來必致悞  
事上貽仁聖宵旰之憂熹雖萬死不足塞責欲  
望朝廷詳酌特賜敷奏詳熹前狀所陳將南康  
軍所奏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黃澄張邦獻各與  
照應元格早賜補授文武官資則上件恩命不  
必加於熹身而聖朝綜核之政修於上遠近觀  
聽有所激勸於下矣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候  
指揮

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右熹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改  
除前件差遣熹以衰病之餘心力凋耗目昏耳  
重不堪繁劇擬具情懇干告廟堂乞與敷奏聽  
容辭免而聞之道路本路今年災傷至重民已  
艱食若更遷延有失措置竊恐向後飢民愈見  
狼狽重貽聖主宵旰之憂謹已於當日望闕謝  
恩祇受訖所有合赴行在奏事未奉指揮伏念



熹自違陛戟十有九年誠不勝臣子惓惓願得一瞻天日之光況今揀荒合行奏稟事件非一又熹前任南康亦有合奏聞事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進職奏狀一 壬寅

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淳熙八年旱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瞻玉色既閱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丁寧

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進惟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為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躡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況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絕臣方當囚服藉藁以俟斧誅豈宜遽竊恩榮以



奏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祗受欲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填見闕去冬已經奏事不候受告疾速前去之任者臣聞命感激已於當日就衢州常山縣界首安泊處望闕謝恩解罷前任職事訖伏念臣天賦樸愚與世寡合爰自早歲即甘退藏雖蒙聖朝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就職杜門屏處

玩思遺經賴天之靈偶窺管穴因竊妄意討論刪述冀成一家之言以待後之學者中間誤蒙聖恩特改京秩訓詞褒勵蓋亦以是期之其後更被除書起補郡吏而臣所守不固不能力辭二年之間中夜撫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憐悼而悔其初心也既而復忝推擇備使近畿凡所奏陳多蒙開納賜錢蠲稅無請不從自惟孤愚遭遇如此則又惛然思竭驚頓以稱所蒙唯懼縱姦賊民弃命廢職異時無復面顏以見陛下至於觸忤權貴撥取怨嫌則雖必知其然而



有所不暇計也既而果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蒙陛下聖明察其孤忠委曲覆護非唯不加誅殛又使得以進職遷官爲名而去臣竊不自知區區之迂愚疵賤何以得此於陛下顧念感激涕下交頤所有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蒼獎然臣之愚實有所不獲已者蓋以心目俱昏不堪吏責今夏已嘗抗章俟罪未奉進止而旱蝗繼作恭奉御筆戒喻丁寧仰惟聖心憂勞特甚是以惶懼屏息未敢復言今既蒙恩許解賤職正是草野愚臣乞賜骸骨以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況臣雖愚粗識義理何敢自安儻蒙聖慈特賜罷免或與嶽廟差遣使臣得以歸耕故壟畢志舊聞內休已憊之精神外避當途之猜怨則臣不勝千萬幸甚所有前件省劄內除授恩命臣決不敢祇受已送衢州常山縣寄收仍一面出本路界還家俟命欲望聖慈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右臣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新除



江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臣與江東提刑梁摠  
兩易其任臣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區區  
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命由遂其私使得免於  
攘奪之嫌以全素守其在微臣固已甚幸但臣  
前所奏陳願得蒙恩投置閑散以爲養病著書  
全身遠害之計則尚有未蒙聖察者於臣私計  
未便猶多敢昧萬死再有塵瀆欲望聖慈詳臣  
前奏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畀祠祿使其得遂  
夙心免罹非禍則於微臣又爲莫大之幸所有  
省劄內聖旨指揮臣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崇  
安縣寄收訖聖恩隆厚報效無階瞻望軒墀臣  
無任犬馬戀慕激切之至

貼黃

臣祖鄉徽州婺源縣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  
族及些小田產合該回避又梁摠到官今方  
月餘一旦忽然無故改身不惟迎新送故煩  
擾吏民亦礙累降指揮有失朝廷舉措之重  
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



江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熹與江東提刑梁摠  
兩易其任熹以前奏所乞未蒙開允不敢祇受  
已再具奏辭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敷奏  
寢罷或與嶽廟差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奏辭免  
江東提刑及回避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  
產特免回避者臣草野賤微屢有煩瀆顧勞天  
語重賜丁寧感極涕零不知所措已即時望闕  
遙謝訖重念臣昨被使令妄意職業智識淺短

條奏闕踈上誤公朝失於舉措自知罪大不敢  
自赦是以再蒙恩除不免瀝懇辭避凡所陳述  
皆出鄙誠非敢飾辭備禮以爲觀聽之美而已  
唯是曲折之間猶有不敢盡其辭者然竊仰惟  
陛下天日之明無幽不燭固不待臣之喋喋然  
後有以悉其危懼怵迫之情也又況今來所除  
差遣仍是按察官司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  
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  
下負夙心上孤陛下眷知任使之意進退惟谷  
無地自處是敢志其再三之瀆上千鈇鉞之威



欲望矜憐早賜開允特與嶽廟差遣一次使臣  
得以休養精神卒其舊業退避仇怨保此餘生  
或者未填溝壑間得見陛下重振綱維一新治  
化而達聰明目未忘孤忠別有遠外重難驅使  
則臣雖衰拙尚庶幾效其尺寸將惟陛下所以  
命之不敢復有辭矣若為今日之計則退藏之  
外無可為者伏惟陛下哀憐財幸干冒宸嚴臣  
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申省狀

右嘉準尚書省劄子據嘉辭免江東提刑恩命  
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  
免回避劄付嘉者伏緣狂妄踈拙已試罔功不  
敢復當刺舉之職已再具奏狀辭免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辭免進職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直徽  
猷閣者臣昨在任日被省劄備坐前件恩命已  
嘗具奏稱為按劾台州唐仲友贓濫不法反被  
論訴未蒙結絕不敢祇受今者伏觀已降指揮  
仲友已罷新任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



已招僞造官會人蔣暉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  
釋放訖詳此事理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別  
有合得罪名未蒙朝廷行遣難以却因職事微  
勞遽與其它無罪之人例霑恩賞其所降到告  
命臣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欲  
望聖慈深察特賜追寢施行則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右臣十一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  
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  
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者臣昨以怨仇當路

蹤跡孤危屢貢封章乞回成命情迫意切志其  
再三既而深自省猶始知震懼方且計日以俟  
誅夷不謂陛下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未開允  
亦免譴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頤恭惟聖詔丁  
寧不可數得雖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抑  
鄙情以承蕃獎即於當日遙望闕庭拜受直徽  
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職事迫威命之已  
行亦擬即日拜受晝時起發而臣至愚反復思  
慮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免昧死瀝血再  
觸天威瞻顧傍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劾賊吏



黨與衆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  
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其所  
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  
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  
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陛下聖明洞  
見底蘊力賜主張則不惟不肖之身久爲魚肉  
而其變亂白黑誑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然  
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輩之疾臣愈深是以爲  
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若  
更貪戀恩榮冒當一道刺舉之責則其速怨召

禍必有甚於前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全亦恐  
有所不能及矣故臣於此深竊恐懼再三籌度  
以爲與其它日拘攣戚促而失身於仇人之手  
不若今日再三辭避而得罪於陛下之前又況  
陛下至仁至明且旣憐臣之厚而保全之如此  
固未必肯以此加臣之罪而必棄之也是敢決  
意仰首呼天而一罄其說如此所有前件差遣  
欲望聖慈深察危懇特賜改差嶽廟一次使臣  
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骨之恩免遭異時睚眦  
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所謂著書者



則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  
有論次數年之前草藁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  
循每一念之常恐求爲千古之恨今若少寬原  
隲之勞更竊斗升之祿假以歲月卒成此書使  
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大恩  
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狂妄進越  
死有餘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臣不  
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誤蒙聖恩俾將使指而臣方以按劾賊吏  
干忤相臣一身孤危不能自保其何以控制  
姦猾循撫柔良凡此哀鳴非特自愛實爲陛  
下一司事權一道民命之計切望聖慈深賜  
鑒察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  
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  
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  
詳略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  
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爲一書表歲以首年而  
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注以備言至



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  
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開  
秩即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決

申省狀

右熹準十二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  
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事奉聖旨並不許  
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熹仰惟恩旨稠疊  
不敢固辭已於當日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  
有江東提刑差遣緣熹於廊廟大臣有合回避  
事理已別具狀奏聞如蒙降出乞賜敷奏早與

施行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伏自頃歲罷官溯東聖恩畀以祠祿至今考  
滿家貧累重未能忘祿欲望特賜敷奏更與再  
任一次伏候指揮

申建寧府改正幫勘俸給狀

右熹昨於去年二月內準尚書省牒差充上件  
差遣當申使府批書勘請俸給蒙糧料院依職  
司人例幫勘緣熹昨來雖蒙聖恩除授江西江



東提刑當即辭免並不曾受告赴任難以依職  
司人例勘請添支已即節次具狀申使府乞行  
改正未蒙施行在熹私義實難冒受今再具狀  
申建寧府使衙伏乞指揮依條施行謹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南京鴻慶宮七月二十八日準  
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朱熹除江西提點  
刑獄替馬大同成資闕者孤遠之迹誤蒙聖恩  
感激之深豈敢辭避實以連年災患久病摧頽  
此去赴官之期又已不過數月竊慮將來不堪  
繁劇終須別有祈懇已受復辭為罪愈大所有  
恩命委實不敢祇受其省劄已送崇安縣寄收  
外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依舊奉  
祠以安愚分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右熹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奏事訖之任  
者熹聞命震驚即欲依稟起發前去實以累年  
以來積負憂畏精神恍惚耳重目昏筋骨支離  
腰痛足弱其餘病苦發歎不常蓋有言所不能  
盡者所以昨來被命之初即以此誠控告未蒙



俞允不敢遽有煩瀆今來又被前件恩旨熹竊  
惟念已試無堪再蒙收用天地父母之恩已極  
隆厚而又特降眷旨使得奏事而行以爲使臣  
光華之寵自惟何者有此遭逢若使稍能自力  
一造闕庭不惟得以少慰八年犬馬慕戀之誠  
面陳重疊受恩感激之意而拜起應對之間亦  
須便蒙聖主哀憐照察不至虛有詞費以干留  
令之誅顧實衰殘不堪扶曳仰孤隆旨自棄明  
時望絕雲天涕下霑臆輒冒萬死復罄愚衷欲  
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前降指揮令熹依舊奉  
祠以終餘息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二 四月一日

熹昨緣衰病嘗具劄日陳乞宮觀差遣續準聖  
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起行在奏事訖之任熹  
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  
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滯滯今幸已  
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  
俯仰拜跪極爲費力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爲  
歸計不免專具申稟迤邐前路聽候欲望矜憐  
特賜敷奏改差宮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



不至狼狽道路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照對熹昨蒙聖恩令赴行在奏事實緣衰病嘗具劄目陳乞宮觀差遣續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於當月三十日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殊覺艱難願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為歸計已於四月初一日再具劄子申

稟迤邐前路聽候乞賜敷奏改差宮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尋即扶曳前來以初四日到玉山縣等候今已十有餘日未見前回竊慮所差去人在路病患致熹愚誠未徹稽違益久罪戾愈深謹復專人別具申稟伏望鈞慈詳酌早賜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乞宮觀劄子

熹衰遲之迹退閑既久茲蒙召對遂獲再瞻咫尺之威又蒙聖慈擢登郎省感戴恩寵何以論報伏緣熹舊有足疾沿路偶值陰雨感冒濕氣



遂復發動比入都城疾勢稍間粗能扶持一登  
殿陛而勞曳遂增沉綿伏枕呼號兩脛如割是  
以被受省劄累日未能赴部供職雖已具申乞  
給朝假將理竊慮未有痊愈之日稽留成命義  
有未安欲望特賜敷奏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熹衰悴餘生養病待盡聖上不忍棄捐復加收  
用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遠何以上軫記憐感  
激恩遇未知報塞固當聞命即日引道實緣頻  
年憂患疾病多端不免具狀陳乞祠祿既不得

請即不敢家居固辭而力疾就道行次信州脚  
氣果作兩次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九歷四  
旬幸而調治稍安且有促行之命即遂扶曳前  
進然自入國門右足復痛中間幸得小愈始克  
進望清光面陳愚悃悉荷開納於熹志願豈復  
有它而奏對之時左足已痛繼以參謁勞動有  
加及至次日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則痛楚  
已甚宛轉號呼不能履地矣熹以未能即日拜  
命供職即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  
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



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並無回報但令吏人指揮必要交印熹又具劄子陳懇亦不收受熹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處同共看守呻吟少暇即令呼喚嚴切照管擬俟病愈赴部供職凡此本末衆所共知守印吏人亦皆見聞未嘗敢有毫髮僣蹇邀求之意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熹不敢自辯即時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并與放行累年磨勘在熹愚分優幸已深即合奔走赴上以圖報稱而繼聞論者謂熹姦妄過有邀求目爲

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對衆宣言遠近傳播聞之駭懼益不自勝但以去國未遠嫌於紛競不敢遽然有請今迤邐西行浸迫所部竊自思念爲人臣子而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政使聖恩寬貸在熹亦何面目可見吏民慕熹所患足疾日困奔馳不得休息乍止乍休未能一向痊平而江西憲司又闕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是以熹衰病嫌疑之故久廢一路之事稽留朝命爲罪愈深熹除已一面還家待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詳熹罪狀實



如論者之言即乞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念咎畢  
此餘生熹不勝幸願祈懇之至伏候指揮

小貼子

或謂熹之此請跡涉違慢恐實論者之言反  
速大戾熹竊自念前日奏對劄子兩論刑獄  
利害一論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一論江西諸  
州科罰之弊熹之區區豈是妄有邀求厭薄  
外使但以今者自致煩言不堪耳目之寄須  
至陳懇天日在上必蒙監照欲乞併賜敷奏  
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懼冒干鈞聽熹一介孤遠久荷聖知  
茲者曲被記憐擢自冗散付以一道祥刑之寄  
又使得以職事奏對面賜褒諭留寘省曹在熹  
何人可以報稱實以素有足疾在道屢作自入  
國門右足先痛中間小愈僅能扶持入對行立  
稍久即覺左足復痛不能支吾既出宮門復行  
參謁即遂大痛比及被受省劄則已赤腫拘攣  
不能履地矣以此不得即日供職亦嘗申省請  
假即非有它而傳聞長貳遽有封章劾其姦妄



指爲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雖聖朝廣大曲加掩覆使之得以私請復畀舊官從容而去然彈文喧播罪戾著聞竊自揣量若使果如所言則熹罪當誅戮豈可復叨外臺耳目之寄今有公狀申省待罪伏望鈞慈特賜敷奏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屏跡深自循省不勝萬幸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右熹昨爲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作僞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不敢前赴新任而具狀申省伏候嚴譴今

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拜受伏讀感極涕零伏惟天日之明洞燭幽隱九羣下之誠僞曲直蓋無所匿其情者以至皇慈廣覆不間微賤優容之至辨白之詳撫喻之溫裒借之寵則又有非踈遠小臣所當得者誠宜祗承德意拜命即行而熹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委是不任起發前去又况林栗見今在職餘憤未平萬一事有統臨必至重遭按治孤遠之迹誠



不自安欲望朝廷哀憐特賜敷奏寢罷元降指  
揮或恐聖慈閱其貧病即乞委曲開陳特與宮  
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千萬幸  
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疾病未愈誣詆  
未明不敢祇赴新任輒以公狀申省待罪及具  
劄子控瀝鄙懷近者伏奉省劄仰聆玉音乃知  
聖明已垂深照辦理昭晰訓喻丁寧三復以還  
不勝感涕實以所苦足疾在路踏熱頗有增加  
而林侍郎列職中臺尚須回避除已別具申省  
文狀陳乞敷奏施行外敢復具此冒昧崇聽欲  
望鈞慈矜念早賜開陳俾寬彈射之虞獲醅香  
火之願熹不勝幸甚

辭免磨勘轉官狀

右熹今月二日準尚書吏部降到告命一道磨  
勘轉朝奉郎者伏念熹昨以無能跼伏林野聖  
慈過聽特改京官在熹之愚已出望外後來雖  
有考第合該磨勘緣熹改官之後一向奉祠即  
無勞效可考中間雖曾實歷知南康軍一任及



提舉浙東常平數月又已各蒙聖恩特除貼職  
所以不敢妄有陳乞自速貪冒之罪以負竊擢  
之恩今來不謂方被重劾反蒙聖知仍舊差遣  
特詔有司給還磨勘以寵其行致有上件恩命  
仰戴天慈雖深感激俯循私分敢負夙心兼以  
近方具狀申省回避兵部侍郎林栗仍乞宮觀  
差遣所有恩命熹實不敢無故祗受除已送建  
寧府寄收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收回  
所降告命以安愚分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鈞聽熹昨以蹤跡孤危懇求  
祠祿未奉進止方竊凌兢忽蒙尚書吏部遞到  
磨勘轉官告命一道熹實以自昨改秩以來累  
任祠官無績可攷中間兩被任使又已各蒙除  
授職名所以前後不敢陳乞磨勘即非固爲矯  
激又况今來方被重劾曲荷寬恩揆之師言已  
爲幸免豈敢無故冒當聖世陟明之典上累公  
朝責實之政除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  
賜敷奏追寢前命則熹不勝千萬大幸

辭免直寶文閣狀



熹昨以妄庸荐叨除用辟言引疾曲荷俯從省  
已顧私不任感激所有宮觀差遣熹已即時望  
闕謝恩祇受訖惟是進職恩命眷獎隆深自顧  
么微莫堪稱塞兼覩近制內閣清班非有勲庸  
不輕遷授而熹無狀行不掩言無以取信交遊  
以至自貽詬辱既勤聖慮復紊朝綱罪則已多  
功於何有覲顏冒受義實難安欲望朝廷特賜  
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且以舊官竊食祠館不勝  
榮幸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塵鈞聽熹昨者辟言引疾曲荷  
矜憐已遂奉祠之請不勝幸甚但蒙聖恩橫加  
職秩俯循愚分仰稽近制皆有所未安者謹已  
具狀申省辭免欲望鈞慈深察誠悃早賜敷奏  
特與施行則熹尤不自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九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  
熹召赴行在熹聞命震駭不知所爲伏念熹今  
年六月已蒙賜對狂妄無取被劾而歸雖蒙聖  
明始終臨照遷官進職曲示寵光自揣妄庸莫



勝負荷俯仰跼蹐慙懼已深獨念凡此誤恩皆  
爲許其閑退故竊冒受不以爲嫌不謂皇慈未  
忍捐棄復加收召俾造闕庭區區臣子之心豈  
不深願乘此幸會再見君父庶以畢其前日未  
盡之餘忠顧以方竊難進易退之衰遽爾復爲  
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胥胥  
之譏又况朝廷舉措之重亦有不宜數爲天下  
有識所窺者真誠恐懼不敢冒進乞賜敷奏收  
還前件指揮使得卒被矜憐惠養之厚恩不至  
上誤訓辭褒勸之隆指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竊輒有愚悃敢冒公朝之聽真昨丐祠祿休養  
衰殘曲荷矜從方此拜命忽爾并被堂帖又蒙  
聖恩收召聞命震惕無所自容顧以今夏已嘗  
進對尋被彈劾惶懼而歸半年之間妻叨榮寵  
若不自揆復此奔趨是使詔褒悉爲虛語龍斷  
之誚喜竊懼焉又况意廣才踈頭方命薄儻復  
更遭詆辱不惟愈傷七氣亦恐重爲朝廷之羞  
已具狀申省辭免欲乞鈞慈特賜敷奏得遂追  
寢實爲厚幸



辭免召命奏狀

右臣輒有愚懇上瀆天威臣伏自今年六月蒙  
恩賜對繼叨除授寵數重疊卒昇祠祿以遂退  
藏感激方深慙懼亦劇曾未踰月又蒙收召臣  
以婁蒙褻嘉不敢復希榮進具狀申省乞賜寢  
罷而陛下過恩未即開允仍詔疾速趨赴行在  
臣聞命震恐不知所爲顧念前狀所陳已極詳  
盡未蒙聖照不敢頻煩竊自惟念昨者進對迫  
於疾作口陳之說有所未盡即嘗面奏乞具封  
事以聞至今日又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  
煩趣召之嚴內省稽遲不勝恐懼今謹撰成奏  
疏一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伏望聖慈少賜觀  
覽則臣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指陳無異  
陛下幸試察焉如其可行則采其狂妄之言而  
全其進退之節臣之幸也如不可用亦乞聖明  
哀憐其愚的加裁赦只與寢罷元降指揮亦臣  
之幸也草野賤微干犯斧鉞下情無任危懼戰  
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喜昨嘗具狀申乞敷奏寢罷召赴行在指揮



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疾速赴行  
在者熹聞命震恐不能自勝伏念臣之事君猶  
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  
也矧熹至愚遭遇明聖不忍終棄曲賜甄收私  
義未安不免辭避未蒙開允猶復有言揆以常  
情竇乖臣子之禮然熹之愚悃前狀敷述已極  
詳明今更不敢喋喋以煩公聽惟是今年六月  
蒙恩賜對時以迫於疾作口陳之說不獲究盡  
即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夕未得投進  
恐或以此之故再煩收召之嚴內省稽違不勝  
恐懼謹已繕寫準式實封遣人齎擊詣闕通進  
若使狂妄之言得塵聖覽即熹雖不獲身到闕  
庭亦與面對口陳無異必蒙聖慈許其辭免以  
全進退之節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乞更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劄懇辭召命茲被恩旨未賜允俞熹  
之微誠已具前牘不敢重陳以煩公聽今謹撰  
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具狀繳進及別具狀略  
述鄙誠恭扣廟堂乞賜敷奏欲望鈞慈照察早



垂矜念使得遂其所請不至久稽宸命以乖臣  
子之恭則喜不勝幸甚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申登聞檢院狀

右熹昨於今年六月蒙恩賜對偶以足疾發作  
更有口陳事理未得殫盡嘗即面奏乞許續具  
封事以聞至今日夕未獲投進茲者又蒙聖恩  
輒敢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遣人齎擊詣闕  
投進并述愚誠懇辭恩命謹具狀申行在登聞  
檢院欲望依法施行謹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右臣昨蒙收召懇辭未獲輒敢具奏再申愚悃  
自惟冗賤輕犯天威方此踖踖以俟嚴譴今月  
三十日忽準省劄奉聖旨差臣主管西太一宮  
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臣聞命震恐無  
地自容伏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屢叨恩獎不敢  
祗赴召命又慮稽違日久有乖承命之恭以故  
不免籲天陳誠冀蒙開允至於輒干斧鉞冒進  
封章亦幸聖明察其淺妄庶幾必遂退藏之願  
不謂聖恩隆厚天度并包雖闕俞音亦寬刑典  
其為感激已不勝言而又特降除書俾侍經幄



竊惟此職屢得真儒實闡聖猷以開帝學職親地密任遇非輕顧臣何人敢與茲選又况方祈閑退反得超陞冒昧之嫌亦難自解在臣私義尤所未安伏望聖慈俯察誠款特賜寢罷元降指揮令臣仍奉外祠以全素守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以懇辭乃命未蒙開允輒具奏聞及申尚書自乞賜敷奏今月三十日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熹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謄書疾速前來供職者熹方祈自屏反被殊恩聞命震驚莫知所措已再具狀奏聞乞賜寢罷外更乞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揮以安愚分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朝聽熹昨以控辭召命未蒙開允僭率具奏深懼犯干乃蒙聖恩擢侍經幄自惟山野方願退藏反速褒陞益深悚仄已具奏狀懇辭及申朝廷乞賜敷奏外欲望鈞慈察



熹所陳即非備禮早賜將上令熹依舊得竊外  
祠之祿以畢餘年不勝大幸冒瀆威尊伏深戰  
栗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具奏狀辭免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  
說書恩命今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  
依所乞可除祕閣修撰仍舊宮祠熹已即時望  
闕謝恩復還舊任下情不勝感戴欣幸之至唯  
是進職指揮竊緣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懇  
辭不獲祇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每自循

省慙懼日深今來只因辭免新除別無絲髮勞  
效復有前件優異之恩比之去年尤為超躡恭  
惟聖主隆天厚地之施豈一介踈遠小臣所敢  
辭避實以公朝爵賞之重私心義理之安交有  
所妨決難冒受欲望朝廷深賜矜察特為敷奏  
寢罷元降指揮庶幾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近準省劄恭被聖恩  
以熹辭免內祠經幄之命俾以中祕論撰之職



復歸故官熹謹已拜恩還理舊任感幸之至不可勝言唯是進職無名頻繁超躐不唯分義之守有愧私心亦恐過誤之恩未厭公議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又念所請實出至情即非尋常備禮辭遜是以復此干冒威尊欲望矜憐早賜處分熹下情無任祈扣迫切之至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右熹四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祕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聞命感激不知

所言伏念聖朝爵賞之重小臣分義之安前狀敷陳已極詳備不敢重出以煩公聽獨觀近事蓋有曾任執政臣僚見帶職名起鎮藩服丐祠得請進職一階有命未行已復報罷者况熹微賤非彼之倫而誤寵橫加乃超三級則又非特知彼之序進而已法義昭著比類明白不待有識而後知其不可此熹所以不避再三之瀆而敢復有辭者也又况熹本以賤貧應舉干祿豈敢輒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之高前後所以累辭恩命實緣自度卑鄙無以仰稱所蒙至如中



間東浙救苗之役稍可勉效驅馳即便承命以  
行未嘗一辭丐免其後節次該遇霈恩合得恩  
例熹亦隨衆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矯情飾  
詐而罔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決無可受  
之理所以不量螻蟻之賤婁觸雷霆之威儻未  
允從不容苟止伏惟朝廷深察此意力賜開陳  
特與追寢誤恩或令且帶舊職庶幾仰全壽皇  
眷知惠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之恩免使  
戇愚自取夷滅則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所有  
告命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收訖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有危迫之懇不避誅斥再犯威嚴伏望高明  
少賜憐察伏念熹昨以蒙恩進職輒具辭免非  
敢矯情飾詐罔上盜名實以僥冒重疊獎拔超  
踰稽之國常揆以私義決無可受之理故輒冒  
昧日冀允從不謂愚衷未能上達不免復具公  
狀引例陳情切望鈞慈深照本末詳賜開陳得  
蒙聖恩俯從卑願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干瀆再  
三俯伏俟罪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每  
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辭免

辭免江東運使狀

右熹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忽於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除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空疎無取疾病早衰入仕四十餘年止是循常竊祿本無竒節可以踰人徒以屢蒙恩私橫加除用間有非其分之所當得與其力之所能堪者不得不控辭



以干朝聽而傳聞不察指目多端獨荷壽皇天  
日之照臨許全素守又辱聖主雲章之藻飾誤  
借寵褻遂得偷安里閭畢願香火在於愚分已  
極叨踰不謂聖恩記憐遂加任使仰惟始初清  
明之日正是賢智馳驚之秋顧雖殘廢之餘豈  
不願效尺寸實以積衰既久百恙交攻心勦形  
疲視昏聽重竊自揣度決然不堪一路耳目之  
寄若不祈哀丐免必致自取顛隳兼熹祖鄉徽  
州正屬本路見有墳墓宗族田產在婺源竊慮  
在法亦合回避欲望朝廷洞照本末曲爲敷奏  
特與追寢新命令熹復還故官庶幾少安愚賤  
之迹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  
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崇聽今者伏蒙聖恩除熹江  
南東路轉運副使此蓋廟堂光輔聖主圖起治  
功既已並用羣材不忍獨遺一士之意非特熹  
之私幸然熹以久病積衰目昏耳重心力凋殘  
動多遺忘自度不堪公朝一道之寄已具狀申  
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其間所陳病證皆



有實迹不敢輒有一詞之僞至於墳墓田產有  
嫌當避理亦明甚欲望洪造矜憐早賜將上曲  
為開陳使得依舊竊食祠官以安賤迹實熹疾  
病孤危千萬之幸干冒威尊不勝俯伏震懼之  
至

辭免江東運使狀二

右熹十月二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  
新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恩命及回避祖鄉田  
產事十月五日奉聖旨免回避依已降指揮疾  
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竊聞臣之事

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熹雖至愚敢  
忘斯義又況平生碌碌初無奇節今者該遇覃  
恩轉官改賜章服並是隨眾陳乞冒昧祇受豈  
敢獨於聖恩除授差遣乃飾它詞固為遜避上  
干違命之誅下速近名之謗實以衰病支離不  
容勉彊且於眾疾之中目昏為甚今但拜官入  
境便有吏民訴訟遮擁道路百十為羣若但草  
草一觀備禮撥遣即於愚心有所未安若欲子  
細披閱必期有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則熹之  
目力實所不堪未論其它職業曠廢只此一事



便見踈虞在熹孤蹤固難逃於吏議而於公朝  
推擇之意亦豈不至上累聖明反復思惟益增  
惶懼不免復此控訴祈免誤恩欲望朝廷特賜  
敷奏令熹仍舊奉祠竊祿以安愚分干冒威尊  
下情不任戰灼之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陳回避田產事雖蒙聖恩特免回避然  
熹宗族衰微子弟猥衆當此之際豈無寅緣  
侵擾鄉鄰素煩官府之害故雖未敢祗受而  
已不勝憂懼之懷然不敢專以此事爲辭者  
蓋恐又煩朝廷換移別路差遣而熹衰病終  
是不堪又須再有塵瀆則熹獲罪愈深無由  
自解伏乞鈞慈俯賜憐察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腹心仰干造化熹昨蒙聖恩擢二江東  
將漕之寄自度衰病不堪任使且有故里之嫌  
恐招物議即已具狀辭免今乃蒙恩特免回避  
仍令疾速之任仰認隆指感極涕零但熹衆疾  
所攻目眚爲甚受理詞訴搜尋案牘皆有所不  
堪者竊恐黽勉到官必致曠闕上誤委寄爲罪



益深已有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將上  
冀蒙聖慈矜閔追寢前命仍畀祠祿以安愚分  
則熹區區不勝幸甚干瀆崇嚴無任俯伏俟罪  
之至

辭免知漳州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漳州填見關  
不候受敕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者伏念  
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陳乞依舊祠祿今準前  
件指揮雖未盡從所請然已極爲優幸自惟公  
麼無所取材乃蒙聖主覆冒容載之恩公朝委

曲成就之意至於如此豈宜復有辭避以重違  
命之誅實以所苦目疾昏暗愈甚省闕書判皆  
有所妨若不自量冒昧祗赴必至貽患千里獲  
罪非輕是以再三籌度終不獲已而復敢冒鈇  
鉞之威以畢前懇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令熹依  
舊奉祠以安愚分固爲莫大之幸或且別與僻  
遠閑慢差遣一次使得少效微勞仰承德意而  
免於曠職殃民之罪以全晚節則亦熹之幸也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竊見諸路帥司參議之屬比之宮觀粗有職業但以禮秩太優不敢陳乞若蒙陶鎔使得備數過望幸甚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已蒙聖恩改畀郡紱此蓋廟堂矜憐衰朽曲賜陶鎔有以及此幸甚幸甚但熹所苦日疾比復增劇自度決然不任郡事已具狀申省乞許辭免若蒙矜憐今熹依舊奉祠固為甚幸或與改一閑慢差遣使得少効微勞仰承德意而免於

曠職殃民之罪則於熹亦為甚幸屢瀆威嚴俯伏戰汗

辭免知漳州劄子

熹伏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差知漳州恩命令熹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螻蟻寸誠未能上達天聽又迫已行之命有不容勉彊者敢復控辭以干洪造伏念熹多病早衰本非一證昨一陳述而專以目眚為言又念聖主臨御之初非是臣子堅卧固辭之日以故不敢必求祠祿



而并以閑局爲請區區愚悃自謂必蒙矜憐不  
意廟堂未察其私不爲及時將上使熹違命日  
久進退無據今又反蒙朝命督趣危懼益深是  
以不免復此控訴伏望鈞慈俯垂聽察特與敷  
奏除熹依舊宮觀或合入閑慢差遣一次使熹  
得以尋訪醫藥休養衰殘庶幾未死之前或可  
別聽驅策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干冒威嚴無任  
俯伏俟罪之至

自劾本州地震及患脚氣不能祇赴錫  
宴妨廢職務乞賜罷黜奏狀

若臣中年病廢久託祠官近蒙聖恩起分符竹  
到任今恰半年却無大段疾痛又被聖訓令臣  
相度本州先行經界利害臣竊自幸以爲若得  
憑恃威靈更且彊健誓當竭力奉行仁政使一  
方千里之內貧富之民各得其所而州縣之間  
亦得以隱覈姦欺實出失陷財賦而免於白撰  
歲計違法害民之弊而臣不幸賦性至愚臨事  
多暗刑政乖戾侵迫陰陽當州境內自九月以  
來累次地震臣竇恐懼未及申奏待罪而舊苦  
脚氣忽然發動痛楚寒熱倍於常年遍傳兩足



連及右臂以至會慶聖節蒲散錫宴之日病勢  
方劇臣以臣子之誼不敢自安亟欲彊自扶掖  
少伸三呼百拜之恭而筋骨拘攣不容自力憂  
悸反側無地自容只此一節已無心顏可居士  
民之上又況在告日久獄訟稽留今雖略能彊  
起視事而病中服藥出汗過多氣血精神日益  
凋耗一郡軍民之務日有萬端思慮少或不周  
爲害非細加以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而所請經  
界至今未奉進止設使即今便蒙行下已是後  
時雖欲竭力奉行終恐不免緩不及事之責以  
是思惟憂惶怵迫不知所以爲計輒冒萬死哀  
顯以聞伏惟聖慈察臣守土失職事上不恭之  
罪特賜罷黜投之遠裔以爲中外臣子之戒臣  
死且不朽儻或憐臣愚暗拙踈疾病狼狽之實  
不加大譴曲賜保全使臣得以自裒殘骸歸窆  
故土亦死且不朽干犯天威臣無任震懼隕越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劄子

熹輒有哀懇仰瀆崇聽熹昨以被病不堪郡寄  
輒露投閑之請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亦會賤軀



稍可支吾不敢再有陳乞續準轉運司牒被奉  
聖旨許令本州先行經界熹即已遵稟日逐講  
究漸見倫緒只俟秋冬下手打量意謂可以少  
效疲驚仰副使令之意而熹無狀行負幽明長  
男暫往婺州遠爾天歿不惟老病之餘不堪悲  
痛而料理喪葬收拾遺孤相去隔遠私計實有  
未便雖欲彊自扶持黽勉從事勢有不可得者  
欲望鈞慈特為敷奏復俾奉祠退歸田里則熹  
父子存歿均被莫大之恩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權發遣漳州事在任陳乞奉祠  
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淳熙  
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指揮除祕閣修撰差主  
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熹已於當日望闕謝  
恩將本州牌印職事交割次官通判軍州事高  
伉管幹訖獨念熹以愚賤疎遠無所能似昨者  
誤蒙至尊壽皇聖帝非常之知己曾除授前件  
職名熹以無名授受力具辭免適當聖上即政  
之初已荷聖恩特降褒詔曲從其請自爾以來  
曾未再替守郡一年又無絲髮勞效可紀特以



禍患輒可便私已乖陳力致身之義方竊恐懼  
不謂天慈矜閔許以投閑復申前命有此超躡  
內自循省何以克堪所有前件除祕閣修撰恩  
命熹實不敢祇受欲望朝廷特爲敷奏許熹辭  
免則不惟在熹愚分不貽冒受之譏其於公朝  
亦免輕授之失熹下情無任懇禱激切之至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崇聽熹昨以禍患陳乞祠祿  
以便私計伏蒙聖慈矜憐卽賜開允拜命之次  
感極涕零但又蒙誤恩復申進職之命則熹昔  
已力辭於前今又無名再叨橫寵區區私義實  
有所不自安者已具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  
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以舊職寅奉真游  
而免於受爵不遜之譏則在熹愚分榮幸已多  
伏惟高明俯垂照察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右熹七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  
祕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陳誠未力  
聞命不違謹已卽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昨於



淳熙十六年內被前件恩除兩具辭免所陳事  
理已極詳備所以當時便蒙開允今者乃以私  
故丐祠又叨申命之寵在熹愚分尤所未安蓋  
若使熹在任之日遭罹災患而能抑制私情黽  
勉王事究宣聖朝經界之仁政以惠千里侵冤  
失職之民或於懇求去郡之際遂能辭榮納祿  
致其爲臣之事以謹不能者止之戒則朝廷之  
旌勞獎退猶頗有名而熹之辭受取舍尚不爲  
甚無說者今皆不然則於前此所陳之外又有  
此不當受之說二焉是以雖迫宸命之嚴而顧  
慮徘徊進退無據不免上冒瀆尊之罪下觸干  
名之嫌復控血誠仰干公聽欲望鈞慈特爲敷  
奏收還已行告命別降勅牒指揮令熹且以舊  
帶職名仍充祠官差遣則在熹已不勝其過分  
叨榮之幸干冒威嚴皇恐無地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昧不移之懇再冒威嚴仰瀆鈞聽熹  
一昨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近準省劄奉聖  
旨不許辭免在熹微賤曲荷天慈寬其狂僭之  
誅加以申命之寵固不當再有辭避然反覆以



思在任既無尤異可賞之功求去又無廉退可  
褒之節醜顏冒受實懼無名謹已再具公狀申  
省辭免欲望特賜矜憐都俞之際曲爲敷奏得  
從所乞實爲至幸干息頓煩伏深戰栗

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荆  
湖南路轉運副使填見闕不脩受告疾速之任  
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固知所措已於當  
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前任假守漳州適緣長  
男物故輒丐閑秩歸治喪葬蒙恩得備祠官到

任方及月餘凡百經營未有次第加以憂患摧  
頹精力衰耗雖欲痛自策勵勉赴事功終恐無  
以仰稱使令之意欲望朝廷特爲敷奏收還成  
命令熹且食祠祿以終餘年不勝千萬幸甚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私家患難乞歸  
治葬伏蒙矜憐陶鑄祠祿今來到任方及一月  
貧家舉動費力凡百尚未就緒今者忽被聖恩  
付以湖南將漕之節仰體皇慈不遺孤遠之意



不勝感荷激切之至然熹之家事如前所陳而  
憂患以來精力凋耗竊恐無以仰副使令自速  
罪矣欲望某官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食  
祠祿以終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  
俯伏竢罪

辭免湖南運使狀二

右熹昨具狀辭免新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恩  
命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仍依已  
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仰  
戴皇慈容覆之深恭體聖訓丁寧之切極知臣

子之義不當復以家事為辭便欲起發前去祇  
服賤事以稱明詔顧竊惟念昨者蒙恩假守漳  
州伏值聖旨行下臣僚申請乞行本州經界令  
熹相度聞奏熹竊見本州紹興年中經界良法  
方行遽罷貧民產去稅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  
業多稅少益長兼井之勢後來朝廷節次欲再  
舉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撓而輟積至于今苦樂  
不均公私受弊有害國家發政施仁之實日甚  
一日無不窮已是以不勝憤懣即以已見論其  
當行本路諸司審此曲折亦已條具申奏伏蒙



聖恩特從所請貧民下戶欣幸方深而鄉官土  
豪已慘然不樂怨謗譴起矣今者果聞已行住  
罷靜惟厥咎由熹愚昧思慮不審上誤朝廷得  
道誅夷已為幸免更叨寵擢益紊彝章熹雖不  
才粗識廉恥誠無心復效奔走無顏復臨吏民  
無宜復當委寄輒冒萬死自効以聞伏望公朝  
特賜敷奏收還除命重行黜責以為不度時勢  
生事擾民之戒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整愚衷再干洪造熹昨以私家喪葬未畢

懇辭湖南之行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惟詔令  
督遣之嚴俯伏臣職驅馳之賤不敢更以家事  
為請自求便安惟是伏思見識迂踈思慮淺短  
中間被旨相度經界不量事勢上誤朝廷負犯  
已深何以復堪一道耳目之寄輒已具狀申省  
自効欲望鈞慈俯垂聽察特為敷奏收還成命  
重賜黜責使得退省前愆免罹後咎則熹不勝  
千萬幸甚

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右熹今月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具狀自



勅前任漳州相度經界不合妄乞施行上誤朝  
聽乞賜敷奏收還湖南轉運副使除命別行黜  
責奉聖旨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  
相關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自惟罪戾當  
伏重誅上賴皇慈曲加容覆不唯赦其萬死而  
又申以訓詞慰喻丁寧趣令之任蓋雖慈父之  
於愛子其恩勤閔惻不過如此在熹一介踈遠  
疵賤何以堪之是以聞命拜恩至於感泣便欲  
即日就道祇服厥官以稱明詔而熹命窮福薄  
災病相挺舊苦脚氣今春發動腫痛寒熱倍於

常年目今困重未能步履設使從今便得減瘥  
更加休養三數月間亦恐未堪上道曠日彌久  
既乖承命之恭而本司闕官已是數月恐亦不  
無廢務在熹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令熹補蒲舊任宮觀差遣庶幾得以深省前  
愆免罹後咎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  
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輸賤誠上瀆鈞聽熹昨以前任妄議經界  
罪戾自効乞罷新除湖南將漕恩命伏蒙聖慈



赦宥洗雪趣遣之官訓喻丁寧反復勤至踈賤  
小臣何以得此所宜即日引道以稱所蒙而脚  
氣發動異於常年曉夕呻吟不能履地委實不  
容起發前去竊慮久稽詔命仰觸雷霆之威已  
具狀申尚書省陳乞祠祿外區區愚悃欲望鈞  
慈憐閔早賜開陳得諧卑願以活餘年千萬幸  
甚冒昧威嚴俯伏竢罪

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右熹十二月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  
知靜江府熹聞命震驚竊自惟念孤賤寒遠碌

碌無聞伏自聖主臨御于今累年又未嘗得羣  
下士仰望日月之光而聖恩厖鴻不聞幽隱擢  
自閑散付以名藩在熹感激誠無以喻謹已即  
時望闕謝恩訖再念熹性本至愚學無所就自  
其少日已不如人矧今衰殘寧復有用又況靜  
江守臣實兼帥司職事有數千里邊面軍民之  
寄舉措得失所係不輕自度無能決難冒處加  
以所患脚氣之疾作止不常春夏二時尤難將  
攝萬一前路發動却致稽留朝命在熹愚分尤  
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已降指揮令



熹依舊宮觀實為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  
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  
除知靜江府事區區感激蓋不勝言顧以罪戾  
之餘疾病沉痾不堪任使而內自揆度迂踈悖  
謬又非邊帥之才實不敢冒當重寄以累君相  
知人之明輒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某官特賜  
省覽曲為開陳許其遜避以安愚分熹冒瀆威  
尊不勝皇恐戰栗之至

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省劄子  
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  
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墮  
越無地竊伏思念罪戾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  
重感激難勝向使自量粗能供事豈敢輒有辭  
避以速刑誅實以材質凡庸識慮淺暗向來假  
守支郡非有繁難然猶不能審度時宜以致上  
誤朝聽雖幸曲蒙寬貸獲免謹何然而內自省  
循未忘憂懼以故前年蒙恩將漕湖南尚且不



敢拜受況今除授實專西南一面軍政邊防之  
寄責任至重非它帥比則熹又安敢冒受而不  
辯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  
益嚴熹雖至愚亦豈不知微賤之臣分義有守  
不當再有煩瀆然反復以思區區所言非止自  
爲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急全賴帥臣區  
處鎮壓而熹乖繆妄發又復如前必將有以仰  
貽國家南顧之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復有  
陳述至於憂悴蚤衰足疾時作目昏耳重心氣  
短乏凡此種種於熹私計有不便者則皆不敢  
言矣伏惟朝廷曲垂矜閱再爲開陳收回誤恩  
俾還舊秩熹不勝祈懇激切俯伏俟命之至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誠懇仰扣公朝熹昨具狀辭免知靜江  
府恩命今準省劄備奉聖旨未賜允俞聞命憂  
懼莫知所措然區區愚慮猶有未能已者已再  
具狀申尚書省伏乞丞相少保國公參政相公  
詳賜省覽曲爲開陳收回誤恩復畀祠祿千萬  
幸甚千萬幸甚



小貼子

愚慮終恐踈拙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  
急必誤使令欲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  
深加照察曲爲開陳收回誤恩以安愚分

辭免知潭州狀一

右熹十二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  
知潭州者伏念熹踈謬不材試郡無狀解罷之  
後方知循省所以中間兩蒙聖恩皆嘗力陳愚  
悃竟荷從欲尚叨祠祿以盡餘年不意今者又  
蒙記憐有此除授三年之間三被技拭自惟何

者有此叨踰假使衰病支離不堪扶曳亦當聞  
命奔走不敢復有辭避實以區區愚慮前已控  
陳而昨來已曾辭免知靜江府又不能無辭遠  
就近之嫌在熹私義尤難冒處所有降到省劄  
內聖旨指揮竊緣熹見遭大功之喪準格未該  
除服未敢望闕謝恩已送建陽縣庫寄收訖欲  
望朝廷檢會前此兩番辭免申狀詳酌事理早  
賜開陳今熹仍舊補滿宮觀考任實爲大幸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幸蒙陶鑄備數祠官  
竊祿養病方以愧幸忽蒙恩命假守長沙仰戴  
鴻私伏深感涕重念熹賦性迂闊處事乖踈昨  
試徧州已無善狀所以兩年之間再蒙除用力  
陳憫悞得遂退藏不意今來復此叨冒載循涯  
分實所未安又況昨來已辭遠戍於今未久復  
玷近藩擇地顧私人言可畏謹已具狀申尚書  
省乞賜敕奏寢罷欲望某官曲垂矜閱早賜開  
陳使得仍舊奉祠苟安田里則熹千萬幸甚冒  
犯威尊不勝戰栗

辭免知潭州狀二

熹昨蒙聖恩差知潭州即已具狀申乞補滿宮  
觀考任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  
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即已望闕謝恩訖  
伏念熹自罹災患日覺摧頽唯有踈頑略無悛  
改所以前此再辭誤恩皆荷天慈俯從人欲不  
謂今者尚闕俞音竊自省循決難黽勉是敢冒  
昧再有控陳欲望矜憐特賜敷奏曲從所請或  
畀徧州改命通才徃奠南服則不惟衰晚無狀  
獲逃戒得之譏亦足使處置得宜益壯維藩之



勢熹不勝鞠躬祈懇引領俟命之至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區區愚悃前屢控陳天聽未回日深恐懼今  
復有狀披告朝廷若蒙矜憐許歸祠館別咨時  
彥徃布上恩則賢否公私各得其所而爲幸大  
矣萬一未蒙體察必使行效驅馳亦乞別與陶  
鑄遠小州軍或充以次閑慢差遣則於私義雖  
或未免冒昧之譏而爲湖南一道軍民之計猶  
爲莫大之幸再干威重彌切戰兢伏惟高明俯

賜財幸

乞放歸田里狀

右熹叨被聖恩濫分民社兼領一道事任非輕  
顧嘗竊謂天下國家之所以長久安寧唯賴朝  
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  
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  
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之人無所逞其志  
而爲亂不然則以一介白面書生彊而置諸數  
千百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  
哉熹雖至愚自知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



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朽鈍之餘不堪今日  
方面之寄兼以近者伏奉大行至尊壽皇聖帝  
遺詔攀號不逮迷悶隕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  
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速選明牧以濟  
多虞則不唯下保衰殘亦庶幾不至上誤國家  
建設藩屏之意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三省樞  
密院伏候鈞旨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七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熹  
赴行在奏事者聞命震懾不知所爲謹已望闕  
祇受稱謝訖恭惟聖上受禪之初一新庶政寤  
寐後傑協圖事功宜得超異之才以承付託之  
重而搜揚之失下及凡庸是蓋不惟無益於時  
亦恐適足重取嗤誚況熹衰晚疾病摧殘方以  
不堪治劇爲憂故敢輒以投閑爲請又以未蒙  
開允未敢再干朝聽誠不自意誤恩猥及俯仰  
踈踏無所逃避若使區區之精神筋力稍堪勉  
彊亦豈不願及此際會效其消埃以卒平生愛  
君憂國畢義願忠之志顧實支離不堪扶曳政  
使得至殿庭亦恐顛沛失容增益罪戾是以不



免控瀝肝膽冀蒙哀憐俾還香火之班以終螻  
蟻之命則熹不勝大幸今亦不敢仰稽朝命久  
留軍府已將職事牌印交割本路運判何異迤  
邐前路聽候指揮外謹具申尚書省欲望鈞慈  
特賜敷奏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衰病迂踈不適世用  
蒙恩補郡并以一道軍民爲寄到任未久已覺  
疲憊方恐仰孤任使輒敢便請退閑豈意非常  
之恩使得赴闕奏事熹雖至愚竊自揆度荒陋  
不學頑鄙無聞不惟無以仰禪嗣皇訪落之初  
政而目疼足腫不利進趨使造殿庭必致顛踣  
除已詳具曲折申尚書省一面起發前路聽候  
指揮外欲望某官察其悃愾曲賜矜憐特爲敷  
陳俾諧私願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伏增震  
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右臣昨任潭州日蒙恩令赴行在奏事方以迂  
踈疾病力具懇辭已歷兩旬未奉報可今者東  
歸道中忽被省劄誤蒙聖恩除臣煥章閣待制



兼侍講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陞從昔以來未嘗不授至於經帷則又仰關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爲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如臣踈賤久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超躡不次之除聞見甚淺記識不彊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無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非敢自愛實恐不免冒昧之譏有累維新之政加以盲聵跛躄不利走趨昨蒙收召之恩已伸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望皇帝陛下察其悃悞特賜矜憐俯徇愚誠曲全素志則臣不勝千萬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祈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任潭州特蒙收召方以疾病迂踈力祈寢罷未奉報可忽被殊恩



擢陞次對之聯俾司勸講之職除命超躡近比  
所無聞命震驚措身無所謹已具奏辭免外欲  
望某官察今所陳參以前狀即見區區懇避之  
實但使暫詣闕庭一修朝覲揣其分際猶所不  
堪況欲接武俊遊入侍經幄既冒叨踰之誚復  
深頓踣之虞在於鄙懷可勝慙懼敢乞特爲敷  
奏速賜收還俾以舊官續食祠廩庶安愚分免  
累清朝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  
命今到信州仍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  
愚衷已竭聰聽未回須至敷陳再干旒宸蓋念  
臣迂闊無能分甘闕散雖自蚤年入仕而實歷  
贅務差遣僅及五任通計不滿九考前後伏蒙  
兩朝聖恩除授職名內自循省已爲過分所有  
見帶祕閣修撰仍是紹熙二年八月祇受至今  
僅及三年其間即無絲髮勞效可錄資淺望輕  
旣不足以汙侍從之選加以年齡晚莫學殖荒  
落目盲聽重步履艱難其於勸講經幄出入禁  
闈私竊自揆尤所不堪所以懇辭皆出情實即



非飾詞備禮姑應故事而已不謂螻蟻之誠不足仰動天聽聞命踧踖恐懼益深又竊惟念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間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萬機之暇博延儒臣早夜孜孜專意講學蓋將來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并望聖明曲垂洞照亟還虛授以穆師言臣以昨辭召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祈免詔除又奉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聽候處分仰冀聖慈早賜開允臣不勝千萬幸甚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控鄙誠仰干朝聽熹攝承帥閫方愧不堪誤辱聖恩特加收召辭免未獲又奉詔除亟拜遜章未蒙開允今再具奏冀得收還恩命區區誠懇悉已敷陳皆出實情即非偽飾如蒙降出切望某官早賜將上詳為開陳庶幾聖主無輕授之譏賤臣免非據之辱盡繫大造圖報敢忘



干冒威嚴不勝恐懼

辭免煥章閣待制待講乞且帶元官職  
詣闕奏狀三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狀辭免新除煥章  
閣待制待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愚衷屢竭  
天聽未回祇誦恩言益增震悸伏念臣猥以凡  
品遭值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豈不願以此  
時進趨軒陛仰瞻穆穆之光況使執經入侍帷  
幄得以所學論說人主之前臣雖至愚亦豈不

冀幸少有萬一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異恩  
無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散  
拜受今來復準前項聖旨雖已望闕遙謝聖恩  
即日起發前去外欲乞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  
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  
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冒瀆宸嚴臣不任惶  
懼墮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再狀辭免新除煥章  
閣待制待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愚  
賤小臣屢煩嚴詔不敢再三辭避謹已即日起  
發前去欲乞到日許熹且依七月十一日元降  
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  
辭免別聽處分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申尚書  
省伏乞照會

又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待制待講  
恩命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  
者伏念熹昨以聖恩過厚私義未安一具懇辭

自知拙訥不能仰動聖聽所以未敢必冀開允  
只乞許帶元官赴闕奏事面陳悃悃別聽處分  
今來已到國門又準前項指揮在熹猶有未盡  
之懷決然不敢冒昧祇受然又不敢再具奏牘  
頻煩天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依熹前請庶幾  
早得趨赴行宮奏事瞻望日月之光則熹不勝  
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辭免待制待講面奏劄子

臣一介草野初乏寸長遭遇兩朝過加擢用不  
幸未能有以報效萬一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



奄棄萬國奉諱攀號欲死無路旋聞太上皇帝  
哀疚迫切亦厭萬機臣子之心尤極震懼所幸  
復得遭值皇帝陛下祗膺寶命正位當天臨御  
之初首加記憶召命既出除目隨頒稽以故常  
實為超躐自惟鄙拙重以衰殘義當力辭以安  
愚分顧以當仕有職不敢屢瀆天威冒昧以來  
唯冀仰望清光俯鑒愚款今幸二事已遂所懷  
雖先犬馬退就溝壑亦無所恨唯是新除恩命  
累奏辭免未蒙開允在臣愚悃亦豈不願因此  
際會得以所聞一二仰贊大猷獨恨病衰足弱  
拜起艱難目左翳而右昏耳右聾而左重內自  
量度必至顛濟伏惟聖明必已洞照欲望矜憐  
特賜處分收還元降除命令臣姑守舊官賜以  
祠祿放歸田里待盡餘齡則臣不勝千萬大幸  
干冒震嚴伏俟誅殛取進止

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右熹昨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  
講恩命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指揮  
不允日下供職者熹昨蒙誤恩輒加獎拔實以  
資淺不敢冒受愚誠屢控天聽未孚至於面有



奏陳意謂必蒙矜許乃蒙恩旨尚閔俞音祇拜以還不勝感激熹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講筵職事第以未得進說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有報效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熹之愚死有餘罪欲望朝廷察其情實特為開陳與免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容熹即日拜命供職或勉彊年歲之間少有補於聖主緝熙光明之學見諸行事之實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然後隨眾霑恩熹亦不敢多遜古語有之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夫進言於君而望其利已非正理況今一言未入而遽受大利區區於此尤所未安然不敢數具奏狀上勞聖覽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日面稟懇辭恩命意謂愚悃必蒙矜照今被省劄乃奉睿旨未賜允俞誠意未孚深自咎責然念既蒙君相恩意之重如此今已不敢力辭講筵職事唯是職名太峻前已具陳庶官侍講亦無近比欲乞改正然後供職庶於愚分稍得自安熹有狀申省敷述義理已極詳盡欲望



某官特爲開陳不憚改命使熹千里而來早得  
進說上前不至遷延虛度時日亦區區千萬之  
幸頻有干瀆伏深恐懼

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

右臣十月初十日準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  
令臣勿復牢辭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  
躡異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意仰勤聖主親  
御翰墨俯賜褒諭令勿牢辭踈賤小臣分不當  
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  
職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回中使劄子云

熹伏蒙轉到御筆一封已祇受訖今有奏狀  
一封稱謝得爲進呈不勝幸甚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

右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臣  
兼實錄院同修撰者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爲伏  
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  
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  
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  
不逮人白首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



幄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況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疆所不能塵穢簡編以取嗤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所有前件恩命臣決不敢祇受欲望聖慈洞鑒誠悃特賜追寢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辭免差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瀝懇控陳必期從欲聞命悚惕不知所言重念臣愚素無史學

然於是非得失之故實有善善惡惡之心又況先臣在紹興初嘗掌茲事實事高宗皇帝其於豐祐紹符之際分別邪正用力爲多臣雖至愚敢忘斯志今獲叨冒復踐世官在臣私心豈非幸願但恨心力凋耗目翳耳昏記憶檢尋皆所不便復叨選擇備數經帷晝繹夜思猶懼不逮豈有餘力可效編摩所以懇辭即非備禮雖披謹卻恐懼徒深義當固辭不容默已儻蒙聖察特賜允從庶使妄庸獲安愚分臣無任祈天望聖千萬懇激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一日伏準降到御筆賜臣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臣衰病餘年不知引退由蒙聖造特賜矜憐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拜營之至謹具狀奏謝伏乞聖照

乞放諫辭狀

右熹今月二十一日伏準御筆除熹宮觀已具奏稱謝訖緣熹脚氣發動有妨拜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與免謝辭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

揮

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郡狀

右熹昨者恭奉御筆除熹宮觀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放謝辭熹即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至二十五日晚又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竊拙有餘勸講無狀分當顯黜豈合優遷況耳重目盲累嘗面奏州郡繁劇尤所不堪所有恩命決難祇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只以本官仍舊主管南京鴻慶宮庶協師



言以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

奏狀一

右臣昨奉手詔宣諭除臣宮觀繼準省劄又蒙  
聖恩除臣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臣以無名  
不敢冒受即具辭免又準省劄恭奉聖旨不允  
仍除臣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寶儲  
峻秩荆楚要藩委寄益隆視遠猶邇恩旨之重  
捧戴難勝然臣伏念昨者皇帝陛下即位之初  
臣以愚賤踈遠之蹤首蒙眷知召置講席正以  
庶官無由入侍禁闈故特假以侍從職名臣於  
是時固已自料衰病迂闊勢必不能久奉清問  
故嘗再三懇辭乞以本官充職庶免後日別致  
紛紜不唯不蒙開允乃更曲荷天慈加賜手札  
俾速祗受此見陛下虛心求善益已下賢之意  
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而臣不佞適幸  
遭逢可謂千載一時之會私念若得因此罄竭  
凡陋裨補聰明是亦臣子之至願學問之初心  
因遂不敢力辭輒爾冒受供職四旬屢得進講  
凡所開啓多蒙開納而臣戇愚迫切便欲致君



堯舜之上遂觸忌諱以煩謹何皇慈過恩猶不加罪親御翰墨俾就退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蕩滌瑕垢曲全始終是亦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所宜即日拜命奔走率職別圖後效以塞前愆而反覆思惟前日之罪既以學力未充誠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衷覺咎已深不容湔洗所有元借職名已是難復冒居豈敢更叨進擢之寵至於西門甲兵委寄尤重亦豈目盲耳聵之人所宜竊據以誤使令昨來雖略申陳然猶未盡底蘊是

致今復有此誤恩揣分量材決難祇受是敢瀝懇直貢封章欲望聖明俯垂鑒察正其瘵曠之罪追還新舊職名俾以寄祿元官復奉鴻慶故宮列聖香火庶幾憑恃威靈涵濡德澤未填溝壑之間猶及親見陛下聖學日新聖德日茂盡送往事居之孝極用賢納諫之誠求御丕圖爲宋令主則臣雖即死無復遺憾干試雷霆眷戀軒幄無任皇恐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觀元祐初特起河南處士程頤以爲通



直郎崇政殿說書後以人言罷守本官權同  
主管西京國子監頤上奏乞歸田里其間有  
云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  
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  
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  
理臣今實以侍講之故得此待制職名既罷  
侍講即所授職名理合追奪與頤所陳事理  
實無以異伏望聖慈鑒察許臣辭免不勝至  
幸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乞辭免進職與郡恩命今準尚  
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仍除熹知江陵府不候  
受告疾速之任者伏念熹無所能似元係庶官  
只因聖主欲令進講遂除侍從職名今既奉職  
無狀莫補豪分尚蒙寬恩假以俟祿即於私分  
已爲過優先來所授侍從職名自不當得況又  
寵加峻秩俾殿大藩尤非罪戾殘廢之人所能  
負荷已具奏聞乞賜追還新舊職名只以本官  
還奉鴻慶香火其間叙述義理詳明如蒙降出  
欲望朝廷早賜敷奏特從所請千萬幸甚謹具



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昨被寬恩奉祠去國自疑罪戾不獲躬詣大府面稟辭行下懷至今不勝悵仰茲者乃復叨被除書進職寶儲作牧荆楚在熹無狀失職員病實無心顏可備驅使謹已具奏申省皆極詳明不敢逐一覩縷以勤聽覽欲望鈞慈察其悃幅特與將上力賜開陳使區區賤迹得以自安實衰朽迂愚千萬之幸干冒威尊不勝震悚

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二

正月十四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恩命并乞追還昨來任侍講日所帶煥章閣待制職名今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臣已於今月十一日望闕謝恩祇受訖得辭闈寄還備祠官仰荷天慈俯從人欲恩深莫報感極難言然而尚有待制職名未蒙鑄削區區愚悃須至重陳伏念臣本是庶官無它勞效元帶祕閣修撰已是兩朝過恩比者只緣聖意欲亦令講書遂使暫陪邇列臣亦自知衰病迂闊決難久冒寵榮故於聞命之初即嘗瀝懇



具奏乞免進職改授說書不謂鄙誠未能上達更煩親札褒諭益勤遂爾冒居未及兩月果以罪戾遣罷而歸所被誤恩理宜追奪而一再陳懇竟未矜從仰戴皇慈豈勝感激顧以愚分實有未安敢觸天威復此祈扣伏望聖明洞照早賜收還或令依舊論撰職名改作主管宮觀差遣則在朝廷黜陟之典免紊彝章而於微臣進退之宜亦全私誼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雖已拜命繫銜然尚未敢幫勘請給恭

俟報可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及乞追還先來任侍講日所帶待制職名近準勅命特授前件宮觀差遣熹已即時望闕拜受訖唯是所乞追還職名未奉俞允理難冒據恐懼益深除已再具奏聞外欲望朝廷更賜敷奏特從所請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再冒威嚴熹昨具申奏辭免進職  
補郡恩命已荷開允改授祠官尚有所乞收還  
待制職名未蒙施行熹已具奏及申朝廷再有  
祈懇欲望某官深賜照察特爲開陳俾遂所祈  
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右臣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奏乞追  
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臣已即時望  
闕遙謝聖恩訖但念臣之所請實出丹衷天聽  
太高未賜開允迫以私義決難冒居敢復控陳

必冀省察蓋臣竊以西廂待對名列近臣班序  
旣崇恩禮尤渥蓋國家所以寵待儒學議論之  
賢欲其雖或守藩奉祠於外而猶有論思獻納  
之責不異朝夕陪侍於禁闥之下出入乎周衛  
之間也臣之凡愚素號山野入侍經幄僅及四  
旬意見闕踈言辭鄙拙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  
意惟有中間輒議僖祖皇帝皇家始祖不當一  
且并行祧毀且使太廟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  
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聖恩特賜宣問親  
奉玉音以謂僖祖之廟自不當遷至于再三即



以所進議狀并劄子並行降出竊意已蒙嘉納  
必遂施行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伏循省  
益愧心顏尚借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輿論  
亦恐上累清朝控避莫回周章失據敢冒萬死  
再犯天威欲望聖明察臣誠悃縱未重加貶黜  
亦合收還誤恩庶使孤蹤獲逃後咎臣無任祈  
天望聖皇恐後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奏乞收還  
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者愚誠既竭聰聽未回  
私義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  
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  
為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  
學無術難以復廁近班謹已再具奏聞欲望朝  
廷特為將上早賜行遣以為臣子孤陋寡聞輕  
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  
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奏乞賜收還元降待制恩命未蒙開  
允私義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



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  
不為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  
不學無術難以復廁近班謹已再具奏聞并具  
狀申朝廷矣欲望鈞慈特為將上早賜行遣以  
為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  
干冒威尊皇恐俟罪

申省狀

右熹伏準尚書省降到劄子一道以熹辭免煥  
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緣熹目今脚氣發  
作手足拘攣不堪拜起謝恩不得已送建寧府

建陽縣寄收候痊安日請領別具申奏次謹先  
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右熹舊患脚氣近數發動日加困重不可支吾  
欲乞守本官致仕謹具狀申建寧府伏乞照會  
依條施行謹狀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  
四

右臣昨具狀奏乞賜追還待制職名三月二十  
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伏奉聖旨次對之職除授



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臣以見患脚氣有妨拜跪不得謝恩  
祇受遂將所被省劄權送建陽縣庫寄收仍申  
尚書省照會去訖後來不意病勢危篤自知難  
戀聖朝依例合乞致仕又念見係庶官不敢專  
具奏牘遂申本貫依條陳乞今來復準省劄恭  
奉聖旨未賜開允戴恩重疊恐懼難勝揣分澗  
心但知感激唯是區區本以鄉來入侍日淺自  
知未有豪髮報稱不當仍帶舊職出領祠官所  
以懇避再三即非過爲沾激況今疾病沉痾雖

未即死精華已竭後效無期更竊寵榮義益難  
處兼覩近日從臣有自西掖出守大藩者猶自  
止帶修撰況臣罪戾方此投閑而所得職名過  
爲優厚以此較彼誠有未安是敢不避煩瀆之  
誅復陳迫切之悃欲望聖明委照聖度并容深  
察愚衷參稽近比特降眷旨俾遂所祈則臣不  
勝千萬大幸所有昨來陳乞致仕實緣病勢危  
迫方敢冒昧今雖苟延殘息終是不堪異日使  
令不敢更叨廩祿以速滿盈之咎亦望矜憐并  
賜俞允使就窮約庶保餘年臣無任祈天望聖



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者伏蒙吏部降到告命磨勘轉官臣即已謝恩祇受可見愚衷非敢飾詞妄爲遜避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累具申奏乞罷所帶職名及於建寧府陳乞保明致仕今準尚書省劄子各奉聖旨未賜開允熹以私義難安不能自己不免復申前請別具奏陳如蒙降出欲望朝廷特賜將上俯從所請早賜施行不勝幸甚謹具狀中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鈞聽熹昨以入侍日淺無補豪分旣領祠官不當復帶舊職累奏乞行追奪未蒙開允近者復以疾病危篤陳乞致仕又蒙聖恩未從所請伏念熹前後所乞皆出誠心非敢詭衆飾辭過爲矯激未能感格深不自安不免再露血誠復干天聽其間陳叙曲折援引比例極爲詳盡若蒙降出欲望朝廷深察情悃力



賜開陳使孤危之迹早遂退藏免以罪戾姓名  
愚昧識見數干旒袞大紊彝章招致人言重煩  
譴斥則熹不勝千萬大幸情追意切言語無倫  
伏惟鈞慈并賜容照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妄議求  
阜殯陵事奏狀五

右臣昨累具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  
乞致仕伏蒙聖慈特降眷旨辭職謝事非朕優  
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即已望闕拜命恭謝  
聖恩訖自惟愚賤誤被眷知陳力無堪輒求閑

退更蒙寵渥申諭隆私假以優賢之名却其再  
至之請顧臣何者可稱袞褻感激之深無言以  
諭所乞致仕謹已恭稟聖訓未敢再溷宸聰所  
辭職名亦已仰體眷慈不敢再祈避免然伏自  
念去歲叨冒獲厠周行曾因集議求阜殯宮安  
意輒陳管見欲乞少寬遠日改卜神臯庶妥威  
靈以延運祚後雖罷議無所施行然在私心豈  
容自昧今者伏覩進奏院報前日小大之臣曾  
議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又嘗面  
奏其跡尤不可揜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



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何若遂隱匿不言更冒榮寵竊慮祗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朝便煩褫奪顧微臣進退之義雖不足言而聖朝刑賞之中則爲可惜以此之故反復思惟復致憂疑未敢拜受輒冒斧鉞自劾以聞伏望聖明奮發威斷付之司敗以肅邦刑庶免煩言重勞淵聽臣無任祈天俟罪踧踖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具申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今來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熹已望闕謝恩恭稟聖訓未敢再乞致仕以煩朝聽所有職名仰體聖恩本亦不敢更具辭免却緣去年集議求阜殯宮蓋嘗妄陳管見欲乞少緩發引之期別擇寧神之地今者竊見前日臣僚有曾論此者皆已坐罪次第行遣而熹無狀乃獨幸免區區愚慮實不自安若使祗受聖恩復忝近列竊料非久即致煩言迷誤朝廷紊亂刑賞愚賤之迹獲罪愈深謹已具奏自劾恭俟嚴誅如蒙



降出乞賜將上取旨特賜處分則熹不勝千萬  
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公聽熹昨者累奏辭免職名  
再奏陳乞致仕近準省劄批降眷旨示以優賢  
之意杜其再至之請恩指隆厚假借超踰熹雖  
至愚豈不知感告老之牘未敢重陳除職之恩  
亦擬拜受但以頃於殫陵嘗有妄議今見前後  
同爲此說者皆已坐罪行遣而熹獨漏網更冒  
寵榮竊料公論終不見容異日決難幸免萬一

拜命之後即致煩言則不唯使聖朝失刑賞之  
中而區區賤迹亦乖進退之義俯仰踧踖無地  
自容謹已具奏自劾及申朝廷去訖欲望某官  
曲加憐念特賜開陳照例施行庶愜輿議熹不  
勝千萬祈懇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臣昨具奏自劾擅議山陵陳乞免帶舊職今者  
伏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朱熹自劾無罪可  
待餘依已降指揮者頻瀆天威久須嚴譴復蒙  
寬宥感極涕零伏念臣自去歲誤蒙聖恩擢實



近列使侍講筵即以迂踈寡陋資淺望輕懇辭  
四五而不獲命遂已不敢復辭講職只慮所帶  
職名大為超躡今若冒受則將來或有罷免却  
須回納又致紛紜遂具狀申省乞賜敷奏令臣  
且以元官舊職改充說書其所陳說極為詳備  
尋以宸翰下臨不容固避然而口與心誓所有  
職名只是暫受權帶以為入從之階異時若罷  
講官此職決當回納庶以少贖今日不能力辭  
之罪其後果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講曲蒙矜憫  
重賜親筆除臣宮觀既已拜命又被恩旨進職

與郡則臣不敢當而亟如向來私誓之言具奏  
辭免雖幸追寢後命而猶未鐫舊職自是之後  
凡四具奏力申懇率皆不蒙開允蓋臣本意  
止為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  
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此其所以屢瀆  
聖聰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於今始覺前  
日之謬不敢再有它說輒冒萬死復此祈恩伏  
惟聖明洞鑒誠悃特降眷旨照臣去年申省及  
後來第一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  
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則臣不



勝千萬大幸干冒宸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

貼黃

臣聞或者謂臣去歲初除之日已受䟽封錫服之寵該遇饗恩又叨封贈蔭補之澤其後又承吏部取會磨勘得轉一官皆為已受侍從恩數之實今於職名乃欲回避不無作偽之嫌臣味其言極為有理實於彼時思慮不及致此冒昧追悔無由今又不敢輒乞回納伏望聖慈并賜處分討論改正臣不勝幸甚

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右熹昨具狀奏乞免待制職名已蒙聖恩特賜開允仍舊充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已於今月六日望闕祇受及奉表稱謝訖竊緣元奏內有貼黃稱於昨來已冒䟽封錫服之寵封贈蔭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乞賜處分討論改正今來未奉進止在熹私義實所未安然又不敢頻具封章上瀆天聰只乞朝廷更賜矜憐特為敷奏申勅攸司將熹所陳五項事理檢照條例逐一討論悉行改正



庶安愚分免紊彝章則熹不勝大願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復有誠懇敢瀆公聽熹昨來辭免近職已荷聖恩特從所請不勝幸甚但元奏貼黃內所陳疏封錫服磨勘封贈蔭補五項欲乞并行改正未蒙施行在熹愚計深不自安今來不敢別具奏牘輒具公狀申尚書省欲乞將上取旨特降處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熹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伏緣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乞依條備錄申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田里以盡餘年伏候台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伏爲今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尚書省去訖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守本官



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則熹不勝千萬  
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乞致仕狀

右熹昨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  
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  
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  
奏已爲備錄申尚書省去訖近者忽覩臣僚論  
列士大夫老不知退之弊已得聖旨播告施行  
因伏自念雖幸日前已嘗有請然今累月未聞  
可報竊慮本府所申在路或有遺失致熹寸誠  
不能上達且將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  
反復思惟不勝恐懼不免冒昧驀越披訴欲望  
朝廷矜憐特賜敷奏依熹所乞令守本官致仕  
庶安賤迹以盡餘年免以孤愚再煩吏議則熹  
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爲年滿七十疾病  
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  
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  
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尚書省去



訖今來日久未奉進止又聞臣僚建議申嚴致仕條限已得聖旨播告施行竊慮元狀稽留遺墜使熹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不勝憂懼不免再具公狀徑申朝廷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免以孤蹤再煩吏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再干崇聽熹草野微命罪戾孤蹤始生之年號紀建炎歲在庚戌應舉入仕脚色

分明推移至今適滿七十足歲者之禮經合乞致仕顧念名在謫籍深慮不合自陳因竊詢考條貫乃知元無妨礙遂於去冬預懇州郡投納公狀乞作今年正月開假之日備錄申奏而閭里橫議官吏過疑咸謂負罪之人無事可致不當冒昧自求優逸遷延稽故不爲依條保奏至二月半間方得申尚書省狀一紙又以私家貧乏無力遣人至三月初方得附發前去尋覩邸報知有臺臣章䟽申嚴休致舊法已得指揮播吉施行方幸所請前已控陳私歲官年元無增



減然而引頸俟命今已五旬却方探聞得此狀  
三月未聞尚未申到竊慮在路稽違或是別有  
沉匿致使微誠無路上達則於元犯姦惡大罪  
之外且將更敢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誅枯朽  
之餘豈堪摧拉謹已具狀徑申朝廷及具公劄  
申稟去訖恐此瑣末無由上徹鈞聽故敢復此  
縷縷敷陳冒犯威嚴伏祈鑒照

與宰執劄子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某官廊廟尊嚴政幾暇  
豫神人依賴鈞候起居萬福熹罪戾孤蹤名在

謫籍化鈞無外得以偷安區區鄙懷豈不知感  
茲緣年及禮合告休又蒙某官特爲開陳即賜  
俞允所以上昭聖明優老念舊洗垢匿瑕之美  
意下使衰朽捐棄之人得託退休之號除廢錮  
之籍而少慰其出身事主一世勤苦之夙心則  
其爲賜也大矣其爲勸也廣矣然猶非爲熹一  
人設也至於加賜鈞翰封示勅書且復垂諭所  
以委曲保全之意則又仰見洪鈞大化之中克  
勤小物之慮至深至遠而熹獨幸得被此賜之  
爲安且吉也感激之私言有不能喻者禮當修



具公啓略布萬一而聖制有嚴不敢干紊謹具  
短劄少見下誠伏惟鈞慈特垂照察黃閣在望  
趨拜無期切乞順時之宜從民之望益保崇重  
以永太平之基冀下情不勝瞻望拳拳之祝諸  
執政無然猶至吉也一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書

時事出處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

二月一日具位朱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右  
司執事熹昨得見執事於省戶下忽忽五年矣  
中間執事來使閩部熹是時方退伏田里有俯  
仰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舄之餘光亦嘗以  
章少卿文所致書輒爲數字之記以通於左右  
是後乃不復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  
聽否也比來同安跽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





復爲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通負緡錢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弭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尚書省爲郎以計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爲職除目流聞四方幽隱無不悅喜以爲執事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蒞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事

蓋熹聞之天子憫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筭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躋贏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獨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爲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藝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爲利也明矣而況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



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媿阿莫肯  
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爲戶部者又  
爲之變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  
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  
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  
錢旣非經賦常入爲民所逋貫官吏所侵盜而  
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爲定額責使償之又如合  
零就整  
全是經總制錢今年二稅放免  
今年虧欠必多亦不可不知也自戶部四折而  
至於縣如轉圜於千刃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  
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

而議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  
於民也此又與盜鍾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  
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爲說以誑誤朝聽耳計  
今天下州縣以此爲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  
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  
持符來逮吏繫治撻擊以必得爲效縣吏不勝  
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  
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爲姦何所不  
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爲之  
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



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  
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  
廷不卹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  
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  
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  
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況如此者惟其未之知  
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  
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  
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  
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

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  
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爲是者  
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  
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賓印祚之  
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豈不休哉熹踈遠之  
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  
教誨焉今也執事適在此位爲可言者誠不自  
知其愚且賤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故敢獻書  
以聞惟執事之留意焉方春向溫伏惟益厚愛  
以俟真拜不宣



與李教授書

竊惟朝廷與建學官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學於州縣之士以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以別異之也然其制財用之法所謂贍學錢者蓋州縣通得用之今執事之議於提學司曰業於州者得食於縣官而業於縣者無與焉以熹觀之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與夫制財用之法似皆不如此今且置此而以私言之蓋朝廷以執事宜爲人師故以執事教泉之人爲士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雖使教不能盡亦

不愈於坐而棄之乎今執事之議曰使縣之任其費執事以爲縣將焉取之縣之取之於民者悉矣今茲民力困竭官吏愁勞日不暇給而責之以此是其不能有以教而將直棄之明甚於執事不爲有補執事何苦而必行之以棄此縣之人也如曰縣學所以教者不能如州則諸縣者熹所不能知如熹所領學其誦說課試大小條科熹自以爲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生相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爲雖執事力或有所未能也謂宜得在假借之域而反以例削之



使不得自盡此何說哉熹已具公狀申稟而以  
此私於左右伏惟思究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而  
攷其制財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熹  
之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焉於不可與之中捐而  
與之亦所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己勝  
足以勸其能者而不能者知所厲焉又況理法  
有可與者乎干冒威嚴不勝惶恐

答陳宰書

昨夕坐間蒙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  
其一二李君兄弟之賢聞於閩中熹少時見諸

老先生道語其故心甚慕之及來此道過三山  
乃識其兄迂仲即之粹然而溫無諸矜爭之色  
時未識李君以謂其猶兄也至官未久聞其分  
教是邦心甚喜以爲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  
大得其力助故事有不可未嘗不因書文以  
喻意指而不意其怒至此也熹所辨七事如左  
李君書以爲熹有少年銳氣嘗謂論事者當以  
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其年之先後若直  
以年長者爲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雖長而終  
不可以自伸也又謂奚不於監司郡守前論列



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所以然者直不欲以監司郡守之勢脅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李君又自謂本無欲勝人之心止是推車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軫蓋而縣其衡輓也後其衡輓而獨以蓋軫者驅馳之曰吾欲前此耳此熹所不曉也又謂四分錢乃郡縣學通得用熹既留其二而歸其二於郡學矣尚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二分是猶州不得用其二分也假糧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

者美獨縣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前李君所自謂無勝人之心者熹不信也又謂郡學泉州學也同安學同安縣學也各盡力於其中耳此又不然熹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一二而求見哀於李君耳豈有一州之教官上爲丞相所自擇用下與大府部刺史分庭抗禮而熹銓曹所擬一縣小吏而敢有勝之之心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熹之私指謬也又謂熹不能有所養而於此未能自克此則中其病但熹所爭乃公家事無毫髮私



意於其間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其戒熹敢不  
思也熹已謝學事但此色官錢終不可失蓋此  
乃同安一縣久遠利害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  
旦之私伏惟持之不變以幸此縣之人而以熹  
所陳者曉李君無深怒也李君書與熹前所爲  
劄并封納呈他尚容面究

與黃樞密書

辛巳冬

竊聞虜酋隕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  
此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廓清中原以全  
昇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勝

私憂過計敢以布于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  
至于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  
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  
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  
素爲海內所屬望者爲之輔佐進賢退姦脩滯  
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  
變則未可以有爲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  
之詔則旣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  
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  
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



有高烈武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體虜騎橫  
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彊事急而糧已匱於  
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  
向非天佑皇家降罰于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  
知今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羣  
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  
戒兢慎祗肅改圖柄任益脩政理以答揚上天  
眷顧之命不宜坐震鄰國之難以幸為利而遽  
自以為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虜人奔  
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非

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  
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喜竊以  
為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  
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其來蘇  
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  
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痛定力全之  
後不能復窺吾盧龍之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反  
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  
之列誰為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  
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



則賢於今日秉均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失今不早爲計虜人士馬精疆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元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恥以來脩怨于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斂民則民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拳而不能已也願衰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閣下以道學履踐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言進觸冒威尊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答陳漕論鹽法書

季若癸未

熹昨承垂示鹽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爲適今之宜莫便於此及詢諸鄉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問之崇安之人則比其舊費略有所省無不以爲便者問之建陽之人則云千金之產今日買鹽所折不過千錢而新法輸錢



半倍其舊又須出錢買引鹽食之計引鹽至建溪上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爲利爲害未可知也兩邑之數具之別紙可見其實又不知他邑如何爾然熹竊謂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疆弱均敷已寬下貧應役之民便省陪費又凡種種弊倖皆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更須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頓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幸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

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船之錢所以取以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與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爲鹽法蠹害之根本使臺



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盜賣合支產鹽重爲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猶將廢置以蠲積弊況所以增官鹽之價而厚私鹽之利者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爲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尚有之絕不繼停留綱運之時故引價至於二十三文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熹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出於

埕戶搭於綱船漏於步擔而散於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埕戶所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爲私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割剝使埕戶不願輸官而寧私爲賤鬻以抹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謂如增作一千五百萬斤引而一斤止賣二十文亦得三十萬貫恐不止此數更之更之又使埕戶更無私鹽可賣而官鹽益快何憚而又不爲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本錢每斤



十二文者將以給埵戶爲循環本也今官收而官給之在客人則爲枉費在埵戶則無實利曷

若使埵戶客人自爲貿易而官封之

沿海逐縣專委令丞

或簿

則客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

省數錢足以具舟楫資往來埵戶售鹽一斤實得四五文比之請於官司名爲十二文而經過官吏攬子之手什不得其一二者大相遠矣所以使州縣椿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爲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使客人徑從便路興販則此錢固已在所蠲矣行此

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販自戢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所罷之數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下四州人戶則使徑就埵戶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興販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非熹聞見思慮所及但議者見使司自王侍郎以來三四年間代納上供其數不少或謂增鹽尚有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分數於三項立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爲久遠之利使閩中之人相與稱曰鹽法之利於吾民自



陳公始子孫不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虛辱既採民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萬分狂妄之罪尚冀高明矜而恕之幸甚幸甚

答劉平甫書

聞已遣兩使議和虜人待遇甚厚或疑虜勢實衰故欲且緩我師耳所遣乃歸正人也楊已罷御營用周元特之言也周已還南榻矣山中已聞否伯崇兄不及別上狀想且留屏山比日讀何書講論切磋之益想不但文字間也上蔡帖中儒異於禪一節道間省記頗覺有警試相與究之見日面論也

與陳書謾寫去只可呈大兄一讀而焚之勿留也此言之發其不能受也固宜然萬一成行則所言必有甚於此者又將何以堪之耶觀此氣象不若杜門之爲愈下計終當出此耳元履云若爲貧即不妨已以行道自任而以爲貧處人此正吳林老之論古音也可以一笑

與延平李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建寧竊計已獲聞聽矣熹十八日離膝下道路留滯二十四日到鉅山館於六十兄官舍路中幸無大病今日戴君來診脈其言極有理許示藥方矣云無他病只是稟受氣弱失汗多心血少氣不升降上下各爲一人其他曲折皆非俗醫所及頃在建陽惟見大湖一親戚語近此耳至於心意隱微亦頗得之信乎其不可揜也熹向蒙指喻二說其一已叙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略

如中前書中之意到闕萬一得對畢即錄呈也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附行若蒙賜教只以附建寧陳文處可也天氣未寒更乞爲道保重以慰瞻仰九月二十六日拜狀不備

與魏元履書

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



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  
副本已送平甫託寫呈當已有之矣十二日有  
旨除此官非始望所及幸幸甚甚然闕尚遠恐  
不能待已具請祠之劄辭日投之更屬凌文催  
促必可得也和議已決邪說橫流非一葦可抗  
前日見周葵面質責之乃云此皆處士大言今  
姑爲目前計耳嘉語之曰國家億萬斯年之業  
參政乃爲目前之計耶大率議論皆此類韓無  
咎李德遠皆不復尋遂初賦矣庶寮唯王嘉叟  
諸人尚持正論然皆在間處空復爾爲兩日從  
官過堂詣府第不知所論云何欲少贊之輒不  
值未知渠所處也言路惟小坡論甚正但恐其  
發不勇不能勝衆楚爾王之望龍大淵已差使  
副不知尚能挽回否諸非筆札可盡

共父之出中批所命朝野不知所坐本欲作  
先生一書醉矣不能因書及之亦令平甫寫  
其劄副藁寄呈矣

與魏元履書

近時一種議論出於正人之口而含糊鶻突聽  
之使人憤憤似此氣象規模如何抵當得王之



望尹穡輩更何足掛齒牙間也

與陳侍郎書

昨者伏蒙還賜手書慰藉甚厚拜領感激不知所言而奉祠冒昧之請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其所欲所示堂帖謹以祇受仰荷恩眷尤不敢忘而不知所以報也蓋熹賦性朴愚惟知自守間一發口衲鑿頓乖度終未能有以自振於當世退守丘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閣下之力得竊廩假以供水菽之養其爲私幸亦已大矣顧於義分猶有僥冒之嫌而閣下推輓之初

心猶以爲不止於此此則豈熹所敢聞哉又蒙垂喻今日之事慨然有憂憂乎其難哉之嘆且承任職以來屢有建白去處之義自處甚明熹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賢人君子立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蓋如此然猶不鄙迂愚踈賤之人而語之及此其意豈徒然哉熹誠不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慕用之私是以忘其不佞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熹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



而實易爲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荐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斂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

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



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  
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違目前宵旰  
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  
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  
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  
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  
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  
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  
厚禮以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  
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

細故吾旣捐之矣欣欣焉無復毫分忍痛含冤  
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  
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  
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  
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  
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  
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  
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  
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  
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



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  
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爲禍則又不止  
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  
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  
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  
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  
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  
然不爲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旣然矣而旬日  
之間又有造爲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  
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旣可其奏而羣公

亦不聞有以爲不然者熹請有以詰之夫所謂  
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  
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  
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況有天下之利勢  
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下  
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  
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  
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  
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  
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



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斯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

致大禍其道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立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况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柰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跡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爲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



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  
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  
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  
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爲  
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  
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  
流之砥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  
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  
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與汪帥論屯田事

崇安有范芑通判者頃從鄭資政鎮蜀能言當  
時漢中屯田之利所以實邊郡紓民力省歲費  
者甚有條理不知其幕府文書猶有存於今日  
者否就使不完當日官吏必尚有可訪者今之  
所謂和好豈可長保萬一可保而在我者亦豈  
當但爲安坐以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  
爲急與其賣度牒責財於民而斃其首以絕生  
聚之源膏管告使入仕之流猥濫訛雜以爲吾  
民之病孰若因天時分地利借力於飽食安坐  
之兵而坐收富彊之實效乎況前人已試之驗



未遠在博訪而亟行之爾稼穡之功經歲乃成然當可爲之時緩之一日則失一歲之事今以閣下之明乘此邊事少休歲收大稔之際兵民皆有餘力可以就事況諸司又皆通情則事之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審議而共爲之失今不爲恐後難復值此可爲之會矣熹在遠僻不能深得利病之詳然得於傳聞參以簡冊所記載竊以爲此最當今邊防之急務而中軍律練士卒備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事預謀以爲之備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與曹晉叔書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子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會中洒然誠可嘆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之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於道德可惜屢詢近況似深念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共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



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  
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  
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豈人力所能參哉  
看上蒼如何耳

與魏元履書

被教備悉至意大槩只放稅廩窮兩事爾放稅  
是秋冬間事且與諸公商量未晚廩窮亦是州  
縣間合行事似不必聞之朝廷朝廷每事如此  
降指揮恐不是體面昨日已作芮書今錄呈不  
知且如此可否第五等是五百文以下其間極

有得過之人若物業全被水傷固不可不全放  
若但傷些小如何一例放得但百十錢以下產  
戶即不能如此分別與全放不妨爾西府書旦  
夕遣去熹亦當作書且以老兄所說與熹鄙意  
告之惟其所擇但一兩縣災傷似只是監司州  
郡事若執政者切切然只專為鄉里理會事似  
屬偏頗道理亦不如此芮漕之書相咨問如此  
若以誠告豈有不行徐任亦方留意此事儘得  
商量若商量到十數日間亦須有定議矣朝廷  
在千里外其為報應豈不緩耶但商量事須酌



中合宜教人行得即無不可告之理其或不入  
咎乃在彼若自家所說過當教人信不及行不  
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咎他人耶況禹稷顏  
子事體不同吾人已出位犯分了若合告州  
府監司者告州府監司合告朝廷者告朝廷盡  
誠以告之而行與不行付之於彼猶未爲大失  
今一向如此却似未是道理蓋此事一發使朝  
廷失慮四方之體州郡監司失其職吾輩失其  
守雖活千人不可爲也如何如何不若更度事  
理之所宜力告諸公有合朝廷應副者令自申

明而約以助其請則庶幾或可爾謝諸公書必  
已有定論頃見伊川集中謝韓康公啓乃是除  
講官後方謝之吳憲旣得書却難不答且答其  
書用謝其意似無不可但諸公無書來者則未  
須爾將來謝帥之辭不過自叙已意謝其薦揚  
而已

橫渠有數篇謝  
入薦舉書甚佳

何必作佞語亦何必作慙

辭但薦書中有此人姓名亦是人生不幸事此  
古人所以難受爵位也養源小批如此而遂竟  
去何耶熹看得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  
性盡底裏說話不可專咎人主柳子厚曰食君



之祿畏不厚兮憚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  
兮曰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此般見識也得汪  
丈六月十九日九江書云六月末可到玉山於  
彼俟請祠之報已作書速其行矣一請猶是禮  
數若又再請則無謂矣熹與書云有如再請忽  
遂雅懷而治亂消長由此遂分豈惟公終身恨  
之天下後世亦且有所歸責矣不知渠又以為  
如何所欲言甚夥亟遣人草草

與魏元履書

里中大捨數年所無幸事然小民積負亦倍常  
年比收斂已想亦無餘矣昨得趙推書云漕司  
已備錄熹劄子行下府中未知後來如何王守  
趙漕都未通書蓋亦懶與此事矣共父前月二  
十間因論王琪專被密旨築真州城不經田三  
省密院大忤上旨批與端殿宮觀次日又批與  
知隆興乞放謝却令朝辭乞以念八日又令初  
四日却似悔前舉之失然共父書云陳丈力爭  
此事恐亦不能久兩公在朝雖做大事不得然  
善類不無所恃今各辭去亦可慮也書中令致  
意尊兄云事體與昔不同陳文若去則此事當



自審處平父亟遣人至雲際人立俟書草此爲  
報集議文字上內欽夫他文未暇檢然多取而  
不究其旨此乃尊兄舊病何爲未能去耶芮老  
書中相告戒切中拙病荷其相愛之意不敢忘  
也

賀陳丞相書 戊子冬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鎔孰不欣賴  
休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  
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  
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

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懍懍然惟懼其一旦  
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  
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  
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  
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爲相則是天子有味  
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  
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  
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  
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  
然而居也明矣喜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



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  
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  
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  
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  
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  
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  
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  
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板接汲引以求其  
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  
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  
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  
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  
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  
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  
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  
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  
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  
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  
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  
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



者更爲今日之悵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  
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  
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  
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  
壞官吏苟且疆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  
爲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  
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  
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  
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爲請伏惟明公試反  
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  
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  
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  
下幸甚

答魏元履書

所喻杜征南語此固切論然今日之事恐異於  
此蓋彼以疆大兼人之國故其計謀規畫不得  
不然今以弱小自守而義當有爲乃其義理事  
勢不得不爾今日雖無征南之明略而天下之  
事當得但已耶愚謂孟子所謂成功則天董子  
所謂明道正義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若以征南之言爲正竊恐落第二義也前日答書思慮偶不及此見來書又言之聊發其愚不知老兄以爲如何也頃見林黃中說在宮邸讀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爭兵多少颺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其慮事之不詳也真因爲言此事正不爾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楚旣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戶之謠則當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正相反柰何以爲比乎此與所論亦稍相似因謾及之大抵議論先要根本正當然後紀綱條目有所依而立近看論語說及爲兒輩說唐鑑因得究觀范太史之學不知此人曾中如何其議論乃爾暇日試熟觀數過當見古人論事輕重緩急之方矣每讀至會心處未嘗不廢卷而歎也

與陳丞相書 巳丑

真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



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歸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祇事之期囊封疾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懼不能自安然熹之狂獇朴愚不堪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聞命之初即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顧以近制不應辭避之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祿以共水菽之

養則又以待次尚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竊嘿以至于今幸宮期已及而廟堂又特爲下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不爲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即遽蒙矜許則熹請得復罄其說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閱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爲懵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可不爲不厚豈



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遂  
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岡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  
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  
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寞之境  
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  
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獩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  
未忍終棄猶欲熏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  
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  
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謹競勸  
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

士雖有驚異然處畝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爲明  
公出況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  
則天下幸甚自餘加護鼎食以慰具瞻熹不勝  
懇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伏惟照察

與汪尚書書

己丑

自頃折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  
有識之士蓋莫不爲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  
爲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  
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  
間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乂爲士者徂於偷



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蔽作焉上之人知  
厭之矣然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  
古道未勝而舊習之蔽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  
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  
而力攻之以爲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  
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爲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  
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  
人下寒而容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  
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爲真熱而妄以寒  
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真舉之議

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爲矯誕無實不可  
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  
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寘之衆人之  
上足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非也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  
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  
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  
以偷薄浮華爲真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  
行君子者不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  
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



張綱之謚深詆王氏之失識者躓之而今日之  
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綱所笑不審明  
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  
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  
之遲爲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爲深  
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志分之誅則  
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  
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  
天理之所在旣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  
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  
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  
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况蘇氏浮靡  
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  
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  
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即  
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幸甚甚參政梁  
公之門初無灑掃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  
簡已也有劄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  
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  
明公尚勉之哉



答汪尚書書 六月十一日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溽台倅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啓并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懷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慙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頽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旣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

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顧踴躍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曰旣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



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  
愛熹之深而所以爲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  
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  
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  
容已昭然矣尚何待於旣至然後有所未安耶  
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  
尚恐不能自主況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  
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  
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  
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

許固爲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  
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旣不敢勞動登途又  
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  
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  
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  
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  
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  
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  
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  
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



月之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  
復因徐倅使人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  
明公察焉進見末期伏乞進德脩業爲主眷人  
望千萬自重不宣謹啓

答汪尚書書

七月二日

國史侍讀內翰尚書文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  
轉致台翰之賜即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徹聽  
聞久矣今日得崇安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  
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  
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爲慰熹學不加進而迂

戾日甚特以去違門墻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  
以故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  
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懼  
耳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  
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  
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  
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爲欲行其道則  
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爲  
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雋望服在  
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倖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



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朶頤，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印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胷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暮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屢蒙敦

譬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前日冒進瞽言，明公不以爲譴，而欲與之上下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



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  
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  
久業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  
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爲  
何如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  
不謂原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  
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  
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  
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  
惟益爲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

己丑七月十四日

熹昨以愚懷冒瀆威尊似聞鈞慈憐念未許遽  
就閑退區區感激何可具言實以鄙性蠢愚觸  
事妄發竊觀近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  
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  
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爲罪大矣伏  
況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  
此日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遑是  
敢再瀝悃誠仰干大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  
鑄嶽廟一次俾得婆娑丘林母子相保遂其夙



鹿之性實爲莫大之幸情迫意切不知所言伏望鈞慈俯賜憐察

答汪尚書書 七月二十六日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即以尺書附遞拜答續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伸前日之懷不審今皆呈徹未也忽徐倅送示九日所賜手帖恭審即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喻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

一二少答知己之過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艱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却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訑訑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於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爲一言遂其所請之爲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關政宰執侍從臺諫熟



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爲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旣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慝之罪而謫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

守道循理之不可爲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爲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部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爲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其言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且夕即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



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愚意却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一通乞賜傳達幸甚幸甚逸然未有拜侍之期伏惟順時之宜爲國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

七月二十六日

屢以愚慳冒瀆鈞聽未蒙矜許憂懼實深今日復得尚書汪公書戒以速行謹以愚見復之頗盡曲折竊恐相公未知區區之心試取而一觀之則知我罪我當有所決矣熹受知之深豈願如此亦惟有以深矚其不得已之故或遂改圖則不惟熹猶有望焉而天下實受其賜惟相公深圖之

答劉平甫書

領武昌五月下旬書知行李平安登覽雄勝甚慰所懷而安國諸詞更勤手筆讀之使人飄然直有凌雲之氣也比日新秋尚熱伏惟到荆已久侍奉萬福熹請祠久不報昨得元履書云相君怒甚恐不可得然三得汪書書已兩報之竭盡底蘊次第亦須見怒矣或恐更有備禮文字來即當再入文字彊勉一到衢發間聽朝命又



不得請即須一到面懷諸公恐到彼終無好出  
場耳元履竟不容於朝雖所發未爲中節然比  
之尸位素餐口含瓦石者不可同年語矣陳固  
無可觀汪亦碌碌知人之難乃如此此則拙者  
之誤一兄也聞到鄂已有所處置威望隱然甚  
善甚善到荆不知又別有何施行想規模素定  
不勞而政舉也邊候旣未替統帥之命當且中  
止似亦不必切切以爲言熹向兩書爲一兄言  
此知皆達否

答張欽夫

昨所惠吳才老諸書近方得暇一觀始謂不過  
淺陋無取未必能壞人心術如張子韶之甚今  
乃不然蓋其設意專以世俗猜狹怨懟之心窺  
聖人學者苟以其新奇而悅之其害亦有不勝  
言者道學不明無一事是當更無開眼處柰何  
柰何元履十六日已到家昨日遣書來未暇往  
見之然想其脫去樊籠快適當如何也諸公所  
不能克已從善使人有樂告之心又曲意彌縫  
恐有失士之請用心如此亦已繆矣熹所與劄  
子謾錄呈足以見區區然勿示人幸甚



晦菴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書

時事出處

答張敬夫書

垂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況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



及恐以爲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爲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爲狐狸所食蠅蚋所嘍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況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校

虜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悞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熹昨日道聞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爲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讎是乃所以爲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爲號令則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爲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爲上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前



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

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

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

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類一一有實

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僻親

臣之狡險逢迎軟熟禍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

以欺罔刻剝生事受寵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

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又須審度彼

濫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已較時量力定為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

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

畫為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

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為小人邪

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

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

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

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播仇敵外侮其成敗禍

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宗社何

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

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

獻熹幸從遊之久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



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

近年見所爲文多無節奏條理

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巧免丁綸期反

牛羊之說喧播遠近尤非小失不可不戒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

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

有爲事半而功倍矣

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

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太輕易矣

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

以爲獻想不罪其僭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

頗聞尚有湖海之氣此非廊廟所宜願從容深

籌切之使知爲克己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

進用誠實沈靜之人以自輔其所不足乃可以

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而昧於自知

吾恐其顛躓之速也竊向得汪文書道虞公見

問之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

右效此區區庶幾不爲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

此何爲尚有所疑竊嘗以爲內脩外攘譬如直

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

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

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



今世之務矣

答張敬夫

今日既爲此舉則江淮荆漢便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孰爲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以國家軍律爲意今日須爲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公議折中與衆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爲不可固不是議論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

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爲之所向見范伯達文條具夫田之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爲井地寓兵之漸試詢究其利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心今時州縣老兄所親見豈有餘剩可剗刷耶閩中之兵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七郡勞遣所費不貲然後肯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聞極咨怨出不遜語此等舉動誠不可曉昨日道間又見奉行疆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贖滿之限亦



從而損之此似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  
軀命爲重耳今乃一例爲此刻急則人但見峻  
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  
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贓滿之數比舊法又加  
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  
不在乎貨財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  
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  
之禍汗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  
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  
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姦  
之本意也愚居窮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僅  
有此耳一一薦聞幸少留意

答張敬夫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  
不舉不欲有爲則已知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  
濟者但使介遂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  
虜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  
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  
吾使不若指此爲釁追還而顯絕之乃爲上策  
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



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  
卻然只此一大節月便已乖矣而他事又未有一  
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爲恭敬未必真有  
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  
則奉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  
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糜虛禮逡巡閔默  
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慶  
爲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彌  
綸又踈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聽則更  
須力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

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却似於此有未  
盡也熹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  
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  
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  
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  
也釋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  
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  
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  
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  
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



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已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見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報乃豁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為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慤懃既以侍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造滕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盛和平